

言情小說

紅淚

有正書局印行



紅淚

(天笑)

(毅漢)

第一章

有廣道焉。其直如矢。其平如砥。遙望之。乃如雪白之一匹。練既無灣曲。復無他色。玷雜其間。其白色者。道上塵埃。受陽光返照也。奇爾史吐萊門。放眼遠矚。直至於不可見。其不可見者。非因此道之灣曲。而他轉蓋路之盡頭。處入於眼界。其處與山麓樹林相接。混合而不可辨。道之兩旁。爲平闊之草地。平鋪如青色之紙。及遠則漸斜而上。與小山相啣接。

小山者。大山之餘脈也。山上覆以樺栗等樹。其中亦有一二檜樹。使過客見之。頓生英倫故鄉之感。輒流連不能去。道旁有白楊。列行如軍隊。濃蔭匝地。樹之梢似舉首向天。讚美其五月陽和之景。樹列之外。野花成叢。潔白如雪。而芬香撲鼻。受風微顫。大似新嫁娘衣白色之衣。戴綴花之冠。粉頸低垂。玉軀嬌顫。時情狀此外更有叢叢。

紅淚

上海圖書公司

一



A541 212 0022 05308

231483

之金蓋花蕩漾如波浪瑞里士山巔積雪與日相映作光回照而下益形奇麗此錦繡如畫圖者蓋地名瑞莓也

奇爾史吐萊門四矚此大塊文章去冠而笑似謝蒼蒼者之施惠好春景色來自東部之人尤覺其清新可愛吐萊門軍人也爲英國部隊之軍官部下士卒靡不敬而愛之是時左望則故國家鄉迢遙萬里右顧則美術世界之意大利遠在雲山飄渺中吐萊門罷戰歸國默計一渡北海可立抵英倫愉快之念滿貯心中自語曰美哉此土凡美滿之境憂患皆不能侵人吾等在蜜月中當挈格梨斯來此一遊復見此間韶麗之春光當喜躍不已

言至此思念愈深因而冥想一長身玉立碧眸金髮之女郎在吐萊門之心目中謂此女郎者實鍾天下奇靈之氣天上安琪兒當無以過之吐萊門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惟有一季父季父和藹仁善撫之甚於己出施以良好之教育吐萊門乃成爲一

良善優美之青年大受婦女輩所見重格梨斯乃其未婚妻也雖從征印度數年而
硝烟烽火中意中人固未嘗一刻去諸懷抱此際顧道旁之閑花芳草乃曼聲而歌
曰明星皎月兮無顏色天上安琪兒兮爲歛翼唯我意中人兮慧無妙極道上寂無
一人惟有風聲若爲之引長其調者

已見一黑點出見於遠處瞬息已近則一摩托車也速力至迅飛行如電車中祇兩
人吐萊門自語曰如此疾馳殆將狂矣言時急趨道旁避車過揚塵也車已過猝聞
巨聲發於後繼以哀號之聲已而均寂惟汽車機聲猶軋軋不已奇爾史急返顧自
塵霧中視之惟見白塵障眼他無所見奔而前至聲發之處幾蹴一物此物臥於道
旁徐徐起哀呼曰嘻何人耶

塵少靜奇爾史俯視哀呼者見一人面小而灰白乃一女娃也女娃伸兩手哀呼如
前奇爾史踞於其側執其顛震之小手問曰若何事至此女娃氣促曰吾不之知此

車絕馳而來而阿母與我遂失散嗟乎先生助吾覓阿母也言時力曳奇爾史而前時飛塵略息乃見一巨堆破碎之板木在前汽車尙屹立道中機聲未息似惡獸殺人後尙怒吼不已破碎之板木審其狀知爲一小驢車尙有一栗色小驢倒臥道旁餘氣未絕尙作哀呻也

汽車中之二人已出車外立於碎車之側一人作法語語其伴曰可速以車往招醫生此婦創甚矣吐萊門至此始知此悲劇中尙有一婦人在也俯視地上果見一婦人暈臥破車中心乃大動而此小女郎者猶緊執吐萊門之手呼曰是吾阿母也渠自車中墜於堅道之上而我則飛擲至道旁雖然阿母今如何矣語至此已不能成聲則蒲伏于其母之旁慟哭失聲

奇爾史以法語叩頌長之男子曰已死也耶男子亦以法語作銳聲答之曰死耶未也吾僕能辨人之生死彼曾按其胸謂尙未死吾當命彼立往延醫也已乃向其御

者作數語。奇爾史審爲俄語。獨不能解其意。復麾之以手。御者登車疾駛而去。奇爾史見其馳行之速。深恐復將肇事。謂其旁立之人曰。麥歇之僕駕車殊疎忽。曰。彼之善駕號稱歐洲第一。吾等從未肇事。惟此遭則殊出意外。吾車與驢車近時一時竟不能制。遂致相撞而成此結果。君其見之矣。

奇爾史微睨彼人。見其兩目如鷹。冷然曰。我固見之。顧醫生未至之前。吾等豈遂不能爲力耶。曰。吾僕已飲以勃蘭地。並寬其衣裳之結束。凡可以爲力者皆爲之矣。第吾等未審其創在何處。未宜移動之。

言時聲調至冷淡。奇爾史頗詫之。答曰。移動之耶。是烏乎。可。凡人稍有常識者。均知之。否則吾儕之罪惡益彰。惟此可憐之婦人奄奄垂斃矣。吾等乃默立於旁。一無所爲。母乃太覺殘酷乎。頎長之人笑曰。殘酷耶。見義不爲固屬不仁。然有時袖手旁觀。或反較因好事而卒至債事者爲優也。

彼頤長之男子者。儀容美好。雙目蔚藍。精光耿耿。似貯有絕大威力者。大類奇爾史。臨戰督率部下時之威儀。奇爾史莞然曰。我自信或不致僨事。言已俯其體。徐徐舉婦人之首枕之一車墊上。小女郎顫聲低言曰。阿母竟不張其目耶。渠何事竟僵臥不起。且面色作爾許白也。言時復緊握奇爾史之手。似不勝驚懼。

奇爾史見此無知穉子恐怖之容。爲之惻然心酸。即曳之近己。作溫慰之容。曰。醫生不久且至。吾輩此時不宜加以移動。須待審知其創何處。抑未受創。若可畧耐。少頃。即至醫士來。當能助汝。阿母也。小女郎即深信不疑。張其點漆之雙目。凝視奇爾史。奇爾史則方睇視地上之婦人。婦人年尙少。以奇爾史觀之。殆不出三十四五之外。雖慘白無血色。而其姿容至足。令人愛。睫毛長而黑。其髮因下墜。時遂鬢鬆解散。委地若亂絲。兩脣有如花之含苞。惟愁色溢眉宇。嗚呼。此可憐人之歷史。果何如乎。奇爾史默思不已。旋見其櫻唇旁有愁紋。果何事。乃致有此目眶下微有黑暈。足爲

其常流苦淚之左證此又曷故耶。

念至此尙未畢其所思即舉首視此頎頎之人彼人猶植立如故亦俯視地上之婦人獨其容色則夷然如無事似毫無悲惻之心者而脣角間微挾笑容此男子風貌秀美似不宜有此殘酷之心遂起立釋女郎之手至男子前操法語曰君識此夫人乎此穉子似爲英國人君知其爲誰也。

男子舉首作詫愕容言時肩復動吐萊門知此乃其習慣男子曰我耶我何由識之彼等之驢車與吾汽車相衝遂有此變吾毀其車復創其人洵屬不幸事然此事正如君英國詩人之言曰「舟夜行於海各自爲防不得全賴他人之讓避也」奇爾史聞其作英語甚熟其圓轉與法語等第以與御者言時操俄語又甚嫻非英法人所能爲因是決其必爲俄產奇爾史曰乞君恕我一言我觀君似識彼婦脫君不識之則此穉子當能告我等以其爲誰何及居處何地男子曰麥歇殆欲爲其同國之

婦人負責任耶。

言時頗帶譏諷意。奇爾史幾欲以老拳抵其面。岸然答曰：勿論其是否同國，吾必盡我力以助之。吾儕男子見孤弱困危，應盡力相助，不爾尙安足名丈夫。穉子年幼不能料理，吾知君亦必能合力相助，無疑。男子忽蹙眉厲聲作傲容曰：君謂我宜如何？奇爾史見男子狀頗詫怪之，徐徐言曰：吾謂君之於此事似宜負責任耳。

男子作不安之乾笑，向道中遙望，若不欲以容色示奇爾史者。曰：吾苟有能助彼母女者，至樂爲之。第此時醫士至矣，吾尙有事不能留滯。車聲已近，其言立止。黑色之巨車當前，吐萊門微慰一法國醫士自車出狀，乃敏捷能任事，以灼灼目光作四顧。已始及於吐萊門，請曰：麥欵果能見助，則我可立知馬丹之傷，並以此汽車載之。至愛史二人遂俯而驗其傷，事畢醫士喃喃曰：吾等宜急載之歸，其寓處言至此見吐萊門示以色，復見小女郎懇切之狀，乃微抑其聲曰：傷重骨碎幾死。

時婦人之手微動。醫士方執而按其脉。息同時。顧其星眸。若不勝痛楚。斷續言曰。請告彼人去。吾吾不能堪也。言未已。氣喘欲絕。脣色益灰。嬌媚之容。如蔽以黑影。醫士亟曰。吾曹不宜濡滯。渠雖不久。人世亦當早置之。安全之地。俾勿受苦。痛渠蓋瀕危矣。語尙未畢。忽聞巨聲。作於後。蓋即汽車機聲也。急回顧。未及起立。見彼巨而黑之汽車。已風馳電掣而去。操俄語之男子。亦即隨此車而去。惟見車後揚塵蓬蓬。機聲軋軋。

醫士與奇爾史相向。嘿然氣促。不能舒均。喃喃作痛詈之詞。絕望悲慘之色。二人均同。醫士先舒其氣而言曰。是人殆惡魔而幻爲人形者乎。吾觀彼良不似人類也。吐萊門切齒曰。此物誠爲魔魂。爲一冷血無心之下等畜類。乃竟忍撇棄此垂死之人。於不顧。脫吾更遇之者。必有以報之。醫士徐徐曰。君果再與斯人遇者。則我良爲彼憂。然我等此時。勿徒事恨詈。宜爲此不幸之婦人設法。必使之得一妥善之處。方可。

也。

第二章

奇爾史坐于旅館內廣長之食室中以待食事之陳所坐之處乃室隅一小桌自其處可以縱觀全室其心中滿貯是日下午所遭之事加以滿腔悲憤之情又念彼傷婦及其兒繼又思彼畏怯卑鄙之男子此男子乃殘酷不近人情既重創此婦幾致於死竟棄之自去是誠何心哉

自彼男子去後奇爾史與醫士雇得一車至載婦人歸其旅館婦人之旅館蓋即奇爾史所居之旅館也奇爾史今晨甫抵是間初未知婦人即居於是既載婦歸更延一英國醫士俾彼法國之醫士可互相商酌其救治之方又雇一看護婦奇爾史雖欲竭全力救治傷人而英法之醫士均搖首無樂容謂此婦人生機已絕其傷在要害雖舉天下之名醫亦莫之能治今者但待其最後之時運之至此最後之命運當

亦不久也。

奇爾史食時。二醫士忽至。英國醫士曰。彼婦但尙未失其知覺耳。渠似能知女娃爲其兒。吾尙未叩彼以戚屬。彼卽有親人。然自英倫抵此。已未可相見矣。奇爾史曰。旅館中人告我。謂其姓乃蟠奈脫。彼母女來此。已逾數星期。爲療病而來也。渠於此地無親戚。故舊。吾自覺吾輩似宜爲此可憐蟲。探得其家族。慘哉。此劇醫士亦曰。慘哉。此劇。

吐萊門復言之時。膳夫以湯進。吐萊門徐徐飲。啖心中大爲彼女娃悲惋。女娃雖穉。而其狀感人至深。眸子澄清似深。而無底。方其向吐萊門哀求時。益覺楚楚可憐。伸兩手時。亦悲慘欲絕。而爲狀。又若深信吐萊門能爲己助也。者。奇爾史思曰。穉子亦大可哀。吾深願其有家族。有一仁心之姨氏。或姑氏。或其母之友。出而撫護之。若如醫士所言。其母將於今夜死。則以後將何如耶。

方念至此。正對其桌之一門。忽開。然闢一穉子。遲疑入。左右顧視笑談之。客吐菜門起立。識此穉子。卽將死婦人之兒。乃趨迎其前。問曰。爾殆有所覓歟。曰。然。吾方覓君也。言時。復以盈盈碧目。仰視奇爾史。又曰。看護婦囑我。喚君渠。謂不知君能速來否。語時。以小而且冷之手。置奇爾史掌中。

奇爾史以巨掌握之。女郎似畧慰。嫣然微笑。復畧近奇爾史。曰。看護婦良慈善。然彼常使我駭。君能照拂我否。奇爾史視之而笑。女郎乃覺心中大安。凡穉子見奇爾史。輒生愛。蓋奇爾史雖爲武夫。而和婉處人。故卽至羞怯之女郎。見之亦易爲所吸引。奇爾史曰。我固願照拂爾也。女郎聞此。股弁立止。

奇爾史又曰。爾當告我以有無。叔舅或姨姑。果有則彼可來。此撫護爾。須知爾母病甚重也。語至此。二人已携手同行。至梯級。又曰。得無有人爲爾母所欲見者乎。女娃搖首曰。以我思之。我等似無有親屬。蓋我素未嘗一見有所謂親屬其人者。阿母與

我長相厮守。此外更無第三人。奇爾史遲疑曰。此地方無一友乎。女娃復搖首曰。此間之人。我母女均不之識。阿母言寧可任其無友。且亦不喜我與他女郎相識。阿母常有憂色。女郎至言。此容色莊重如老人。又曰。我輩素無與他人相識。我輩所引以爲伴侶者。惟吾母與女耳。

奇爾史聞其末句。鼻爲之酸。若醫士之言。果不幸而不謬。則數小時後。此小女兒所謂「惟吾母一人」者。將并其母而無有。然此熒熒小生物。子然處此五濁世界。來日生涯甯不大可慮乎。女童所倚者。惟其母。其母果一逝不瞬。女童且何如。

二人同行時。奇爾史腦海運轉不絕。俄而至一室門前。女童止立。啓門時。備極慎重。門啓寂不聞聲。謂奇爾史曰。看護婦囑吾逕引君至阿母。許可勿必預爲入報。盍隨吾來。女童語音低微。幾不能辨。言次。曳奇爾史之手。復輕闔室門。奇爾史見室殊小。居旅館之背。有窗下臨久荒之庭。室內陳設奄奄無精采。惟尙秩序不亂。無參差不

一。致。之。病。耳。

一。看。護。婦。方。立。桌。前。並。藥。入。一。盃。中。奇。爾。史。一。見。此。看。護。之。容。即。知。女。童。所。以。見。駭。之。故。看。護。婦。容。色。堅。冷。目。光。剛。強。若。不。可。犯。又。似。絕。無。慈。愛。之。心。薄。脣。緊。闔。但。觀。其。脣。即。可。知。其。人。非。善。相。總。之。此。婦。之。外。表。已。自。示。其。爲。一。非。溫。文。和。婉。富。於。耐。性。之。人。以。如。是。之。人。而。作。看。護。婦。母。乃。太。不。宜。二。人。入。時。看。護。婦。疾。舉。其。首。已。又。向。病。榻。領。首。低。聲。作。恭。容。曰。彼。遲。留。當。不。久。今。其。知。覺。已。大。復。吾。思。旅。館。中。惟。君。爲。稍。知。其。事。故。吾。請。君。至。此。也。看。護。婦。言。時。音。調。堅。強。奇。爾。史。聞。之。良。覺。不。懌。且。此。婦。絕。無。慈。和。之。態。當。此。病。者。彌。留。孤。兒。倚。榻。之。際。是。婦。視。之。若。無。覩。謂。非。木。石。其。心。而。何。吐。萊。門。曰。渠。未。告。爾。以。欲。面。誰。何。耶。無。友。朋。耶。無。戚。屬。耶。吐。萊。門。言。時。語。音。雖。低。而。微。含。愠。意。蓋。不。情。之。看。護。婦。有。以。使。之。然。也。

看。護。婦。聳。肩。答。曰。彼。未。嘗。有。所。告。我。但。偃。臥。張。巨。目。視。其。兒。吾。見。狀。深。覺。不。安。奇。爾

史復曰彼果未嘗語爾乎曰未也復張目而視吾久對之乃生怖吾膽力本非健者言已冷然低笑寘藥蓋於桌奇爾史曰森麥醫生何如宜請彼來也病者之遺言或願告之醫生或能以其所蘊語彼

看護婦仍以冷淡之語調答曰森麥醫生已詣村中診視一垂危之英人歸時當不及見此病者矣吾問蟠奈脫夫人願否面君彼答謂可我滋不願獨見其瀕危時狀故請君至此君乃見其遇險時唯一之英人也非耶曰固也我若能爲之助者則我必極其力看護婦曰今彼招君矣

言時轉視病榻奇爾史目光亦隨與俱移見垂死之婦人舉手若力弱不勝者奇爾史即至其前輕撫其手示以安慰之意知婦人已危極因即就正題而言曰我若有能爲力者請夫人語我語音至溫婉婦人聞之畧慰兩目露感激意奇爾史見之心酸如絞婦人喘而言曰彼……殺……我也言時一手撫其所覆之衾一手則撫摩

蹠於榻前。女娃之髮。又曰。彼嘗死我之精神。今……復死……我之……肉體。奇爾史愕然視之。覺其言奧妙不可解。且疑爲譫語。少須婦作第二次言時。視前更柔和。清了。奇爾史曰。此間惟夫人母女耶。夫人須我招其親族或友人。否曰。無人可招也。雪兒與我……我無友。惟母女二人耳。

「惟我母女二人耳。」此悲慘動人之句。女娃曾言之。奇爾史初聞之。覺悲不可勝。此時更益以病者愁怨之容。室中幽寂之景。於此句中之悽惋原素。若倍增焉。至是婦人忽握其衾上之手。若至此方自知母女之寂寞無聊。以點漆之睛轉視。蹠榻前之女曰。吾愛……汝我將象牙之匣。至吾將求此君子援手也。語至是。畧止呼吸。益苦斷續言曰。君能見助否。

言已。注視奇爾史。若不勝懼慮。奇爾史欲止其悲愁不暇。思索亟答曰。當極我力以助夫人。時雪兒即趨彼室。隅啓一巨篋。雪兒既離榻畔。垂死之婦人即以一顫動之。

手置奇爾史臂上似欲曳之稍近奇爾史因俯首以耳就其唇

婦人力握奇爾史之手喘言曰聽之吾……欲有以語君……此事極妙……以君
仁慈長者且力强可……恃嗟嗟世上慈善如君者絕鮮也吾……所識多惡如魔
鬼且言且頻搖其首喟然長吁合其目已忽駭然復啓之聲弱低呼曰此爲何此爲
何我……何……在是卽終局耶誠然若非……雪兒則我撒手已去……嗟夫我
之小雪兒乎彼與我……

奇爾史深恐其意未示卽撒手長眠因急問曰夫人之於雪兒殆有未了之事欲我
爲之耶曰乞君撫育之爲上帝之德臆彼誠孤寂矣祈善視之時其手仍在奇爾史
掌中聲音之悽慘悲切乃令奇爾史心痛如割自思必允其請使其得安然而逝遂
曰吾必盡力撫之我可任此夫人毋憂曰君能誓之否曰吾能誓之

蟠奈脫夫人大慰感激之情流溢於淚眼中此即蟠奈脫夫人酬答之代價也此際

室內寂然已而聞雪兒輕細之足音至榻前夫人復謂奇爾史曰請更俯而就我我今將有以語君此語當勿使一人聞之象牙之匣中……至是語音已弱極奇爾史雖以耳就其唇亦僅能辨之耳

婦曰匣中有珍寶此即蹤影此即端緒乞永勿失之勿使彼人知雪兒……語忽止握奇爾史之手亦釋奇爾史駭然知婦人之言必不止此雪兒當別有親屬來日當以雪兒歸之至於其親屬之姓名婦人尙未言也今所知者都模糊不可解心中焦急莫可名狀

於是復握婦手以極清晰之音言曰告我來日以此兒歸誰領護婦人復甦曰勿使彼人取吾兒去而死其精神及……語復絕面色亦變奇爾史猶問曰夫人能告我以來日領護此兒者之姓名否婦人不答奇爾史反覆言之至於數四婦人但瞑目啓唇呼吸漸困

看護婦亦至榻前爲婦人拭其額際汗珠輕聲謂奇爾史曰渠將去不能復聞君言矣奇爾史嗒然曰彼必當聞我言我當於其未絕之前知其意婦人忽復啓其目是爲二人語音驚醒之乎抑因愛兒念切不能釋然乎均不可得知

惟此次已無哀懇之色但露滿意之容紫白之脣復吐斷碎之句曰吾……今……不……復恐……吾……以兒……託……君君……乃……言畧止呼吸大困久

之始續曰君……乃……忠……厚之精……靈……吾以……兒相……託……

至此呼吸與言語同止其止也猝然雙目亦闔蓋氣已絕溘然長逝矣雪兒踞榻下合掌置其母臂上以面伏枕象牙之匣則在衾面匣之雕琢頗工色黃似歷時已久看護婦曰君宜挈兒至他室彼處此無益也雪兒舉首愀然視其母已乃及奇爾史雪兒雖悲慟猶能竭力自制奇爾史見其狀爲之悽然喉間如梗物且雪兒目中悲痛之狀如以利刃直刺奇爾史之心櫻脣雖闔而顫眉蹙乃露縐紋奇爾史深詫此

年方穉之女。郎竟能如此強自遏制。其悲痛此種性情。良非教育所能爲力者也。遂起立。至其前。撫其肩曰。女郎來。隨我外出。少時。雪兒如言起立。惟尙回顧其死母。低聲曰。吾尙能更來此否。阿母與我從未嘗須臾相離也。言幾不成聲。奇爾史目爲淚迷久之。始能作聲答曰。不久當可更來。惟此時我將覓一仁善之婦人。以任撫護爾之職。

遂偕出室外。自計當爲雪兒覓一年長之英國婦人。憶嘗於客室見一英國老婦。貌頗慈藹。思聘之爲雪兒保姆。顧雪兒聞奇爾史言。忽止立不前。凝視奇爾史。呼曰。吾不願有婦人看護我。我與君同處。或任我獨處。我當能堪之。君如不喜與我共。則我甯獨處。不願與他婦人同居也。

奇爾史知雪兒若與他婦同居。則將因以憶及其亡母而傷心。故亦不强拂其意。乃囑旅館中人爲之另備一室。使雪兒獨居。復問雪兒曰。汝果不願吾覓人爲爾伴耶。

爾當知今已受吾撫育凡有所欲告我可也曰我無所欲但欲阿母能許我此時至阿母許否吾知阿母無兒將岑寂不可堪矣雪兒言已嗚咽不成聲奇爾史抱之於膝慰之曰不久我當來挈爾去爾母囑我撫爾爾但安之母悲愁曰然則阿母已囑我爲君之女兒耶奇爾史曰然此即而母之意微論如何此時爾當爲我之小女兒也

第三章

葬禮之事畢矣彼當日所稱爲絕代之美人者長逝而不復歸矣惟此美人而無人能言其歷史觀其狀殆似一生埋諸愁城苦海中者忽橫遭慘禍遂長別人間玉骨香魂竟葬異國一抔黃土遽作幻影曇花之現滋可悲也

婦人之突遭此變而客死旅邸愛史之人莫不知之咸悼惜婦人之不幸而痛詈彼乘車男子之無良及葬期送者至夥而尤以同國之英人悲戚爲深愛史之人僉謂

死。此婦人之男子可殺。若其黑色之車更來。愛史則彼惡運立至矣。

送殯之時。有小女郎。及一年少身長之男子。隨行花車之後。人見女郎。悽惋之狀。不禁悲從中來。葬禮畢。時衆人圍集奇爾史。而與之語。且以託孤之事。相勉。雪兒則手顫而眶淚。凝視奇爾史。謂不能堪。此傷心之景。少年乃向衆人道謝。意與雪兒同。車歸旅館。奇爾史既了殯葬之務。尙有未來重大之事。不能不預爲謀矣。則即此孤兒也。突然而置彼掌中。將胡以處之。何以爲雪兒。謀他日之幸福。以己責任所在。更何爲而後可耶。

奇爾史才一二十。又六之少年。且驟遇此難題。正不知何以解之。且蟠奈脫夫人。與其同國之人。素不相識。則此事之難。乃益加甚焉。奇爾史初蒞旅館之日。即見有老婦。顏色溫慈。如母。今歸旅館時。忽見之意。動止立告。以所苦。老婦以豐潤之指。自撫綢衣。奇爾史見其手指豐腴。知此婦必以安然自適。故有此。

老婦聽奇爾史之言。即曰。吾可敬之。奇爾史君乎。吾儕今日皆赴此不幸婦人之葬事者。蓋因婦死之無辜。而心意爲之感動也。且吾等亦大憐其遺兒。君果欲聽我忠告。則我勸君宜竭其所能以扶助是兒。奇爾史曰。我何能爲此……老婦不待言畢。卽斷之曰。因此兒之母無親戚。故舊能助之者。無人。彼自稱爲蟠奈脫夫人之名。確否。誰其知之。其狀似僞爲寡鵠者。

奇爾史滋不願死。婦有不美之名。遂爲之辯。曰。脫其果爲寡鵠。其名亦確爲蟠奈脫者。丹海姆夫人曰。或如是。然非也。我恐彼名必爲僞造。其故則因貧而隱其姓名。且以自匿其身也。奇爾史語音中微露慍意。曰。自匿其身耶。曷爲而自匿。曰。噫。吾等所未知者。即此一問題耳。我苟能答此問題。可以羣疑渙然冰釋矣。然此婦人乃至奇特足徵其爲易姓隱居者。吾乞君聽取吾忠告。以我之年。可爲君母。吾知君母有言亦必如我。可以此兒寄諸孤兒院。請警局偵取其家族。並爲其後日之謀。第此事當

商諸我爾一人之力不足濟也。

老婦言可爲奇爾史之母而奇爾史斗憶其母奇爾史穉年時母即早逝然其溫婉之目光慈和之口吻猶歷歷如在目前乃憶其母嘗言曰「吾兒辨人母太苛辨婦人尤不宜太苛凡有弱於爾者當善以處之」思至此恍見雪兒悲慘之面憂戚之目以顫動之手觸其臂懇切言曰「然則阿母欲我爲君之小女兒耶」念及此熱潮騰湧。

時老婦人猶不住以手指自撫其衣奇爾史曰夫人休矣今此婦人已死不能自辯其誣茲可勿論矣顧吾等何爲傷及其無識之兒十歲女娃當非奸險之徒奇爾史作是言時語意頗含譏刺顧在奇爾史則出於茫然不自覺也。

丹海姆夫人正色搖首曰我殊未敢以爲可我閱人多矣若彼自稱爲蟠奈脫氏之母女者良足令人疑惑君果智者宜勿輕擲身其中我爲此言君其恕我君於此娃

先世之底蘊一無所知縱有知者亦第聽他人揣度之詞據人言則謂其母爲一冒險之女子而方隱遁避人耳目以我卜之且知其母必爲未經正式字人者此說蓋十而八九也

言次上揚其目奇爾史闔其唇作一直綫此態乃其志向堅決之表示其志既決則無論擲若干之價值必達其目的方已老夫人方不惜舌敝唇焦以言之顧其言徒擲諸虛牝奇爾史固深非之也冷然曰夫人雖言若貫珠第我仍未得拋棄此兒之故我此時尙無暇計及此女之將來但知現在所以處之之法我決不忍以此兒付之警察或寄之孤兒院中

一小時後奇爾史坐於婦人臨命室中之桌前雪兒在其側奇爾史復憶老婦之言殊不以其言爲合理雪兒方以己物展示之奇爾史命女以其母之函件見示或重要之物意或因此而發見其相近之親屬則可以雪兒屬之矣又或能於文稿之中

發見其死母所以處此女之志願則可如其志以行。

雪兒先視桌上堆積之函件細物又睇視奇爾史之容乃曰阿母所有盡於此矣蓋我輩奇貧無長物阿娘所有美好之品悉已售脫而供衣食之需惟象牙匣中者則永不售去言次推象牙匣至奇爾史前匣即婦人瀕死相屬之物色黃而不施以色澤奇爾史一見此匣如死婦之面立湧現於前懇摯之目光則向已凝望一如覩及奇爾史允婦以撫育此兒則將瞑之日頓呈喜色又轉而視榻畔之兒奇爾史至此意遂決自念我當實踐諾死者之言又念今此女兒雖甚孤露然此世界中必有其戚屬欣然語女曰我輩當先啓視此匣若言匣中有特別珍寶非耶吾尙憶而母之言謂匣內有珍寶此珍寶者……嗟夫上帝以後之言我奚能知夫奇爾史之忽然驚嗟非驚嗟其他實因見匣中寶光而嘆也時已啓匣之鑰蓋起寶光四射雪兒以匣置奇爾史前一若至愛此匣見奇爾史訝愕之容異之言曰阿

母謂吾輩當永不與此物相離。奇爾史曰：與之離耶？吾意謂爾母何從得此？吾生平未嘗見有燦然輝煌若此者。雪兒曰：阿母亦嘗言天下無物足與之敵。我則愛其光芒四射也。

奇爾史曰：小女郎若喜其光芒四射耶？良然。其光芒至美麗且足爲皇冕之飾。言時更細驗之初，尙意其爲耳璫之屬。及細視之，始知此物製極精巧，既可作耳璫，亦可爲胸口針中嵌極巨之玉。顏色鮮翠，旁則環以巨顆鑽石。奇爾史審其價必極巨。此物下繫小鍊，懸一金製小函，亦嵌以寶玉鑽石。

奇爾史故作平靜之聲言曰：若乃未明我意耶？我問爾母此物何來，若不能見答。歟。雪兒曰：我意阿母素有此物。方我嬰時，母常以之示我。未嘗見其一日與之相離。母言此物至可貴，我宜慎之，非至我長大者不可以之示人。獨今乃以之示君，詎非例外之舉。彼夕阿母固命我取以示君者也。且我身亦已屬君，非耶語及是微顫而笑。

奇爾史撫其玄髮溫然曰然汝已屬我至我等能爲爾覓得爾家族時方已今可一閱爾母所遺之文件或於其中覓得爾母女之友朋雪兒淒然曰我等固無友朋者吾等惟有母女且無他人與吾等係屬奇爾史遲疑有頃曰而父何如者雪兒曰此事我已弗能憶我以此詢阿母時阿母輒悲愴不勝我乃不暇多問

奇爾史曰爾甯無阿父之肖像耶雪兒搖首曰我知阿母若有此肖像者則悲愴當更甚蓋母常言每一憶及吾父之容即覺不快因吾父已永別阿母而去故母實傷之也奇爾史復遲疑曰爾輩常居英倫之外耶曰兒但微憶英倫吾輩在英倫時嘗住一極巨而華美之屋爾時我年至幼似在襁褓之中然我猶隱約能憶此屋中物時阿母衣飾悉縞白珍寶滋多綴於髮際閃閃如黑夜明星不久吾輩即去之自去此屋後所居者大異於前恒居於斗室之中如此旅館或賃一寓舍而阿母亦不更衣白不復御珍寶

奇爾史指桌上書件曰。若母所有之書件已盡於此乎。他處不更有乎。雪兒曰。無矣。又指室隅之一篋曰。吾輩所有惟此一篋。所有之物則盡在篋中。而吾母則常藏其書件於此文具箱也。言次授奇爾史以鑰。奇爾史啓之自問。雖有此權力。然一念彼埋恨終身一貧如洗。復橫死於異地之婦人。今我乃發其所有之產業。不覺中心震動。

箱中有文件一捲。一一取觀。終無所得。此一捲紙者。乃絕無價值之物。數紙爲付價證。中有數函詞語。古樸其稱呼曰。「我愛兒」。其末署曰。「母字」。至其月日。則已相去甚遠。又有一函爲男子手筆。筆力剛勁。然詞句則恍惚。殊無從捉摸。且亦不得踪跡。其家族蓋無一函有居址者也。

其母之函。但言尋常事。男子者。則情愛之語。纍纍然。其署名則曰。「卿之我」。奇爾史思此曰。爲其情人乎。否則夫婿耳。乃喟然歎。仍返之文具箱中。忽於箱底見一紙。奇

爾史目光迅捷急取讀之其題曰「我最後之遺囑……喬納蟠奈脫」其下則曰「以我死時所有之物盡屬吾所生之兒雪兒象牙之匣亦在吾遺產之中并囑吾兒非待至其時者永勿離此象牙之匣」署名作証者則法蘭西某旅館之侍女二人也事在二年之前箱中所有已盡於此

奇爾史擲無窮之希望者所購得祇此數紙乃俯視雪兒而言曰我乃一無所得後此我將何爲尙不自知雪兒握奇爾史手曰然則我當確爲君之女兒若君弗以爲嫌則我甚願屬君我二人似甚相愛非耶吾甯以身屬君不願屬他人而今阿母不能撫育我矣我惟竭我之誠懇以身托君耳

第四章

格蕾斯曰奇爾史似喪其魂魄矣卡地烏夫人方觀己函聞其女兒之言舉首愕視見格蕾斯方擲一函於地夫人曰何故曰彼自愛史以冗長之函寓我告我以上星

期不能抵英倫之故。其言至足令人憤憤。言時又俯拾其函冷笑不語。其母曰：格蕾斯彼言云何？使汝不歡至斥其魂魄都喪意者，彼或非破爾之婚約乎？

夫人言及此時，意良不安。格蕾斯語音益冷曰：否，是蓋母須慮吾親愛之阿母母常作此奇想，然事實非也。脫吾兩人之婚約破則破之者必非奇爾史當爲我夫人愕然曰：爾言何指？曰：兒固素知奇爾史之爲人，孟浪而不知審慎，必致身觸磨坊風輪，尙未自覺。雖然，我寧使其觸於疇嘯之風輪而不願其爲今所爲之事也。

夫人冷然曰：爾言詞詭秘，令人莫測。脫能以實事告我，則我必爲爾評判其事。今爾但詈彼可憐之奇爾史，安知其非枉彼何時可抵英倫也？曰：噫，須延至星期四來時且携……聞之母駭……携一十齡之小女娃與俱。女郎之母乃被殺於愛史者也。夫人聲浪略高曰：果携何物與俱？耶格蕾斯曰：我乃不鋪張其詞，但照其函言之，渠以一蟠奈脫夫人之故事告我。此蟠奈脫夫人者，似爲摩托車所死。奇爾史固無與

也。當汽車死此婦人時，奇爾史亦非乘車者，與此事截然不相關，而彼則必干預其事。且爲之永永撫育遺兒。夫人駭然曰：永永撫育遺兒耶？

格蕾斯曰：願吾母勿阻吾語。彼尙謂此兒無親屬友朋，其母復不遺以財產。故奇爾史竟告奮勇，乃欲挈之來英，加以撫育。彼又以爲我必歡迎此小客。又言後日吾等共撫之母，思之不可笑耶？夫人呼曰：格蕾斯……格蕾斯又曰：彼以爲我得一十齡幼女，當欣喜欲狂。彼謂此小女郎已作吾家之人，欲我以母道撫之。噫！奇爾史真在作夢嚙矣。

言次起立徘徊。格蕾斯長身玉立，姿容甚佳。兩目藍若澄天，其光明淨，頂上之髮粲粲如金。此類髮色在英倫殊不多見。人多審其美，又無弟兄姊妹爲其寡母之掌珠。故夫人矜愛特甚。時夫人默坐聽其女兒之言，良久不知所措。已乃曰：格蕾斯爾徒自苦耳。此事爾又奚必爲之不快？奇爾史深愛爾，又能事事從爾。凡爾所言所思，彼

皆確信其爲不謬。吾意彼必不致強違爾志。待渠來時。爾可指其迷誤耳。
格蕾斯曰。吾不敢確信如阿母之理想。渠腦中有頑強之質。凡有入其腦者。則深信其爲不誤。無從矯正之。渠前此未去英倫時。已有此性。以我私意度之。則其此時之固執。當萬倍於前。其頑強之性。殆非意想所及者也。言次。立鏡前。以纖指自掠其髮。顧影而自憐。

夫人曰。然則兒將厭之乎。夫人言時。意甚切。蓋此事乃係屬其女兒之一生。格蕾斯但笑。格蕾斯之笑。非盡因其母之言。並以自視鏡裏之姿容也。漫然曰。以彼如是強頑。我不久將厭之。幸爾時尚無是心。亦不欲有之。奇爾史當能從我意。言時。忽聳肩曰。總之。現在之爲伉儷者。意見亦不必盡融和。但各行己志。亦無不可。夫人啓吻。欲言。意謂性情剛執如奇爾史者。必不喜其妻違己意。繼又自念。不如勿言。緣其女兒之剛性。正不下於奇爾史。凡女子性情殊不宜此。夫人雖作是言。殊不

知其女性格之不良者大半乃夫人平日驕縱所致以富貴而復驕縱之女子他日能作慈母賢妻者殊鮮也

夫人曰奇爾史需何時乃來曰星期五或星期六今彼一動一作咸視彼小女乞兒而定渠已僱得一保姆與之同行至克利司又言至巴黎後當少住一二日謂雪兒經舟車困頓必使之休息今彼正欲物色一英國上流之婦人爲教養彼小豸之保姆待吾與彼結婚後乃使此小豸與我輩同居嗟夫奇爾史之蠢蠢且自視爲誠篤惜其誕生過遲此種誠篤良不適用於今日

卡地烏夫人見其女兒強執己見則其行事之結果何如殊未可預知因而大憂曰雖然彼將來必能爲極良夫婿此時夫人之熱望至切深恐格蕾斯執志不移則其結局非至於破已成之婚約不已夫人作未亡人十四年矣寡孀居處惟此掌上珠聊慰老懷則盡力竭能撫養其成人其一生愛夫及其他愛情悉數轉注於嬌女意

謂此掌上珠者他日當能博得侯門快婿非特可娛晚景并爲其女兒一生幸福之所關夫人自喪夫以來覺人生意趣都了一生之終局且至惟支喘殘年苟安一日於是縐紋盈面兩鬢已霜此足爲夫人終歲悲愁之成績也

夫人又自念卡地烏雖屬故家然運已中落不久且蒞奇貧之境是故深願格蕾斯嫁得一婿而出母女於窘鄉故彼二人訂婚時夫人即力表贊同顧自訂婚之後直至二年前奇爾史依然如故殊無佳况可言歲中所入惟軍中軍械官之俸與其富而多財之季父相較相去尙遠至二年前事乃大變奇爾史已爲富人產業在海姆塞亞有良田千頃大廈連雲夫人之熱望自是始慰今聞格蕾斯將與之離婚不禁駭然如中利刃格蕾斯聞母氏言答曰我固知奇爾史爲極佳之人惟其良善有出乎人意之外凡男子之識我者彼盡妬之並欲我於蠻荒僻陋之鄉村中作邦忒夫爾貴夫人以爲其鄉民之主婦夫人亟問曰汝意如何格蕾斯爲其母氏目光

所注頗不自安遲疑曰此誠非吾之志願耳吾願居繁華之地如倫敦巴黎蒙忒卡羅等處以繁華之地多歡娛事

言未竟兩頰絳如桃華其母仍以怪愕之目光凝視之曰爾喜居繁華之志願起自何時豈爾自於狄口遇彼異國人後遂發此想耶女復起立至母前微含怒色曰母言何也吾知阿母所呼爲異國人者至得人喜吾樂交其人吾之心思惟常念其人甚美他無所欲格蕾斯之語輕輕脫口而出實非傾自至誠而夫人光斂之目大露憂色夫人之目雖已光采收斂然少年時固一如其女兒之今日也

夫人遂起立置一手於格蕾斯肩際曰一任爾吧奇爾史爲良爲惡爲智爲愚第其爲人爲吾等所深悉至於此異國人則爾但識其名耳他事無從知也渠或爲行險之人亦烏能知之格蕾斯曼聲應之曰彼正以行險之人故能入至佳之境

夫人曰爾雖稱其容儀以我觀之則嚴酷之容實爲人間少有方其以目視我時我

自覺不寒而慄其冷銳酷肖鋼製之劍格蕾斯笑曰我則覺其目光感我至深吾可愛之阿母乎幸母因彼而不樂吾覺其風儀之秀美爲我英國男子所無彼居英倫乃如鶴立鷄羣雖然母勿誤會吾欲嫁奇爾史之心始終未改若渠之狂妄不改則此婚事必至絕望我既與奇爾史離婚則……言未竟忽聞侍女之聲曰茂勒先生至。

侍女初非英人學作英語乃磔格不可辨母女皆不知其所言者爲誰人之名方窺訝客爲何人而客已入體頎長而強健母女見之相語以目夫人則震然此不速之客似聞其母女談彼私語而來夫人覺頃者之隱秘已盡爲所窺舉目視之而茂勒恭然鞠躬並執夫人之手加之於唇夫人復駭然而震

來客之狀信如頃者格蕾斯所言風儀秀好體格甚長第已非復少年蓋黯色之髮中已有霜色數縷然不足減其美適以增其嚴重之儀容耳唇上有小髭此髭亦不

足蔽其紅澤之唇。領上則淨然無髻。此人髮髭之色雖黑而目則迥然不同。色蔚藍而有奇光。夫人見之復憶頃間所言之語曰：其銳如鋼劍也。

夫人數復此語於心中。覺其目非特如鋼劍。且爲新出鞘而經砥礪者也。茂勒之目雖強銳而笑時則柔婉可親。即夫人自問亦覺如是。語音亦溫和悅耳。夫人覺男子而具有此種語調。談吐者不難迷惑一婦人而使其隨之。周游宇內來客視時計時方正。指六時言曰：吾來不速。唐突殊甚。然僕之來也實有故。有人以今馬爾塞亞劇場一廂之券相贈。未知夫人與密司卡地烏能惠然見臨否。果能俯允所請。則可先於卡爾頓夜膳也。

夫人幾欲發聲驚呼。急強自制止。外貌矯作笑容。心中則默計此異國人之歷史。何如將何以探知之。答曰：君何於愚母女相待之厚耶。今夜吾等幸無他人之約。且甚喜得見馬爾塞亞之新劇。第吾等宜先謝君之厚意。夫人之所以備極禮意而謝此。

異國人者。因其爲狄貝家之友。非此。則人將謂其無禮。狄貝之府邸。實爲倫敦繁華場之中心點。凡出入於此邸中者。皆富貴豪華之輩。

茂勒曰。吾輩可自成一隊。更有一人曰希米特君者。吾已冒昧邀之同來。夫人或不我罪乎。彼爲外交官之一種。人物熟悉。貴國風土人情甚審。又操英語。如英人。夫人笑曰。恐其英語之馴。或不及君也。我深欲能言貴國德國之言。但得其四分之一足耳。即百萬分之一。亦大佳。茂勒作訝色曰。德國之言。耶異國人學之。良非易。獨我則如夫人言。以四海爲家者。故能他國語。凡歐洲各國之語言。吾學之。似甚易。格蕾斯曰。君亦爲外交官乎。曰然。僕亦一外交官也。外交之事。意味甚深。世事雖浮。幻然爲外交官者。則以智鬪智。以言鬪言。有如劇場中奇幻之戲劇。此當名爲奇幻之外交事業。非如過去歷史之外交事業也。言時。顧視二人曰。雖然。吾曉曉言吾個人之事。毋乃取人所厭。格蕾斯急曰。否否。盍續君言。盍續君言。言次。以面赤。故愈形。

媚。脣。微。啓。茂。勒。曰。諾。凡。新。近。之。外。交。事。業。較。之。過。去。之。外。交。事。業。其。興。趣。至。濃。凡。外。交。之。事。初。則。隱。秘。重。重。如。處。蓬。密。之。中。及。展。而。示。人。時。則。曰。『若輩觀之吾已盡將一切示若輩是乃開誠布公之舉』嗚呼果開誠布公之舉耶實一競詐之欺騙事業耳雖然處現代之舞臺中脫不有深沉強固之腦智何能操必勝之券小而喻之有如弄葉子戲者乃以葉子藏諸衣袖革靴中觀其外形則袖平而靴光澤一無所有殊不知光平坦白之中乃藏有機械且深潭萬丈外望之同一水也誰能知此中爲陷人之阱乎

格。蕾。斯。屏。息。靜。聽。至。是。始。舒。氣。呼。曰。美。哉。此。類。事。業。似。甚。精。密。非。聰。明。人。莫。能。爲。苟。我。身。爲。男。子。亦。當。以。外。交。事。業。爲。先。提。人。能。於。外。貌。矯。作。平。和。無。事。而。內。部。則。運。轉。如。電。機。者。誠。至。可。愛。之。事。業。也。且。令。我。之。敵。人。懵。然。一。無。所。覺。而。我。則。玩。諸。股。掌。人。生。何。幸。而。得。此。茂。勒。曰。若。姑。娘。置。身。外。交。界。必。能。爲。一。極。良。之。外。交。家。言。時。以。鋼。藍。

之。目。注。射。格。蕾。斯。之。碧。藍。者。曰。若。婦。人。果。有。志。於。斯。則。其。技。之。精。決。非。男。子。之。外。交。家。或。善。於。矯。作。之。女。伶。所。能。及。惟。其。所。宜。知。之。第。一。事。乃。謹。緘。其。口。耳。

格。蕾。斯。曰。吾。能。緘。其。口。永。永。勿。言。吾。固。非。饒。舌。如。留。聲。機。者。也。茂。勒。仍。凝。注。格。蕾。斯。不。瞬。曰。誠。然。我。幾。忘。之。矣。我。非。來。此。談。外。交。事。者。言。已。笑。而。起。立。曰。我。之。來。特。爲。延。請。夫。人。及。姑。娘。耳。吾。之。汽。車。當。以。七。時。來。迓。能。無。不。便。否。卡。地。烏。夫。人。謝。之。視。前。更。恭。客。遂。行。及。門。忽。笑。呼。而。返。復。注。視。格。蕾。斯。之。面。曰。尙。有。一。事。幾。忘。之。矣。狄。貝。夫。人。嘗。告。我。謂。彼。少。年。之。武。士。奇。爾。史。吐。萊。門。君。殊。幸。運。得。爲。姑。娘。佳。婿。且。未。知。吐。萊。門。君。已。抵。英。蘭。否。若。已。至。則。君。等。能。邀。渠。今。夜。同。來。否。格。蕾。斯。幾。不。知。所。答。且。不。自。明。心。中。感。覺。果。何。似。少。頃。乃。曰。謝。君。厚。意。惟。奇。爾。史。君。此。際。尙。未。抵。英。倫。須。至。星。期。之。末。方。可。至。也。

第五章

鄧肯者爲吐萊門數十年來之律師。凡吐萊門家之產業事務均由彼一人主之。且又與奇爾史之從父爲好友於法律界頗負時望。自審於世事經歷甚深。足能爲迷誤者導引。又深信此時見訪之客當能從己言。客爲奇爾史乃搖其班白之首曰。破君之迷惑。投君以極強之光力。乃老夫之責。若君固執己見。則大誤矣。

鄧肯言時自思此言一發奇爾史必頷首稱可。顧乃大不然。奇爾史但徐徐覆述其言狀如深有所思曰。我大誤耶。是爲何故。夫其母以是兒見托爲理。正當而我則既經一諾。奚能食言。似此平庸至無奇異之事。何致有誤。律師方執其至矜重之筆。畫直柱於吸墨紙上。清掃其喉音曰。世界之人至好評人短長。且喜加人罪惡。吾今且忠告君。脫君必欲提携此女子。我知世界必將問君。果以何理由而撫育之也。

奇爾史訝曰。何由耶。凡心思精密之人類能知其故此兒之母遭慘禍而亡。以其兒託我。我寧能負此已死之婦人耶。鄧肯曰。顧世界之人其精密思想。輒偏於揣測世

界人之衡鑒也。恒翹其短而昧其長。吾今有言。君母見怪言次。又微咳。清其喉音曰。彼輩將謂君所爲者。乃君之本職。此兒本爲君所育之兒。夙宜由君撫育之。而乃遲遲至今。則君直一忍心之父也。

奇爾史顴赤若火。兩目亦大。露異色。禁不能聲者良久。已乃乾笑曰。以是觀之。則此世界直一卑醜之世界。如君頃者所言。固不足入於吾腦。然此事固甚顯明。鄧肯曰。今君旣聞此。則中心宜有所感否。奇爾史曰。君謂吾因若輩以卑惡之理想。揣我。我遂變其初心耶。否。否。若所告我者。殊不能移吾初志之分毫。鄧肯曰。君意抑何堅也。……奇爾史曰。我意如是。凡此利害。吾已計之。熟亦嘗設種種理想。我最後志願固必撫育雪兒也。吾嘗告君。當其母臨終時。以此兒託我。我旣不能蹤跡得其親族。則撫養之責。我宜負之。且欲以之爲我嗣。律師急曰。顧君或不以己姓。姓之乎。律師語時。心念吐萊門。或將從我之言乎。乃奇爾史容色鎮定。律師見之。滋覺惶愧。默念。

我身爲律師乃皇遽失度反不如此少年人之鎮靜自若則彼少年人之歷練實似凌駕我上凡爲律師者恒有這種理想彼自爲天下人之才幹殆無有過於我脫見一人長於己者則引以爲大辱必思所以恢復其名望

鄧肯律師又言曰君或不以己姓此兒乎奇爾史曰我固不以己姓姓之第今雖不能發見其親族而我之希望固未嘗絕其父其母必別有親屬且以吾意揣之蟠奈脫夫人之歷史想必甚悲慘而其親族或不願干預此兒顧我苟一旦得其親族則其親族宜赦宥夫人生前之過失而善遇其兒也但我未覓得其戚屬之前此責不能不由我負

律師曰君已竭力探索其親族而欲釋己負乎曰然凡我思想之所及我悉已爲之顧乃全無效果吾所登之廣告無人答覆也曰君知夫人之本姓否曰殊未明瞭吾於其文件中一無所得即文件之外亦不可得其蹤影彼語至此遲疑少頃始曰彼

又。以。一。極。貴。重。之。珍。寶。付。託。於。我。此。珍。寶。所。值。以。我。料。之。必。不。貲。也。

又。沉。吟。良。久。曰。鄧。肯。君。我。今。所。告。爾。者。實。爲。重。要。夫。人。以。此。珍。寶。交。我。時。所。述。之。語。令。我。至。今。猶。迷。替。不。能。解。曰。然。則。君。今。猶。憶。之。否。奇。爾。史。曰。嘻。烏。得。不。憶。其。聲。音。至。今。尙。縈。繞。吾。耳。吾。確。信。其。言。中。必。有。極。深。奧。之。命。意。若。彼。於。未。絕。氣。前。將。所。欲。言。者。盡。告。我。則。我。此。時。所。欲。知。者。不。難。渙。然。盡。解。鄧。肯。曰。其。語。云。何。曰。其。言。似。譫。嚚。不。入。理。斷。碎。而。不。完。其。言。曰。『。在。此。象。牙。匣。中。：。：。有。珍。寶。在。：。：。此。即。端。緒。：。：。永。勿。失。之。：。：。永。勿。使。彼。人。知。之。：。：。又。勿。使。彼。知。吾。兒。：。：。』。言。盡。於。此。

律。師。徐。徐。反。覆。其。言。曰。永。勿。使。彼。人。知。之。永。勿。使。誰。知。之。其。意。何。指。奇。爾。史。曰。我。亦。不。能。解。其。意。者。或。爲。雪。兒。之。父。耶。當。其。最。後。發。語。時。所。言。似。關。係。一。男。子。低。聲。詔。我。曰。『。勿。使。彼。戕。殺。雪。兒。之。精。神。及。：。：。』。至。此。即。戛。然。而。止。以。是。觀。之。必。有。一。男。子。賊。害。此。不。幸。婦。人。之。生。命。故。彼。懼。之。甚。恐。其。殘。暴。將。及。其。兒。之。身。也。然。此。男。子。爲。

誰所在何許則我又茫然勿得

律師曰此婦人乃高貴之婦人耶言時以精銳之目光審察少年之面深欲知此少年果愛此已死之婦人否奇爾史容色不變曰此婦自當爲高貴之婦人吾敢信渠必出自名門世族其貌殊美而言談舉止皆有大家風範雖在垂危之際風儀不改如故似此閨閣中人孤居異域實爲吾所不解

鄧肯曰顧彼何以爲活當必有人資助之君未知渠來自何處耶曰是誠一疑問其函件中且無發寄處之住址吾嘗問諸旅館女主人女主人謂馬丹列却忠厚人也渠謂自彼至旅館後曾未有一函自他處來顧其房資則至時必付無有或缺彼深信夫人當有欸存諸銀行云云渠又告我謂雪兒之母以英文教授一二俄人家每星期必出二次當其遇難之日亦正因赴一俄國爵夫人邸而出邸去城可數里也

律師曰：此主婦告君之消息。君亦嘗依據之以探索否？曰：吾已爲之矣。吾訪銀行中人而叩以是事。渠輩亦樂爲我助。然亦殊鮮效力。渠輩告我謂：三年之前嘗有男子以蟠奈脫夫人之名存款於銀行中。蓋此男子之存款即以贈此夫人者也。然此存款者爲何人？則彼輩又罔悉。款來自英倫皆爲五磅之紙幣。其函下署名則惟一B字以外亦無居址。函中又有蟠奈脫夫人署名之標本。

一星期後夫人自來銀行中提取所取者均極小之數。致銀行中所存儲之五磅紙幣幾至腐敗。銀行中之經理語我者惟此耳。律師曰：彼俄人之學英文者又何如？曰：吾嘗往訪之。共有兩處。其學生皆爲婦人。遇吾極有禮意。聞夫人死深爲扼腕。欲以所知者告我。顧終無所知也。蓋俄國貴婦人之所以聘夫人爲師者乃因見夫人所登之廣告而延之。其廣告謂有英國之女教師善作俄國語言文字於俄國之經歷甚富。願得爲閨閣之師。彼等所知者惟此。凡人與夫人遇者咸驚其美而愛其溫婉。

輒。暱。就。之。彼。等。除。此。數。事。外。無。所。知。矣。律。師。曰。彼。何。由。得。解。俄。國。語。言。英。國。婦。人。能。操。俄。語。諳。俄。文。者。殊。屬。異。聞。

奇爾史曰。我亦無以答君此問。其廣告如是。彼輩謂蟠奈脫夫人。操俄語甚嫻。酷類俄人。至若其何以習此俄語。則又非人所能知。矧更有一事。至足異者。則乘汽車而誤殺此婦之男子。亦爲俄人。吾聞其與御者言也。律師聞奇爾史言時。仍不絕畫長柱於吸水紙上。至是始舉首曰。君亦善俄語耶。曰。吾於斯道亦曾專修。在今日世界。微論在印度。或何處。俄語實爲一種必需之學問。吾在邊境服兵。久常得聞俄語。習之良不易易也。

律師曰。今君已擁。有。腓。立。公。之。爵。號。君。似。可。置。軍。務。不。問。矣。奇爾史笑曰。置軍務於不問耶。吾今年方二十六耳。當此年富力強。而不爲國宣力。乃鬱鬱伏處鄉村。間以終老也耶。吾今乞假歸。結婚後。一俟假期滿。則仍至印度。彼時當與吾妻偕行也。言

時似不勝欣樂。

律師見之。莞爾微笑。曰。願君事事得歡樂。然吾有一事欲問君者。君之未婚妻。於撫育雪兒之舉。果與君表同情乎。奇爾史目中忽發奇光。曰。我雖未之知。然我自度當能直捷相答。密司卡地烏因事至城外。雖過此星期方歸。吾自歸英倫後。未嘗見之。顧我已能預測其意。彼固無一事不與吾同情者。渠當願爲彼不幸之可憐兒之母。曲盡母道。當爲天下所不可多得之賢慈母也。

第六章

一珠寶商人曰。奇爾史勛爵公。或不知此寶石之價值乎。曰。不知之。故携至此。請君一估所值。言時微笑。珠寶商人亦笑報之。珠寶商者名許約蘭。與奇爾史家有世誼。自幼即與奇爾史相親狎。此時二人在其巨店後之一密室中相對而立。象牙之匣在許約蘭掌中。許約蘭凝視奇爾史。曰。翡翠之於市上價值良厚。君宜有所聞。矧此

綠玉又爲吾生平所見之至佳者。吾今對君不妨直言。若對他人則我必遲疑不敢語。以如此奇麗之寶。乃爲私人所有。誠非我意料所及。奇爾史不解曰。若言何。指許約蘭躊躇曰。我意乃謂此珍奇之寶。而存在一私人許實屬至異之事。蓋以如此奇珍。即不秘藏帝皇之家。亦宜爲貴族所有。實言告君。吾方細察此綠玉時。不禁駭愕。此誠巨價之寶也。

奇爾史曰。以子觀之。價值幾何。曰。吾可立定以八萬磅之價。然吾恐市中實價必可得十萬。奇爾史聞言緘口不能語。但直視如入夢久之。乃呼曰。子言信耶。其值果有如是之高耶。曰。我言非謊。若君願售去者。則我可立時先付七萬磅。我所能自証者。惟此一語。奇爾史曰。然則此事大費索解。吾聞君言愕詫幾絕。蓋吾之得此珍物。乃自一極貧困之婦人許也。此婦人傭力謀生。狀頗拮据。突遭慘變而逝。以其兒及此奇珍。託我所囑之語。頗不了了。其至要者。乃欲我毋棄此珍物。其言想或別有用意。

許約蘭曰。君果信此婦人爲廉直者乎。能確知珍物之來。不悖乎義乎。奇爾史夷然曰。吾無所知。我輩之相識。乃此婦人爲汽車所傷時。我適道經其地耳。非與彼有素也。吾見彼爲我同國之人。而彼乘汽車者之喪心人。乃束手不爲之助。掉首竟去。吾見而深憫之。遂竭我所能以爲之助。吾生平未嘗聞有蟠奈脫夫人。其名亦不得知其親族。然以我之經驗而測之。此婦人必非冒險者。流實一教育純良。出自大家之好女子也。以是之故。吾乃不信此奇跡之來。由於不義。

許約蘭曰。彼或有夫爲敗行之徒。曰是不能知。惟其臨終遺言之語。意中似深懼一男子。第其語亦斷續而不全。意者其言乃謂欲我保護其兒。勿使其爲某男子所害。又言珍寶卽踪跡之端緒。爲何事之端緒。又不得而詳。許約蘭笑曰。如此奇珍。若欲藉以爲探索其原主之端緒。固屬至易之事。若因此小女兒而有所懼者。則我勸君宜慎藏。毋露。否則君置此女兒及珍寶於不顧可也。

奇爾史決然曰。我不能如此。我苟不能覓得此女兒親族。則我一日不能置之。吾受其母之囑。何可有負死者。即欲釋此重負。亦宜待至女兒長成時。始可爲之。許約蘭曰。君所爲者。誠一至善之事。然亦一極當慎重之舉也。此女兒者。父母不知爲誰。何親屬亦不知爲誰。何其來也。頗怪而詭。復有價值鉅萬之珍寶。與之俱。則君之所負也。謂其非重而巨。其可得耶。願君恕我語言無倫。我謂此事乃大離奇也。

奇爾史曰。吾律師之意。謂此事乃甚於所謂離奇離奇二字。似猶未足盡之。若吾有親屬。則我腦海中。且生大風潮。幸而無之。凡事皆可自我作主。吾意已決也。許約蘭曰。君之好友。當能信君所爲者。爲正當。今吾輩可復言正事。吾能爲君書一價單。若君願售此物。則無論何時。我可出至七萬磅。若於他處售之。或可多得於此。吾意此物直宜作王冕之飾。奇爾史曰。信如君言。似宜貯諸銀行金庫中。彼婦人乃藏諸行篋內。詎非大危險事。謝君厚意。

是日下午奇爾史在克羅米爾路之客室中室中惟彼與格蕾斯二人奇爾史以雪兒之事一一告之並詳陳己意欲格蕾斯體念己心而與之表同情孰知茲事乃大費周折今日奇爾史目中之格蕾斯美好一如其舊且言及二人未來之幸福奇爾史大樂以爲舉天下至美善溫淑之人皆不足及我格蕾斯之萬一覺其眸明多情見其嫣然一笑則心房大躍與之親吻時血管中騰沸不已

已而言及雪兒格蕾斯狀忽大變奇爾史方握其纖纖玉手於掌中格蕾斯聞其言及雪兒時則扭轉其柔荑曰噫奇爾史吾等久別重逢勿於此第一點鐘內涉及他事但言吾輩締姻之事可也以他事瀆入情話中乃令人無歡今日見君乃如喜從天降吾不願聞小女兒之事凡擾人之事類此者儂悉不願聞之

奇爾史仍執其手兩目灼灼凝睇其容不瞬似秀色可得而飽餐也言曰第小雪兒事甚可憐殊非擾人者其天性佳良卿必愛之於日後吾欲卿示我以何時可挈彼

來。一。面。吾。愛。者。格。蕾。斯。心。中。大。恨。惟。面。尚。矯。作。平。和。自。計。若。以。此。時。與。奇。爾。史。決。裂。則。我。直。下。愚。容。徐。圖。之。遂。強。爲。悅。聲。曰。孩。子。非。我。所。喜。第。君。欲。挈。之。來。亦。無。不。可。今。彼。何。在。也。曰。在。吾。旅。館。中。吾。律。師。已。爲。我。雇。得。一。保。姆。卿。若。允。我。者。則。我。將。爲。之。覓。一。上。等。婦。人。撫。育。之。格。蕾。斯。曰。須。儂。允。君。耶。奇。爾。史。乎。此。何。與。我。事。君。果。欲。爲。此。素。不。相。識。之。女。童。負。完。全。之。責。任。耶。儂。本。不。欲。於。此。第。一。句。鐘。中。言。吾。二。人。以。外。之。事。顧。今。端。緒。旣。發。不。妨。姑。言。之。

格。蕾。斯。語。時。聲。極。溫。婉。而。可。憐。奇。爾。史。心。大。動。以。性。本。慈。和。不。忍。傷。人。之。意。矧。格。蕾。斯。又。爲。其。情。人。於。是。挾。之。於。懷。曠。語。曰。吾。愛。今。日。我。等。可。毋。言。他。事。但。言。我。二。人。之。事。猶。虞。其。未。足。也。且。言。及。小。雪。兒。事。至。易。延。長。今。彼。已。有。人。爲。之。照。拂。待。至。吾。爲。彼。覓。得。一。上。等。婦。人。時。我。當。命。彼。等。同。往。門。特。擺。

格。蕾。斯。面。赤。失。聲。曰。嘻。君。果。欲。使。彼。居。於。門。特。擺。耶。奇。爾。史。暗。詫。格。蕾。斯。胡。爲。有。是。

狀。強。制。其。奇。詫。之。色。曰。信。然。我。固。宜。居。之。於。門。特。擺。我。爲。被。合。於。法。律。之。撫。育。人。當。負。完。全。之。責。至。卿。嫁。我。後。爲。我。治。家。之。時。我。知。彼。小。可。憐。蟲。當。得。一。慈。母。矣。格。蕾。斯。曰。嘻。信。有。是。哉。以。我。度。之。彼。必。勿。得。一。慈。母。君。但。思。之。吾。輩。婚。後。之。光。陰。詎。不。因。此。十。齡。之。小。兒。而。有。所。擾。亂。盡。耶。嗟。夫。奇。爾。史。願。母。作。是。想。謝。君。雅。意。也。

格。蕾。斯。雖。爲。是。言。而。怒。容。曾。未。稍。露。嬌。媚。之。色。不。減。含。蕊。之。薔。薇。蓋。格。蕾。斯。曾。受。業。於。一。時。下。之。女。校。學。儀。容。姿。勢。之。道。加。以。天。賦。聰。明。丰。姿。美。麗。故。能。矯。僞。若。真。奇。爾。史。固。未。知。此。時。格。蕾。斯。心。中。已。怒。如。火。熾。也。握。其。手。甚。力。格。蕾。斯。亦。報。之。且。加。以。嬌。然。一。笑。曰。吾。愛。乎。此。事。暫。置。之。以。君。之。心。性。不。宜。了。於。今。日。宜。在。兩。世。紀。之。前。民。風。敦。樸。之。際。也。賴。本。夫。人。告。我。謂。彼。已。邀。君。赴。今。夜。之。宴。君。其。往。乎。奇。爾。史。曰。汝。果。往。者。則。我。亦。往。吾。與。汝。久。別。幾。欲。片。刻。不。相。離。下。星。期。吾。尙。當。往。門。特。擺。訪。吾。地。產。之。經。理。人。司。答。司。吾。有。萬。千。要。事。與。相。商。也。然。在。此。星。期。則。願。與。卿。刻。刻。相。共。無。論。何。

事皆不能阻我。

格蕾斯曰：甚善。第母使有他事爲之梗，并願君勿於此歡樂之期中語他人之事。奇爾史曰：佳。但享盡吾二人固有之幸福。吾當謹遵卿言……方言至此，室門闢，侍女入，作不規則之英語曰：密司脫茂勒來。二人本相偎倚，至是躍然而起。

客入，格蕾斯向門首伸兩手作歡容，笑曰：茂勒君今日何緣駕莅斯地，容我爲君介紹勳爵奇爾史吐萊門君。吾……言至此，忽止。蓋格蕾斯發吻之時，奇爾史疾趨而前，額際現黑黯之色，慍色苞含於目光中，作沉厲之聲曰：吾意此非吾等第一次初相見矣。兩星期前，我二人嘗邂逅於意大利通稅華之道上，君所創之人已死矣。言時，聲色中滿含怒意，目眦欲裂。格蕾斯見奇爾史作是狀，殊不解意，謂彼二人素不相識，何一見即以怒容相向。乃以手微觸奇爾史，思平其怒。顧奇爾史乃兀然不爲所動，則仍垂其手，似自覺自主之力盡失。奇爾史回首時，格蕾斯大駭，退坐於軟

楊注視二人若鼠子見二貓將鬥彼異國之人亦木立現詫色若不解奇爾史之旨及奇爾史言止時鞠躬爲禮以嫻熟之英語言曰奇爾史勳爵君必誤我爲他人我生平未嘗一至意大利也

言時碧藍如鋼之目注視奇爾史之怒容不瞬又曰我必常有此幸福識君言已縳眉作狐疑狀曰乞君恕我君謂我所創之人此語我殊莫解請詳其說可乎奇爾史睇視彼俊美之容見其碧色目光中若有非常詫愕且威光足以懾人黑色之髮已漸易爲斑白軀幹偉岸高出己上而奇爾史固非侏儒也

四日對視自思此時非我喪其神則彼必失其志蓋二人咸呆若木鷄矣顧二星期前之事一一潮湧胸中目中似見彼修長無際之路遠山如畫芳草輕軟已而汽車自遠處來已又見殘碎之驢車將死之驢瀕危之婦人僵臥碎車之中其旁則黑色之巨汽車在焉有一男子立於汽車之側容色堅強而俊美髮黑而雜以星星霜色

目。藍。而。光。鷺。視。人。時。似。直。貫。人。之。靈。魂。凡。此。種。種。幻。象。皆。深。印。腦。中。未。嘗。磨。滅。分。毫。更。一。較。視。此。時。立。於。卡。地。烏。家。客。室。中。者。固。儼。然。是。其。人。纖。屑。不。爽。此。人。身。犯。重。愆。今。乃。矯。爲。不。知。不。識。之。容。一。念。及。之。輒。覺。駭。愕。默。念。此。人。何。竟。強。自。辨。諱。詎。意。我。爲。孺。子。耶。

時。則。茂。勒。溫。和。其。口。吻。曰。君。詎。於。意。大。利。見。有。類。僕。之。人。耶。言。時。極。表。肅。恭。之。意。奇。爾。史。乃。欲。揮。拳。擊。其。俊。美。之。面。至。此。反。覺。不。下。手。答。曰。我。能。誓。之。於。天。我。所。見。確。爲。子。無。疑。雖。然。敢。問。君。有。同。生。之。弟。兄。狀。貌。肖。君。者。否。果。有。之。則。爾。二。人。之。相。肖。有。如。一。豆。剖。而。爲。二。言。時。聲。頗。厲。而。茂。勒。則。恭。謹。如。故。

奇。爾。史。曰。子。果。有。此。弟。或。兄。其。人。能。操。俄。語。如。流。乎。常。駕。一。極。巨。強。力。之。黑。色。汽。車。乎。信。有。其。人。則。彼。於。兩。星。期。前。在。意。大。利。嘗。死。一。婦。彼。創。此。婦。人。致。命。已。乃。不。顧。而。去。其。人。之。肖。君。如。出。自。一。模。君。能。聽。取。吾。忠。告。則。猶。我。有。一。言。語。君。願。君。母。至。愛。克。

司及稅華蓋法蘭西警察方嚴捕彼殺人之人而尊狀與之極相類誤拘亦意中事君果欲自全幸勿履彼土。

奇爾史言時意似拳拳第茂勒則似茫不知其作何語言曰以君言質之無怪君如是盛怒彼人所爲實卑惡可鄙即我見之亦必撲殺是獠然至於我則直告君我無弟兄亦不善操俄語生平未嘗一履意大利之愛克司也。

第七章

一婦人呼語其姊曰嘻馬利恩以爾意審之我能應此廣告之召否觀廣告所言與我所欲得者適合我自問宜營一職業馬利恩曰我意此非爾所當爲洛勃必不容爾爲此馬利恩方以毛線織襪舉目視其妹手微顫言曰我妹海倫亦當知我亦深欲能從爾之願聽汝謀往然洛勃不聽吾等之言則我爲爾謀亦將何益海倫曰洛勃何能壓制吾等爲人兄者可以操縱其妹之生活耶是必無之理况我輩年鬢非

小豈尙不足自顧耶。

馬利恩曰。誠如爾言。吾等年齒已老。然吾等亦嘗學爲謀生之事。歟。言時意頗惻然。又曰。吾等自有生以來。未嘗爲自主之人。幼時先爲阿母所翼護。今則爲洛勃所主。動吾輩一生皆在他人之範圍中。海倫高呼曰。自吾家有此制度以來。敢叛之者。惟有一人……馬利恩亟止之曰。止。海倫勿聲。言時四顧室中。如有所深懼。又曰。毋多言。宜慎容我。觀此廣告。容我思。或能以言動洛勃之心否。

海倫曰。欲以言動洛勃之心耶。無益也。彼一聞言。必立拒吾。請洛勃專制。性成。必弗容他人之參與。其意然。彼實有何權。可以壓制吾等。吾等生命固爲吾輩所自有。馬利恩正色曰。信耶。果爲我輩所自有耶。吁。海倫實則爾我之生命。皆未嘗屬諸爾我。爾我之生命。甚不類爲爾我所有。吾等之魄力。乃不及可憐之丁尼。海倫曰。馬利恩頃者。我將言彼。而爾止我。勿言。然爾一念及吾等之生命。亦不禁流露於言辭。有時

我輒思吾等一生實大愚懦馬利恩乎我與若均爲蠢物耳

爾時姊妹二人所坐之室愀狹而卑陋陳設之家具亦悉屬賤值之品且置列無序顯爲不善於治家者所爲一望而知且入此室者殊不覺其有家庭安適之意家具咸爲維多利亞后時代之式其形式物質之不合於用者甚多室少而物繁充塞如貨棧地衣則縷縷線脫顏色歷久而慘淡凡室內之物均非不佳在新購時必爲極貴重之品惟年代久歷失其本色又與時樣不合遂如陳列古董之屋又若冷貨之肆而室中人處之夷然絕不以其古拙而生厭惡之心

且室中物與室中人至相稱室中物古而室中人之言談舉動亦無不古衣飾檻樓面膚縐疊而古時貴婦人之風不失莊重凝固大似一世紀以上之人此二婦人者姓史丹史兌爾馬利恩爲姊海倫則其妹也海倫之性實強於乃姊馬利恩雖常以長者自居而海倫則鮮有服從其姊之訓誨馬利恩年六十二海倫則弱二歲姊妹

相類之點甚多容態聲音皆至相肖

時二人對坐於窗下手中均執編組之物見者幾不辨二人之爲一爲二二人中尤以海倫得血族之真點爲多二人眸子均作柔和之灰藍色如英國冬日之天容溫婉和善馬利恩鮮以目視人之目海倫則反是恒喜以其懇摯之目光視人之面能察人心之隱二人之唇爲狀雖一顧馬利恩者唇角下垂且微啓而海倫則絕無是狀常緊闔成直線二人肌色之佳雖年少之婦人亦有時自媿弗及蓋其質細澤如瓷而色紅如霞髮白如霜且柔細如絲縷是地居民咸稱之曰可愛之老密司史丹史兌爾

密司海倫每出至街後之市時羣兒必隨其後如長繩曳衣牽裾以市中新聞告海倫又勦海倫說故事海倫一言則羣兒歡聲雷動彼姊妹二人樂與一般貧民相周旋蓋施秀克萊市之貧民與彼輩幼時村居所見之貧民相類不知此間之人雖貧

實較村民爲樂。二人終年處此無歡之境。如黑夜得奇夢。亦不知何謂樂。何爲家庭。以爲人之一生。但有愁苦無歡之事。未知彼拖金曳紫之豪貴。方終日高車駟馬。設筵歌舞也。

二人之兄曰洛勃。其居處當與倫敦相近。蓋渠之職務日必須至倫敦。洛勃以力博所得贍給二女弟。故二婦人雖居陋巷布衣蔬食。與村民爲伍。而感其兄實深。未嘗有一絲怨言。二婦雖安居。實不能與市人相習。亦頗覺此地良非樂土。然爲阿兄仁慈所翼。故安之若素耳。

寂然久之。海倫置兩手於裾間。所織之襪已墜地上。兩目凝視屋外之小園。又時時轉其視線。至對字門前所植之赤色枳樹。花言曰。吾輩誠蠢物也。馬利恩微駭。蓋海倫聲音之切摯。實鮮聞之。語之曰。海倫。吾妹。吾等或誤然。我何敢決我意。女子婦人之力。殊不足與強於己者爭。且不宜自喚爲蠢物。海倫哂曰。不宜自呼爲蠢物。耶。信

如爾言高尙之婦人。不作是語。若密司思門。聞吾作是言。必詈我爲鄙陋。

言至此。即作莊肅之容。曰。馬利恩。吾固自知所語之不倫。第吾言亦非妄言。次坐益正容益嚴。又曰。吾確自信。吾等實愚。甘以神聖之生命。受轄於人。爾之意。我非不知。爾意謂吾等弱。而他人強。吾等少時受覆於母。母氏強也。母之約束其兒。誰能非之。吾等又以怯弱之故。再受制於洛勃。嘻。豈天賦人以生命。乃不予以自由之樂者耶。雖然。弱者之所以弱。以其不自振刷耳。吾今而後。將振刷我之身心。力圖自強也。馬利恩大駭。眇視其妹。期期曰。海倫乎。若意何謂。爾自謂能與洛勃戰耶。嘻。洛勃常有制人之道。彼自有其術也。吾等素處彼範圍之下。胡可一旦反常。海倫憤然勇氣大作。厲聲曰。我今試反其常。觀彼又作何狀。吾深思熟慮者。已非一朝一夕計之熟矣。吾常聞人言。謂人各有生命。即宜有自立之能。有自主之權。吾細味其言。實合於正義。

言至此聲浪微顫曰吾自問既有自主之權則宜自立如洛勃夫洛勃者非自立於世耶彼可自立奚能禁人吾當自立如洛勃或如丁尼馬利恩復大駭疾止海倫之言曰海倫此後當勿更言我等不宜毀洛勃現行之禁約且此亦爲阿母之規則嘻趣止趣止吾等置之腦後毋更言此海倫聲益厲而銳曰忘之乎我等果能忘之乎馬利恩亟曰海倫止止爾今日之狀抑何奇特何物致爾如此爾今日何爲忽發前此所未發之論而敢倡言自立自主

海倫起立推去所坐之椅凭窗而言曰蓋我今日一見此廣告有如天上飛來之佳消息此廣告若自紙中躍出而就我吾非有意觀之者而廣告乃如有吸引吾心之大力吾一見此廣告即覺此地不能一日安不能更堪洛勃之壓制吾常思謀獨立今則此心已達極點不可制遏已騰躍而出矣言至是氣促不得成句馬利恩視之駭愕不可狀覺海倫大似馴鴿突然飛啄其主之面海倫目光如電頰赤如火手顫

如隆冬握雪。凡此種種皆足增益其姊腦中之詫怪。馬利恩戰慄言曰：我固知爾早有出謀自立之心。然此事甚非阿母所願聞者。且洛勃不嘗言之歟。

海倫於柔婉中帶毅然之狀。曰：洛勃常作何言皆非我所計。彼但爲我兄。我則爲其妹。我非彼之奴隸也。彼深欲保存我家之聲望。第家既中落。則何苦虛擁富貴之名。以傲於人。吾以爲自立之名譽實勝於富貴。且爲事又勝於仰給於阿兄。兄非慷慨者。每一辦尼必力持而後釋之。其專制之威。吾已飽受。不可更堪。我今後將不復畏彼。若彼以我應此廣告之召爲謬者。則我且不待其同意。竟自往應之可耳。

噫！先哲有言曰：自由如麵包。不可一日缺。今但觀海倫欲得自由之心。如狂如熱。斯言信不誣也。乃坐椅中拾取地上之編織物。手指顫震不已。馬利恩屢啓其吻欲言而不能言。至最後乃不得不言。顧彼之所言殊非心中所欲言者。在馬利恩之意。欲以善言撫慰其妹。使之平靜。而後說以利害。俾復其舊時情性。然今日海倫之狀。乃

大異平時。毅然若不可者。

馬利恩又曰：海倫盍更以廣告示我。頃者我觀之，乃不盡詳。海倫欣然曰：我請爲爾讀之。吾於晨食時，自報紙中剪取此，即其言。言次探囊出片紙，架鏡於目，徐讀晨報之廣告曰：「今欲聘請一中年之上等婦人，任提携保護一十齡而無母之女兒之全責。此上等婦人，但須身家清白，飽受教育，性情良善者，爲合格。有願就者，請至本報館問 G T 可也。」吾自問：當能就此職。牧師常謂我可敬可親，即格樂華醫生亦如是言。且吾輩之身家及教育，皆非不善者。嘻，馬利恩乎！且吾至喜小兒也。此女兒無母可憐，孰甚。吾必樂得而撫護之。

言已畧遲。疑言曰：吾將逕往，應此廣告。馬利恩曰：海倫乎！爾將不告洛勃而逕往乎。海倫曰：然也。此事未定之前，吾必不使洛勃知之。若吾不獲此職，則彼且不能知。吾嘗有此事作一事，必告其兄。我國固無此律法。若吾得獲此職，則告之洛勃。爾時我

已與他人訂約，彼必不能中阻吾事。且彼實無權以阻之。我之計畫如是，當無失也。

第八章

奇爾史坐於旅館，退閒室書桌之前，桌間積函如小阜，一一展讀之。狀至紛擾，思曰：若一一復之，則事屬大難。然吾亦不欲稽遲不答。此中且有以已貼郵票之信封與函俱來者，吾又何可不覆之？吾徧覽此若干請願之函，中選者竟渺乎無有，而其函則又詞意懇切，至動人憐，幾欲盡雇之。始釋中有四人，似稍愜吾意，以我之旨甚欲其稍待，吾當使此兒助我擇之。雪兒似智慧絕人者，有時穉子所見似較成人爲遠也。思至此，呼曰：雪兒，入此。吾欲爾助我作一事。雪兒卽自鄰室入，體小弱，其狀似較小於其年。衣黑色，外面爲衣所顯，益嬌艷而白，兩目光至炯炯。奇爾史伸一手，謂之曰：雪兒，汝來前。爾知我方爲爾覓一良善之婦人，以撫育爾乎？雪兒曰：我知之。然我頗不願與他人共。吾今日處此，卽不覺寂寥，思念阿母之心亦少已。

言時凝視奇爾史。脣微顫。蓋言及其母時。心中覺悽愴極。顧猶不形於外。奇爾史抱之懷中。摩其頂曰。不幸哉。穉子。吾本擬常與爾共。第我非能常居於此者。吾不久將結婚。又須返印度服軍役。故暫時不能不覓人任撫爾之責。待至……雪兒回首視奇爾史曰。待至何時。詎異日我輩能長相處耶。奇爾史遲疑曰。我之希望如是。待異日我與吾妻成婚。遷至門特拜之屋後。吾願彼必能與爾同處。雪兒曰。第以兒意度之。彼似不甚愛小兒者。我知世間亦有人不甚喜小女兒者。密司卡地烏亦其人也。言時以小指循奇爾史臂間。墳起之血管而撫摩之。奇爾史睇視雪兒狀至不安。嘗有一日。奇爾史挈雪兒至卡地烏家。卡地烏夫人及格蕾斯遇之。極善餉以佳茗。果點談笑甚歡。然自奇爾史觀之。則其款遇之佳。悉屬虛偽。中心希望格蕾斯之愛。雪兒尙不止此。格蕾斯之遇。雪兒外狀非不善。然尙未達奇爾史心中所希望者耳。奇爾史默識之於心。而從未一道及即心中。亦不使其常存是想。今雪兒竟能將己所

不能言之隱。一傾而出其言。即曰：「彼似不深喜小女兒者。」即奇爾史亦未嘗不有此想。至此乃極力自慰。謂格蕾斯必有溫和如慈母之性情。異日若與雪兒同居。則其慈和之性不難發展。

乃拊雪兒之小肩。慰之曰：「他日爾二人同居。必能爲情好極深之母女。彼此時之落寡情者。因未嘗與幼女習。彼亦一小女兒耳。故不能知他人。然我知異日必變其性。愛爾有如慈母矣。」雪兒氣微促。安然答曰：「我意彼必勿能如慈母之愛我。慈母者……此別爲一事。然君果深愛其人。則我亦將愛之。凡君所愛者。我恒愛之也。」奇爾史笑曰：「穉子信然。耶然則我謂可愛者莫如爾矣。」雪兒曰：「吾每愛一物。至於極地時。此間即覺痛。言時以小手置胸前。又曰：「有時我此間痛甚。奇爾史喃喃自語曰：「此兒實神經質也。言時撫其黑髮。注視其面。見其容似有所感。然一拂即去。語之曰：「雪兒今當聽我言矣。吾欲覓一人與爾同居而撫護汝。而此人必當爲爾所愛者。方克盡

厥職雪兒頷之奇爾史又曰今晨當有四婦人來面我爾可坐於此間觀書待彼等去後可告我以誰爲最善若爾我皆同意則吾等可設法邀之來與爾長日爲伴汝謂何如雪兒笑諾奇爾史知雪兒巨目之中實含極強之天性且有自制及堅忍之異能年穉若此而能事事強自遏制者實生平所未嘗見雪兒旣允奇爾史之請則躡足歸隣室鄰室即雪兒之室也奇爾史所僱之保姆亦在是中保姆長日坐室中作女紅外卽讀一小說他無所事

雪兒歸己室取得所讀之書仍出而至退閒室坐於窗前一安樂椅中奇爾史則伏案而書雪兒屢舉首竊睨奇爾史自言曰吾固深喜視麥歛雪兒自第一次見奇爾史卽稱之曰麥歛以後呼之一仍其舊又曰其狀和善可愛吾卽終生對之亦不覺倦奇爾史運筆疾書可半小時雪兒則或觀書或舉目視奇爾史書乃童話有英雄有義士有神仙雪兒恒竊以奇爾史比之書中良善之人且以其容貌較之

爐簷之鐘鳴，十一門際剝啄聲，亦隨作。侍者入報曰：有婦人欲面先生，已而三婦均相繼至此。爲奇爾史有生以來，因雇用婦人而與之相晤者，此爲第一次。接見求職之婦人者，亦爲第一次。對此數婦人心滋不樂，蓋數婦人皆渴欲得奇爾史之乙諾。目中咸有求用之意。奇爾史亦大願盡雇之，以慰其望。乃以己意一一告之三婦人。畧言謂須負完全撫育此小兒之責，與之同居於村間之屋，又須施以完善之教育。善保其體育之健康。若主人以爲必須之事宜服從。

最後，乃言及薪金之數。婦人聞之，視爲奇昂之價。中有兩婦人年可四十許，孀也。體弱而有疲色。百計自陳，滿擬得奇爾史之許可。奇爾史之於婦女素恭肅而於貧苦可憐者爲尤甚。聞兩婦自陳時笑聽之。二婦見奇爾史有喜色，則大樂如得重寶。奇爾史遣此三婦人時，亦備極恭謹。言曰：僕此時心尙未決，容吾先與請願之人一一接見後，始能決諸吾心。吾意一決當立以函奉告也。三婦人乃辭別。

自三婦人來時。雪兒即安坐椅中。一一細察之。凡其言語聲音舉止容色。皆詳辨無遺。雪兒雖年穉。然頗能鑒別其高下。奇爾史方送三婦人出而返。欲叩雪兒之意。忽又有款門聲。一身小之婦人入。奇爾史趨前。迓之。婦面忽赤。奇爾史見此婦女之衣裳較之頃間之三者。樸質而破敝。然潔淨無垢。言語之聲音亦令人聞而生悅。髮色如銀。容貌柔和。可親。睛作藍色。首覆黑色之冠。與奇爾史言時。面益赤。忸怩不安。似非習於外出謀職者。言曰。吾不欲欺君。而誤君。當以直言相告。吾前此未嘗爲人傭。恐或以無經驗而見屏於君。言至此。轉其目而視椅中之雪兒。雪兒微笑。婦人曰。我固未嘗供職於人者。然素性喜穉子。極喜穉子。吾正欲謀一業。見君之廣告。乃應之。第我不欲君視我爲有經驗者也。奇爾史信口答曰。密司意大善。婦人亟曰。我自問非有智慧而能教育他人。但恒喜讀書。所讀之書頗夥。然未得文憑。我於最近之教育法一無所知。噫。我知我之此來必令君失望。言時。愀然有憂色。

奇爾史肅然曰。下走殊無是心。言未已。忽爲他聲所中。斷此次中斷奇爾史之言者。非復是婦人。乃雪兒也。雪兒已至奇爾史之側。舒其小腕。力握奇爾史之臂。以懇擊之。目光仰視奇爾史之面。呼曰。乞麥。歛容彼來。渠與彼輩異。彼乃不類頃者之三人。渠甚可愛。吾愛之。麥歛乎其容。彼居此伴兒乎。

海倫之兄洛勃曰。海倫吾所能言者。止此爾果必違背家長之命令而行。此謬事者。則我將與爾永絕。我固常言如爾身世之婦人。實不宜執役於人家。我史丹史兌爾姓之人。出自名門。閱閱而竟甘自卑屈爲人傭婦耶。嘻。海倫爾今竟玷我史丹史兌爾之清白。而貽先祖以羞也。

爾時洛勃挺立於室中。狀殊憤憤。怒視其女弟海倫。自計彼向從吾命。莫敢或違。今則大反其爲。內者外之上。耆下之家長之威權。失墜以盡。史丹史兌爾氏之令名。將一敗塗地。洛勃之治其家也。不啻帝王之治其國。自謂法制至善。無叛變之處。自其

母死後家無遺產。洛勃乃竭一己之能贍其妹氏。使其妹氏安居無事。以爲如此。方宜於貴家女子。今突聞此變。怒極。植立爐火。前年事雖已老而昂然。一偉丈夫也。頰旁斑斑濃髯。似根根倒豎。目光灼灼。怒視海倫。海倫亦畧無畏怯之色。馬利恩見狀。駭極。緘口坐椅中。洛勃忽問之曰。若胡不以正義導彼。吾不知彼謬妄之思想。得自何許。第爾旣知其入歧途。則胡不示以正道。

馬利恩作悲憐狀。視其兄。期期曰。洛勃我已屢勸之。無如海倫不之聽。彼且以爲……洛勃冷笑曰。彼以爲彼之知識勝於爾。我爾輩恒與此間謬戾恣睢。不自尊重之。婦女茶會。習聞其自立自由。邪說海倫乃自從之。趨於歧途。以我史丹史兌爾族之高貴。匪但不宜從其言。且不當與若曹爲伍。

海倫聞其兄言。毅然進曰。洛勃吾等所識此間之婦人。皆善良無惡者。而我亦未嘗與彼等言及婦女自立之問題。我之自知其非者。乃自覺之力。我之自覺其非也。由

來已久。吾滋不欲仰給於爾。以爲生活。數星期前。我聞爾自言。謂爾之入。欺銳滅。故我遂決意謀職事。

洛勃嗤之以鼻。曰。以爾年鬢。而云謀職事。耶。六十歲之老婆婆。而言謀職事。毋乃大愚之舉。海倫吾妹。實告爾。微論爾有若何得意之機緣。吾決不願爾爲之。海倫微駭。而神色自若。以凜然之目光。視其兄。曰。洛勃。勿論爾之願否。我志在必行。且此事非我之新宗旨。吾懷此意者。有年。而以爾之故。勉從爾命。強自違反其心。當知我之意。乃理正義明之意也。至今我之心。益烈。乃行吾素志。

海倫侃侃而言。詞嚴氣壯。勇氣若與言語同生。及言畢。則畧有怖色。就坐一椅中。微睨其兄。洛勃呼曰。天其鑒乎。何謂自立我之老妹。爾自何處掇拾此種理想。又笑曰。自立自由。云者。乃時下浮薄少年人之口頭語。爾六十歲之老婦人。乃亦醉心之耶。以爾之年。宜自知持重。胡竟亦爲流俗所惑。其惟正爾心。爾心正。則吾輩亦安矣。

洛勃言時態至燥烈。海倫見狀，勇氣復長，起立，面其兄，作詫色，曰：「洛勃，爾當知吾心已決，不能因爾之斥責，遂易吾志。爾詈我，我亦無所動。且吾事已定，吾已整備，往奇爾。史吐萊門公許爲其撫護，彼之養兒，吾明日行矣。至末脫樂普爾旅館也。」洛勃大呼曰：「天乎！海倫舉一手止之，手雖微顫，而洛勃見之，立靜。海倫曰：『今事事均已定，奪吾事未決之先，固未嘗告爾。今已決矣，無可挽回。我所自擇者，我至樂之。我之居此，乃仰給於爾，而爾之遇我，乃至不愜吾心。今我亦作一不愜爾心之事矣。』」

洛勃曰：「我之遇爾，乃不愜爾心耶？天乎！吾固不承此語也。脫爾果以爲是，則我此後亦決不更有不愜爾心之事。海倫乎！爾此時果去，則願爾前途安善。」馬利恩顫呼曰：「嘻！洛勃，洛勃，疾聲止之，曰：『勿聲。若海倫自製此不安之榻，則彼必當自眠其上。是謂之自作孽，不可追。彼即以所事不適，日後亦不能歸。此彼既自謂決意任其行，可耳。爾與我寧不能相處而安耶？且爾我之外，將更有他人。海倫去，則我可以其空室安。』」

置。一。少。年。女。子。少。年。女。子。乃。吾。新。交。之。友。也。

馬利恩駭呼曰。少年女子耶。嘻。洛勃。我儕何能……與彼少年女子同居者……洛勃曰。願爾毋更呼吾名。而曰我儕。且我儕何爲而不能。凡我所欲爲之事。悉可行之。此屋乃我之家。屋我爲此一家之主。事事皆須受吾統制。馬利恩容吾告爾。以實馬利恩曰。知之。然爾謂一少年女子。我頗疑之。

洛勃復止之曰。雖然。爾可勿疑。今日有人叩我。能識一英國之家庭否。蓋彼輩有一德國之少年女子。欲寄居英人之家也。吾允爲其一訪。今海倫果決意去。此則我可以吾家爲彼德國女郎寄居地。其從父之供給。此女郎者。至豐爾當善處之。使之歡樂。吾今夜將作函告其從父矣。馬利恩起立躊躇曰。洛勃。此女究爲何人。吾當何以處之。此事之來。似甚奇突。吾一時乃不盡得其解。

洛勃曰。然則爾當集爾全身之才智聰明。以求得其解。少年女郎之姓爲茂勒。其名

曰露莎吾嘗遇其從父其從父爲外交家常居城中渠欲使其從女與英國人處習英國之儀俗言語文字渠喜此間且與吾爲友乃請策於吾洛勃言至此頗驕傲有得色又曰吾當立覆以函以海倫之室處其從女也

馬利恩及海倫聞此皆有詫色而馬利恩則憂形於面海倫坐椅中視其姊及兄不已馬利恩曰若此少女果來則我自當竭力以博其歡樂然有一事使我私詫者其兄若爲外交界中之人則胡爲必使其姪女居此卑陋之街市以我觀之似不宜我意倫敦或倫敦社會……洛勃復作短笑曰爾所思者殊無價值茂勒君欲其從女至此則我等但迎之至此此外尙何說惟我今預囑爾遇之佳者則我等所得之效果亦佳茂勒爲外交界中人可無疑義我等對此重要之人物不可不曲意承迎也凡此女之服御食用皆宜擇至精至美蓋彼能償吾等以價吾見茂勒君揮金如土氣度甚豪其從女當亦必如是

海倫曰。洛勃馬利恩。體質素弱。今復有此女。以勞之。貝那爾醫生。或將非之也。洛勃曰。我等。可毋須請教於貝那爾醫生。密司茂勒。當能爲吾等。助必不至爲吾等。勞貝那爾。醫士固爲一良善。忠厚之少年人。且學問優深。爲吾所敬服。然我不欲使其干預吾家事。爾輩婦人。乃深信此少年人。過甚。凡有信心。皆一一徧附於此少年人之體。今吾事定矣。海倫一去。我即立迎密司茂勒入吾家。貝那爾醫士。以爲然否。皆非我所計。我爲此家之主。自有權。可以裁度。勿須他人。嘵嘵於吾側也。海倫聞之。啓吻張目。終無一語。

第九章

嘗夫貝那爾醫生。自卡德烏夫人之屋中。出疾下石階。面有笑容。蓋貝那爾者。少年後進之醫學士。有大名於司托雷市中。數星期前。貝那爾嘗至村中。居一友人家。其友曰密司忒鄧納。智而善謀。囑貝那爾勿輕舍卡地烏家之寡孀。及其絕色之女。

兒鄧納之言曰。卡地烏母女交游廣。其朋友皆一時望重之人。君可借重其汲引之力。得能爲君用之輩。即密司卡地烏之未婚夫奇爾士吐萊門亦宜締交之。奇爾士吐萊門君果能前進不輟。則我信彼異日必成一不可思議之人物。且其所居距司托雷亦非遙。鄧納如是云云。貝那爾常貯其言於心中。

是日下午往訪卡地烏之家。益信鄧納之言爲無誤。客室中之男女賓客似皆爲上流人物。其中更有一女子。其容色久留於貝那爾之胸中。而不能去。乃向東議奇俱樂部。夜膳。貝那爾之於其所業。苦學猛進。以其少年之精力。悉數灌注於學業中。於學業以外。事則恒淡。然濃味美色不能侵入其腦界也。

是故貝那爾之胸襟清白無玷。如不解人事之釋子。自計以清潔之我。留待我將來之意。中人惟是生平所見之婦女。非不多。然絕無一人能使其血筦湧沸者。時貝那爾已二十又八矣。久之無所遇。直至今日所見之女子。乃能使貝那爾心中生異感。

方其向俱樂部行時頃者女子之儀容萬方頻頻迴轉於胸中欲去之而有所不能卡地烏夫人嘗謂貝那爾曰吾欲爲君紹介密司露莎茂勒彼方來英倫未久其從父茂勒君乃吾輩之友也

言次引貝那爾至門次一女耶之前女耶長身玉立卡地烏夫人先向女耶微笑已乃及貝那爾言曰吾但願能作密司茂勒之語言如彼之能作吾輩語之四分一足矣貝那爾向女耶鞠躬見女耶碧瞳盈盈如大海靜波微笑時脣色若櫻貝那爾曰密司茂勒之語言殆爲德語乎女耶曰我雖名爲德人實則我自名曰無國無論爲何國人皆可

女耶言時聲頗低其英語絕無乖誤惟語音微有差異耳言已微笑貝那爾覺其言笑之中皆含有音樂意味女耶之美好出自天然殊非人力所造就者以其容貌與密司卡地烏相較則亦無特勝之點獨其入貝那爾之深則大非他女子所得及言

語簡而自然無畏怯亦無縱意二人目光偶正對則女郎亦坦然如無事自言歷居歐洲之名城都會甚久又自言無父母其至近之戚屬即一從父今方服務於倫敦之外交界中女郎又曰吾亦非與叔氏同居吾叔喜獨處故我此時乃居於旅館尙有一女伴此女伴今日未偕來即吾叔今日亦未與斯會我獨來謁卡地烏夫人耳夫人乃吾叔之友也吾常欲造物者使我爲英國婦人蓋英國婦人者世界至自由至安樂之人類也

此時貝那爾獨行道中默念頃間情景左顧道旁公園新葉嫩綠如經洗濯竊思彼女郎之清白大有如園中新葉也思及此而微笑又念能常往還於卡地烏家亦大佳事又深憾是日女郎之從父不在否者當可締交之以爲再與女郎會晤之地又以露莎窈比司托雷市之女子覺司托雷之女子盡失色及至俱樂部與同飯者爲一友貝那爾乃竭力排去是日下午之事與其友談談時但作唯唯否否飯畢少頃

即去。大鐘鏗然鳴。九下時。貝那爾方行。經聖佳姆士公園。轉而向河濱之方面去。貝那爾喜作長行而健。於步履自倫敦步行至司託雷於貝那爾亦至平庸。事貝那爾初頗有是心。而終竟向南部車站行。

是日。夜色非佳。重雲自北飛捲而來。恐不久將有颶風疾雨者。久之。惟聞風聲狂吼。渺無點雨。風吹雖勁。而煩熱不退。行步遂微緩。已而至河濱。乃去其冠。任風一掃其頭腦之煩熱。又信步行。心中但念日間事絕不一。審所詣何地。久之。行抵一卑狹之街。始覺此街乃生平未嘗一至之地。知己迷途。審視左右之屋。率多破陋。暗無燈光。此種情狀。似示人以居此屋之人均貧窶不堪者。時有一二行人過之。亦皆儉賤無禮貌。貝那爾止其一人。其人愕然。貝那爾肅然問以途之所出。其人憤然有不悅意。而仍答曰。至第一路口。即左轉直行。如是則通衢至矣。

是時。夜色愈黑。北來之雲散佈天空。貝那爾從行人所示。轉而問左。忽有巨點之雨。

落於額際。亟加冠於首。自恨胡爲作此長行。又自咎何爲心亂而迷道。思時行甚疾。此時所至之街益卑狹穢陋。其屋皆瞑寂無生氣。顧高大特甚。天光幾盡爲所掩。貝那爾雖體健而雄於膽。對此孤寂如死之街景。亦不覽慄然。似有冰塊疾沿其神經。系而過疾行。而前不敢左右顧視。若黑黯之中。四周皆有目以監察。此行道之人自念吾將抵此街之末矣。將達通衢矣。

忽有輪聲破此奇寂。乃見一輕小之四輪車。自後飛馳而至。止於左首一門前。貝那爾大奇之。蓋以此種價值高貴之車。於夜半行經此種街道。已爲奇事。而復止於此種破舊之屋前。則其奇益甚。貝那爾奇之。好奇之念亦發。遂止立於一屋之前。靜候此車中人出。視其爲何如人。車前有燈光搖搖。見車中出一頗長之人。伸其手若扶掖車中第二人下車者。

貝那爾不能見男子之面。蓋其白色領巾幾掩其面之半。其軟冠亦幾掩其面之半。

但留一隙。第二人自車中躍下。則一婦人也。舉止輕敏。衣長外衣。鬢際有黑色帶。亦幾掩其面。忽有風至。吹起其黑帶。閃爍燈光之下。真相畢露。貝那爾覩之。至清澈。幾失聲駭呼。蓋婦人非他。即貝那爾心中所縈繫而不能去情懷之女郎露莎也。露莎深夜至此。卑陋冷寂之地。何爲乎。上流女子似不宜涉足此地。彼所偕行之男子。又爲誰。

時男子方以鑰啓門。密司露莎茂勒胡爲任一男子。挈之至此等地。且時又在深夜。恨怒悲妒之念。紛集貝那爾心中。幾欲一躍而前。執彼男子。叩以始末。顧貝那爾自業醫以來。即養成一種慎重忍耐之性。凡事皆莫敢輕率。躁急乃靜立觀。彼二人已而門已啓。男子回顧作數語。其語言非貝那爾所能諳。二人入門。亦隨闖車上之御者。揚鞭一揮。疾馳而去。瞬息已不可見。貝那爾癡立久之。不知所措。少選舉步至屋前。審其號。復細視其窗隙。垣壁屋舊而莊嚴。作灰色。寂然無纖微之。

聲音發出。至於其窗。非緊闔。則下幙亦無一線之光。自其中透出。與其對字及左右之屋。無異。貝那爾審視良久。欲覓得一特異之點。而竟亦無所得。又頗欲一按其鈴。以究此屋中情狀。念中心所溺愛之女子胡爲而入。是中而自問。乃一飽受教育之英國上流人。無故按人家門鈴。此爲非禮之舉。遂默誌其街名及號數於胸中。而去。猶自喃喃曰。格拉哈街十三號。格拉哈街十三號。若恐此格拉哈街十三號數字。越其腦海而出。

第十章

有小室。作方形。陳設質樸而簡陋。室之中。爲一桌。覆以絳色之布。桌上置一有吸水紙之巨冊。餘則爲一墨水壺及數筆。環桌之旁。順序列六椅。倚於暗色之壁間。更有安樂椅二。椅中所實之馬鬃已散亂不勻。火爐之旁立一板木之杯架。地上則廉價之地衣一方。

室中除此數者外尚有一美國製之八日鐘高據爐簷之上其機聲至巨室在屋之後部街中聲音遠不能達此故室內除鐘機之聲外寂然無聞時室中有兩人相對坐默然久之一人忽發聲而言其伴爲一女子方坐於安樂椅中默然領畧靜中滋味斗聞人聲不禁駭然微呼

蓋男子之聲調雖圓潤悅耳顧其言乃頗粗暴言曰我命爾至此非欲爾溺於啓目之夢也我之命爾來此乃欲更授爾以策術乃吾前此所未經告爾者今米却而何在女子曰彼挈我至此屋復置我於此室吾不知彼此際何往此屋乃至奇異男子曰信然信然吾等勿作無意旨之談耗此寶貴之時光我之喚取汝來實爲必須之事爾當知我生平從不作無謂之舉有如英國大詩人之言曰「我狂癩之中自有極深之學理」

女子曰爾之喚我來殆有特別事故耶於是二人以法語作長談言急如流水女子

雖。富。有。魄。力。第。其。二。目。與。男。子。之。目。遇。時。輒。若。凜。然。內。懾。蓋。男。子。之。兩。目。迥。異。凡。人。眸。子。深。藍。有。強。光。含。蘊。其。中。當。其。舉。目。視。人。時。兩。目。之。中。若。挾。有。無。窮。威。力。人。之。曾。見。其。目。者。固。不。易。忘。也。其。目。光。之。銳。又。似。能。深。入。人。心。而。洞。察。其。心。中。之。隱。女。子。或。因。此。而。避。之。他。視。也。男。子。起。立。爐。前。澹。然。答。女。子。之。問。曰。然。我。之。喚。取。爾。固。有。特。別。事。故。吾。將。遣。爾。作。一。特。別。之。事。

言。時。其。威。權。似。充。滿。室。中。女。子。微。露。不。懌。色。徐。徐。去。其。手。衣。問。曰。然。則。爾。不。欲。我。了。此。未。了。之。事。耶。我。將。爲。之。事。與。前。此。所。爲。者。全。異。耶。男。子。曰。爾。前。此。亦。嘗。屢。至。英。倫。然。第。居。於。旅。館。耳。爾。之。叔。父。深。願。爾。得。識。英。國。家。庭。中。之。生。活。狀。况。居。於。旅。館。則。所。知。無。多。也。卽。以。是。故。爾。叔。已。爲。爾。覓。得。合。宜。之。家。庭。爾。當。與。之。同。居。卽。於。其。中。嫻。習。英。國。家。庭。之。事。務。

女。子。曰。諾。凡。爾。之。所。囑。我。靡。不。聽。從。今。爾。謂。我。將。與。一。家。庭。同。居。敢。問。此。家。庭。何。在。

我何故而與之同居能許我作是問耶或此中原故尙未可宣露耶君仍爲茂勒而我則仍爲爾女姪露莎耶男子曰然我仍爲茂勒爾則仍爲吾姪女露莎可也且吾將語爾以命爾居留司托雷市之故女子曰司托雷耶胡爲而居司托雷吾似憶司托雷乃城外一陋市也

茂勒曰然此乃貧民之窟乃彼魔物之所自來然我今於此貧民窟大有深意我即以此事托之於爾言已微笑視露莎茂勒雖笑顧仍不失其殘暴之容露莎爲茂勒銳目所矚躊躇不安已忽卸其外衣問曰欲我爲者爲何事言未畢而止面色忽白茂勒夷然笑曰穉子母乃太怯吾命爾所爲之事乃於人無傷者也此乃一恢復之問題譬如有一人焉其人對於某事或某物本有全權一旦忽失之今乃欲恢復此權其人即我也

女子曰然則此非耗里之事耶……曰此乃吾之事也且亦爲秘事此事雖無大關

係於我顧不可不秘之言次以銳目注視女子之面露莎面赤大不安回首避之其狀甚類小獸爲毒蛇所獲蛇不即噬先作態以弄之小獸即大覺不安也露莎遲疑曰然則以我意度之凡爾之所欲我當爲之也茂勒冷然曰固當如是

露莎聞其堅冷之音不禁一震復取外衣加諸身若不勝寒慄者顫聲曰爾遣我所爲者何事盍告我吾亟欲知之也女郎之音吐至爲勉強男子覺之益以銳目注視不瞬出至冷至銳之聲問曰爾於所爲者猶未覺厭倦耶露莎覺此言之出如冷風刮面倦色盡去亦強作冷漠之聲答曰厭倦耶是爲何語吾今夜但覺體倦耳蓋日間大勞疲也

茂勒聳肩曰噫甚善我知爾體魄雖強究屬女子鎮日碌碌毋怪爾勞然爾之疲但爲身體上之疲也果疲於爲我作事之人……言至是戛然止一若有無限兇稜之意悉蘊於不言中兩目炯炯直視露莎此時露莎已不復有驚怖色欣然作笑容並

作樂狀曰。我知之。吾舅賽巴士丁可毋庸詳爾說。吾已知之。言次視茂勒作媚狀。又曰。今可語我。以至司托雷市之意。我欲歸眠也。

茂勒曰。吾等之使人知者。爲此爾乃我之從女。欲習英國之俗務禮儀。我爲外交界中人。此時方勤於所職。不能與爾俱。是故欲爲爾覓一合適之家庭。於城於村。皆兩得其便者。此乃爾不居倫敦之故也。爾能從我否。曰。唯。皆能從之。茂勒曰。吾嘗於城中識一人。曰史丹史。兌爾乃故家之後。今已中落。與一妹居。司托雷市中。今果有人住於彼家。而酬以值。必爲彼輩所歡迎。我乃使吾從女客於其家。而吾從女至其家。後必極力作活潑溫柔。如出自天性。與其家之長姊……卽密司忒史丹史。兌爾之長妹相稔。窮究其家之往事。凡彼家中人之歷史。均須一一探知之。

露莎狐疑曰。彼家中人衆乎。曰。此際其家中。但有二人。密司忒史丹史。兌爾及其長妹也。其次妹則大違其兄之旨。謀生於外。至於其服務之地。在何處。嘗未爲我言。此

亦一。要事。此外更有一妹。年更少。已死矣。言至此。移目他視。曰。吾未聞其死。第我確信其已死耳。渠嘗爲我同謀之助手。渠又有珍寶若干。乃我所欲探悉。在何許者。我踪跡久之而無所得。或爾探究此女弟之歷史。因而得悉此珍寶之踪跡也。無論用直接或間接。爾當竭力根究此人之事。并窮探此人之所有。嗟夫。穉子。盍運爾腦中之靈巧。釣取彼等口中之語。以報我。惟勿使彼輩知爾爲偵探之人也。知吾旨否。曰。知之。顧爾果知此珍寶乃在史丹史兌爾家中耶。曰。吾不知其在何許。苟我一有所得。不難置吾手於其上。蓋此物之於我。重要特甚。顧我乃一無所知。惟彼愚物嘗偶一語。我露莎曰。愚物爲誰。曰。彼驢首吐萊門也。彼爲密司卡地烏之未婚夫。渠以危言嚇我。且揭吾隱。幾欲我容身無地。雖然。我必有以報之。使彼之難堪。有甚於我。我等靜觀事勢之變幻。可耳。方史丹史兌爾氏最少之妹死時。吐萊門亦適在其地。噫。慎誌吾言。吾非確知其果死。但確信其已死也。果否已死。我尙不能決。吾爲事勢。

所。偏。遂。無。從。知。其。人。果。否。已。死。然。爾。當。能。爲。我。值。得。我。之。所。欲。知。者。此。遭。之。行。其。日。的。爲。探。覓。彼。珍。寶。何。在。若。能。爲。我。取。得。則。更。善。也。露。莎。作。微。強。之。聲。曰。盜。之。可。乎。曰。若。事。出。無。奈。則。盜。之。亦。未。爲。不。可。吾。幸。而。得。識。史。丹。史。兌。爾。蓋。是。人。吾。本。不。之。識。前。此。但。耳。其。名。耳。我。今。既。得。識。其。人。則。正。可。利。用。此。機。會。以。爲。值。覓。珍。寶。之。線。索。

露。莎。曰。珍。寶。作。何。狀。我。何。由。辨。之。值。鉅。乎。茂。勒。聳。肩。張。手。曰。爲。值。非。小。然。亦。非。甚。巨。蓋。其。寶。石。非。純。真。者。有。綠。玉。一。枚。居。其。中。然。亦。贗。鼎。耳。色。澤。異。常。光。潔。環。之。者。爲。金。剛。石。繫。一。細。鍊。鍊。懸。一。小。匣。匣。亦。爲。金。剛。石。及。綠。玉。所。成。此。無。與。爾。事。蓋。此。土。之。人。無。有。能。知。其。中。之。秘。奧。者。吾。告。爾。者。已。足。即。據。我。所。言。者。辨。之。爲。事。甚。易。也。

露。莎。起。立。曰。信。然。爲。事。至。易。我。知。爾。不。特。欲。我。爲。爾。覓。此。寶。物。並。欲。我。探。得。此。婦。人。之。終。局。何。如。其。名。亦。爲。史。丹。史。兌。爾。耶。抑。彼。嘗。嫁。何。人。茂。勒。作。獐。狀。曰。其。名。非。史。丹。史。兌。爾。然。彼。如。何。自。稱。我。亦。未。從。得。知。爾。但。用。爾。力。究。之。彼。當。有。一。兒。蓋。我。嘗。見。彼。

借一兒於車中噫吾母須告爾以此爾智者當能知之爾但窮究此婦人若其果有一兒也則踪跡此兒其至要之事則踪跡珍寶得之則納諸吾手

第十一章

雪兒曰吾不信世界有美於此屋者奇爾史曰然耶我亦深躓爾意然幽美若此而爲吾有似殊不值第不久且有一婦人來爲此屋之后以彼婦人而主此屋始足相稱耳言時置一手於雪兒之肩舉目視窗外見外間無垠之景色盡浴於五月陽光中女娃舉莊肅之目仰視奇爾史曰君言此屋之后殆謂密司卡地烏耶彼將作此可愛之屋之后耶

奇爾史銅色之面微頰曰吾愛人信如爾言也蓋密司卡地烏將爲我之妻我之妻卽我家庭中之后凡我之所有彼皆得爲之主若亦躓吾言否我意謂天下無有較彼爲勝之人矣雪兒徐徐答曰我謂密司卡地烏之貌固極可愛然我恐渠居此後

將嫌寂寥。我知彼不喜鄉村冷漠。彼若居村居。則將失去其無限之友朋。奇爾史笑撫其髮曰。凡女子之性情。至堪怪異。若女郎愛一男子。則盡捐其從前所喜樂之事。亦不甚惜。

雪兒率直言曰。我意密司卡地。烏必非如此者。奇爾史愕然詫視之。徐言曰。然彼固如是者也。其性情之美。有如其面。穉子爾其勿作此謬想。且我亦非欲彼。因我而捐棄其交游之事。吾等婚事了時。歲中當常來城市。不忍終年幽禁。彼於鄉村寂寞之境也。彼居此後。我將事事順其意。彼即欲屋中人恒滿者。亦可。雪兒曰。此必爲彼所樂。奇爾史曰。彼果樂此。則彼當得之。

言此時。心中思想立易。蓋奇爾史心中恒念結婚。而後伉儷之篤。殆不可以預料。新家庭中之生活。惟彼我二人。滋不願有不速之客。擾居其屋中。今聞雪兒言。心中幻想爲之一變。乃撫雪兒而言曰。異日我等自印度歸時。當能見爾已苗條長成。能助

吾等處理家政矣。爾願爲我后之佐乎。雪兒亟曰：我寧爲君之佐。蓋我未知密司卡地烏果願我之助彼也。否。吾不信彼能喜女娃也。奇爾史樓雪兒於懷，謂彼縱不喜女娃，而此女娃則必爲彼所喜。爾已爲我所有，而格蕾斯與我如一人。爾爲我之女兒，則亦爲吾妻之女兒。穉子乎。我知我等歸時，爾當已預備一切以迎迓我夫婦也。雪兒握奇爾史之手曰：我深願君不赴印度，但願君與我長在此間。一如今日我見事物變易，即覺異常悽苦。奇爾史曰：可憐哉。穉子大凡，吾等皆非喜見異思遷者。有時事變之來，有非人力所能推挽。爾年猶穉，而數經人生變幻之事，固毋怪爾之悲愴。心雖然，雪兒母傷也。異日我等必能安樂於此美麗之屋，其樂何如。必非爾今日意想可及。雪兒曰：若君常伴我，不他去，其樂尤甚。我一思及與君云，離吾中心，即覺痛楚，不可忍。此中常痛，有時痛劇，實不可堪。

言次，顰蹙其眉，若感痛甚深者。奇爾史撫而慰之曰：爾母多念悲愁事，但思吾去不

久而爾則時時須學爲成人之事矣。曰：學君所喜成人之事，歟？曰：然。爾所學者當爲我所喜。我之望於爾者甚摯。吾等此時可往園中一詢花木消息。格蕾斯將於本星期來此省。我也。奇爾史雖爲是言，而本星期格蕾斯竟不一至。次星期亦不至。即更次星期亦不至。久之，雪兒語海倫曰：我不信密司卡地烏亦愛此佳境而來一省之也。麥歇每往邀之，渠必無暇。海倫笑問曰：爾常稱奇爾史曰：麥歇耶？胡爲而有是稱爾時？雪兒方拳坐書室窗下一巨椅中，曰：我初見彼時，即稱以此。阿母及吾嘗居法蘭西，居法蘭西者恒稱上等之人曰：麥歇。吾覺此麥歇之名甚美，故吾見奇爾史來時，我亦稱之曰：麥歇。直至英倫，猶不改吾深喜此稱，似雅麗而易於出口，譯其意則爲先生公貴人，而奇爾史者貴人也。勇士也。雅宜有此稱。吾嘗於書中見有一極溫文爾雅而不信宗教之勇士。我意麥歇亦如是也。非耶？

海倫曰：爾言良然。奇爾史年少而能深思善慮，沉靜以處事，莊穆溫婉以處人，乃我

生平所未經見。我滋難一見。嫁彼之女子爲何如人。我意此女子亦一完善無疵之白璧也。海倫自念如此善人。實未經見。宜其得賢淑之女子以爲耦。雪兒已知其意。答曰。我思麥歇宜匹天下至好之女郎。彼以爲無人能勝於其一家之皇后。密司卡地烏然我觀密司卡地烏殊不盡其力以令麥歇歡。麥歇百般設法以娛密司密司。安然處之。絕不一計。麥歇之勞。麥歇欲其來。此彼不來。麥歇因此而不樂。嗟夫。吾深願其能來。少減麥歇之不歡也。我每見麥歇不歡。輒覺傷痛。言時復露悽楚。色海倫以柔婉之目視而奇之。二人相處者已數星期。海倫見雪兒年雖穉幼而知識感覺乃如成人。在他穉子則方酣眠嬉戲。索食出游外無所知也。海倫審此女娃異常愛之。益摯。海倫自來此門。特拜邸。後覺大異於往日之家庭。昔日所需往往不足而受束縛不得自如。今則百無所闕。復有此雛年之良伴。其喜快可知。其兄洛勃嘗謂將與海倫絕。其干繫海倫。實憂之。蓋海倫凡遇不和之事。輒憂戚不快。然從此得脫。

洛勃之壓制不聞其狺狺之聲亦大安適事又常自念恃我之力以求自立不倚恃於其兄當亦非悖理之舉以是心乃少慰至奇爾史家後覺事事皆愜心即奇爾史之遇海倫亦至恭謹有禮使洛勃見之將謂如此尊重婦人無乃過甚蓋其意謂男尊女賤男子不宜尊重婦人也

海倫又常思奇爾史娶妻後其家將仍得安靜如故乎抑將有更變乎繼又思彼二人成婚後將至印度距歸期尚遠此着可亟亟慮之也彼夫婦至印度後則但有雪兒與海倫二人二人相處固甚樂事也海倫心中尚有一事足憂者則海倫去家而後留其姊馬利恩一人朝夕與其嚴刻無情之兄相對也第觀馬利恩至近所寄之函亦并未言有苦且力喻彼德國女郎之美德國女郎即作客於史丹史兌爾家者也

雪兒與海倫娓娓談時此函方展置海倫之衣裾上函曰「密司茂勒之爲人大足

生人愛悅其貌甚美。或可稱之曰：「艷性復柔婉。」愛人對於他人或事物似皆極關意。渠誠爲我之良伴。我家居無有不歡之時也。吾至願爾得奇爾史之許諾。偕爾之女娃返家。一視我之伴侶。」自門特拜至。司托雷爲程。雖遙然以汽車駛行。瞬息可達。數星期後。海倫遂以此意請諸奇爾史。奇爾史立允之。笑答曰：「是日我當詣城爾等。但往可也。可乘汽車行。飯後即去。若姊果喜客而以茶見待者。則爾等不妨受之。至夜涼而後歸也。」雪兒問海倫曰：「嬾嬾之姊必在家耶？」海倫曰：「渠必在家。炎暑如此。渠必啜茗於園中。吾家之園雖大如手帕。然有樹陰。花氣。通風較屋內佳也。」

下午海倫果偕雪兒往訪其姊。雪兒見後。罔果較屋內爲佳。蓋屋小而堆積陳設之物至多。園者其小不及屋之半。而細草平鋪青翠。映日花畦三四整整。可觀。復有較大之花樹一二株。馬利恩乃邀其嘉客圍坐。啜茗於花底。涼風習習。煩熱盡消。密司馬利恩愛小兒不如海倫之擊獨對一年長之女郎。則備極親切。

女郎之來較海倫雪兒畧後馬利恩即紹介之曰此卽密司茂勒又謂密司茂勒曰吾妹適與此小密司蟠奈脫乘車同來又笑曰吾見彼等駕駛汽車甚速我深爲之抱憂且汽臭中人作惡也女郎以碧澄之美目笑視雪兒曰此卽密司馬利恩向所語我之雪兒耶雪兒之名乃我所素喜者言已伸其玉雪之手雪兒亦出小手握之時海倫方與其姊低談雪兒輕語露莎曰吾深喜爾吾見爾目乃憶及一母忘我」花。

露莎曰妙哉此言穉子年弱何亦善諛也雖然我甯受穉子之諛不願受大人之頌爾言或非諛我或出由而衷也雪兒覺露莎語言中微挾異國音聲至悅耳答曰吾不深知諛字作何解第我言果出自至衷殊非妄語即麥歎亦從不作虛言也露莎曰麥歎耶麥歎爲誰雪兒笑曰我之監護人也言已立見愁色曰娘死時以我托諸麥歎使彼撫育我故我實爲麥歎之小女兒也君明吾言否露莎曰容我試思之吾

意爾或居爾監護人之家乎與彼夫婦同居乎曰彼未有妻然密司卡地烏將妻之矣。

露莎如有所觸曰密司卡地烏耶……是即密斯格蕾斯卡地烏耶雪兒頷首露莎曰我嘗見之顧我殊不意……言至此即止髣髴中猶憶密司卡地烏與茂勒抵掌作深談時情狀密司卡地烏……茂勒……此雪兒之監護人……此三人者果有相連之關係乎此次茂勒所作者果爲何戲思至此乃不知所言

雪兒靜坐默然觀之竊歎其容之美時海倫姊妹猶自低聲急語作深談馬利恩面色忽赤忽白如潮汐之來去海倫微作不安狀已乃低聲作強音曰馬利恩吾已知爾意前此乃不之覺今知之矣然此類相肖特偶然之事若奇爾史非與其家有素者亦決不爲其撫育之人以我思之奇爾史當能盡知其母家之歷史及其母家之人我謂彼之酷肖……

馬利恩急曰。是必爲偶合之事。我不知何物使吾忽憶及丁尼。雖然自我一見雪兒之時。不禁愕然大駭。以其容大似吾丁尼幼時也。海倫尙未答。一男子自屋中出。男子者醫生貝奈爾也。趨前與諸人爲禮。旣與衆握手。就坐於兩老女之間。雪兒低語露莎曰。吾深喜此偉男子。其人偉而健。兩目大肖麥歇。我謂此種目光誠摯而有威。又似能直入人心。

露莎聞雪兒言。微有異色。矯爲笑容。以揜之。雪兒之描寫貝奈爾之目。乃細緻入微。貝奈爾常視露莎灼灼目光中。似情深而意摯。能直抵露莎之心。坎能振露莎如睡之心。奮然興起。能使露莎冰雪之心。漸生溫熱之情。愫貝奈爾每近己時。寸心輒突。不可自制。心房躍時。目中即呈柔婉之態。不可自揜。有時自笑。其痴然情發乎中。不可已也。

時數人環坐花陰下。娓娓長談。露莎自念此輩皆誠厚善人。而我則來此行。惡人不

我知撫心自問。以我一惡人而處衆善之中。有如毒蛇惡蠍。念及此大愧欲死。又見貝奈爾。藹藹目光。竊以之自較。皇愧益甚。自計身爲惡奴之傀儡。日久漸染於惡。彼人權力無窮。將胡以自拔。雪兒以小手握己手時。自覺吾手污而竟玷辱清淨之兒矣。

又聞貝奈爾笑語聲。則自念以彼謹愿君子。殊不宜向我陰險婦人。語舉我一身之價值。實不足當彼等之一髮。嗟嗟。清白可貴而我則形穢矣。時六時海倫與雪兒別衆人歸。露莎與貝奈爾分倚於門之左右。目送汽車之行。風馳電閃。瞬息已沒於山眉之間。倚門而送之。二人默爾有頃。貝奈爾忽謂露莎曰。此小女娃愛姑娘特甚。言時音吐溫。和露莎微駭之。貝奈爾之言。憂爾而出。知必有異。而中心至懼。自念我萬惡之身。何足當彼人青睞。因而惴惴自懼。乃回身向內。強笑曰。愛我耶。否也。語時力避貝奈爾之目。摘取橫枝之一葉。以自遣。曰。吾非善博兒童之愛者。小兒與我固

絕無因緣也。言次強作歡容向屋中行見貝奈爾忽露不安之色覩此益覺心如刀剜雖強爲笑容而淚珠實逆流入腹也。

第十二章

時則露莎詢問曰彼已死耶馬利恩曰吾尙未能確定語次環顧室中如有所偵乃低抑其聲曰渠去吾家時吾兄怒極不可名狀厥後乃禁吾等勿復言及露莎若無事徐徐言曰吾乃不解彼胡爲去家他適露莎習於矯且有特異之耐性故言之若甚從容馬利恩無從知其方誘已言也。

露莎曰君輩所稱爲丁尼者卽君等至幼之妹乎馬利恩聲略顫曰良然此至幼之妹以彼較我二人則直一嬰耳柔婉可愛令人見之生憐惟與吾二人則絕相背異我二人安靜澹泊彼則殊跳蕩恒思出遊與世人相見天乎其容色之美至足動人憐愛也。

露莎仍爲平靜無事之聲問曰彼已字人耶馬利恩聲益微曰洛勃果知我告爾以此種種必狂怒不可遏彼屢言之吾等此後勿得復言丁尼二字露莎笑曰如此母乃大異曷爲而禁人言之且爾曷爲視爾兄之言如法律如格言勿敢違其半字豈兄命必從乎是爲何種之典訓似未經前聞也馬利恩聞言似駭然低呼曰噫洛勃實爲吾輩之賢兄我等自問宜順其意也丁尼之絕其家人而與人同奔時吾兄怒極謂吾家不當有此玷辱家聲之女子嗣後遂禁吾輩道及丁尼至於與丁尼私奔之人爲誰吾輩不知之將永永不知之意者當爲一種行險之人……

露莎曰君輩阿兄乃不窮究偕之私奔者之爲誰耶以我意度之爾時令妹當尙在女郎之年也馬利恩微笑曰信然其時年甫十八容光至美兩目清澄似其一身精靈悉集於此髮黑如堆鴉其面則潔澤而白大類！大類！言至是俯而前置一手於露莎膝上曰君亦知我見雪兒而憶及吾妹丁尼否蓋雪兒之狀酷肖丁尼兒時

露莎曰。謂雪兒。蟠奈脫肖。丁尼兒時。耶密司海倫亦覺之。否曰。海倫之能憶丁尼。不
如我之審我。以吾意告彼時。彼亦深然之。特渠以爲是。乃偶然肖合之事耳。吾見雪
兒行。而向我笑。伸其手時。吾心中駭然。幾自疑其爲幻想。所致丁尼幼時。亦嘗居此
屋。其容貌舉止。無殊於雪兒。故我見雪兒。乃大類前事。竟致幻成此象。露莎聞至此
亦覺疑團。雜至其靈悟。絕倫之腦運動。不已。問曰。第此兒與令妹。果有何繫屬。奇爾
史能盡知此兒之家世否。我意此兒或爲奇爾史戚屬耳。

馬利恩曰。海倫絕未聞及此兒之家世。事渠告我。謂奇爾史。但言雪兒爲其撫護之
兒。彼負完全之責而已。他無所言也。時露莎腦中思想相繼。而生詢曰。君知令妹嘗
育兒否。曰。自其去後。我輩一無所知。育兒與否。更非吾輩所能悉。當其識彼男子之
時。渠方與友同居於倫敦。其中底蘊。亦非吾人所悉。自倫敦歸家時。乃大變恒狀。心
中若有無限不可告人之事。寢食均不安貼。愁怨中。又若有極樂之意味。一日吾與

海倫省友歸見渠留一緘於家函謂彼已往隨其所愛之男子行與吾輩永別云云馬利恩言至是嗚咽不成聲觸念手足之情悲傷至矣露莎曰君等知此男子之姓名也否馬利恩忽引直其體如有所聽曰我輩雖不詳知其人第以我思之此人必非英人也無疑蓋丁尼嘗告我輩謂與一異國紳士邂逅又言此紳士爲波蘭人名曰希蔑脫吾思此名大似德國人之姓氏不類波蘭人也露莎似絕不注意馬利恩末後之數語曰異國人耶而君妹遂與此異國人者遠適異國耶

馬利恩曰我輩意固如是渠去不久嘗以明信片寄歸謂狀頗安樂其署名則爲丁尼希蔑脫顧地址則烏有但歷接其信片迄無一定條彼似將環遊此歐羅巴洲也又不久而函片亦絕於是了不復聞其後來消息矣露莎曰令兄乃不復跡之耶

馬利恩心中悲極聲音帶顫曰吾兄僅有一次厲書與彼以彼嘗有一次以其地址

示吾輩並自道其違理之舉。當大傷吾輩之心。乃乞吾輩能否恕其罪也。其居址爲巴黎。然不久卽他徙。洛勃不容我姊妹致函與丁尼。惟彼自爲之。其書謂渠將永不能赦宥丁尼之罪。自此函發後。丁尼遂絕跡不通音問。吾輩亦無從知其究竟。爲存爲亡。並不可得而知矣。

露莎雖聞馬利恩之言。然殊不了了。蓋中心別有所屬。似聞一男子深沉之音言曰：「彼嘗與我同謀作事。」噫。丁尼與此自稱爲茂勒之人。果同謀作何事耶。若丁尼信已死。則茂勒所渴欲根究之珍寶。今又何在。意者此酷肖丁尼之雪兒與丁尼。果有非常之係屬。而非他人所能夢想者乎。

方馬利恩纍纍述其妹氏過去歷史時。露莎則深思籌慮。最後乃自策曰。我之思想其爲幻想乎。雖然。此中當非無故。吾當探本追源而窮究其故。我當偵知彼珍寶何在。若茂勒必欲得之者。則我當爲取之時。則露莎別馬利恩而出。在己寢室中念及。

頃者種種之事不覺臨鏡顧影微聳玉肩且嫣然一笑意頗自得自謂我固久歷斯道者非新出巢之雛禽也奈何因此區區一美貌之醫生炯炯視我遂喪吾志沮吾氣而遽棄前功耶奈何坐失此絕佳之機會耶噫露莎茂勒盍振爾氣自須勇往直前爲人生建立事業之第一根本若因此纖芥者而墜爾初志甯非蠢人彼男子雖美然與爾固無與也言至此笑容忽斂而盈盈秋水中此際若大失其光彩喉間如有物梗塞矣

少選忽又憤然曰善人云乎哉善人與我何與彼善人自爲善人我仍自爲我耳雖然若我果易吾素志變遷我之境地則我一生樂地盡在一善人之情愛中思至此又似頹然無力嗒然若喪心中默念我豈無復有生人之希望惟我行我素勉力向前耳乃就書桌繕一函封面書曰烏溪門特拜院奇爾史吐萊門公爵轉交密司海倫史丹史兌爾

密司海倫於晨餐時忽接是函讀之殊不可解微蹙其眉曰吾不解密司茂勒此書胡爲者意者彼誤聽余言耶其意似謂我嘗邀彼來此省視雪兒及我顧我何曾言此奇爾史藹然曰密司茂勒爲誰渠來此亦奚不可者我輩宜歡迎之也密司史丹史兌爾乎凡君之友我咸歡迎之

海倫亟曰雖然渠非我友我但於前日僅博一面耳渠與吾兄及姊同居且彼乃一賃屋之客而寄居吾家者耳言次面微赤奇爾史笑曰是殆即雪兒所深喜之女郎乎雪兒嘗語我謂此女郎可親密司邀之來可也或留膳於此或居留一二日亦甚佳事第不審渠能俯允否耳海倫曰君意固大佳寬厚待人如君者殊未可多得然我殊不解密司茂勒奚爲有此誤會我固未嘗邀彼來此也

奇爾史見海倫不安之狀笑慰之曰請毋慮此微論密司茂勒之爲誤會與否我但知極樂其來而已密司不見雪兒之狀乎彼聞其新友將來此兩目灼灼如天際懸

星矣。雪兒欣然曰：誠然。我良喜彼女郎。其目乃如溪畔之母，忘我花其語言，蓋深沉而柔婉。若披亞那琴之中音，我并喜彼醫生。我意醫生亦當喜彼女郎也。

奇爾史起立欲出撫雪兒之柔髮，曰：若喜彼醫生耶？然則彼醫生將奪爾愛我之情矣。雪兒低聲而笑，握奇爾史之手，按之唇吻，問曰：君與他人殊也。如君者，僅一人耳。君爲我至愛之人，他人勿能奪也。言時仰視奇爾史，意良綣綣。奇爾史大喜曰：上帝其相此兒哉。

奇爾史既允露莎之來，海倫遂覆以一函，邀其來門，特拜詞，意良擊露莎讀之大詫。此計成，何容易不覺驚喜，且愧赧自念。我以詭計誘人，而人則以忠誠報我。又聞奇爾史寬厚盡禮，益復撫心自慚。此慚愧之心，終不磨滅。至車站時，又遇貝奈爾。覺此次貝奈爾之禮意，已不如前者之出自至誠。蓋露莎嘗故爲傲慢，以示貝奈爾。意欲使貝奈爾勿屬意於己也。第以此時見貝奈爾，心中大覺痛楚，不知貝奈爾心中之

痛楚亦不下於已。陡念己身亦爲一好女子。斷非窮兇絕惡之人。一時善念之萌。幾欲趨前力握貝奈爾之手。傾己隱衷。一一告之。甚欲貝奈爾挽己之臂。慰以溫語。而已則嚶嚶啜泣。傾倒於其懷中。然瞥眼間。見貝奈爾始終冷漠之容。則一段熱情。復消散都盡矣。

貝奈爾去車站時。自覺悲痛。不可名狀。露莎之聲音笑貌。雖猶縈迴腦際。而心中實大不懌。自思曰。此女郎遇人傲慢。婦女具有此種性情。爲我素所鄙夷。不喜者。然我心中。又時念及之。何也。我初頗覺其與尋常婦女有異。今乃知彼但一靈捷而冷漠無情之女子耳。雖然。此種女子。我宜趨避之。而不遑。而心中。乃不能忽然置之。奚哉。嗟夫。使露莎知貝奈爾有此想。心中當大慰。樂露莎坐火車中時。沿途猶默想貝奈爾之淡漠情狀。久之始能去。諸懷而預計。其至奇爾史家後之計畫。已而竟至其家矣。笑謂海倫曰。奇爾史公爵能容我留宿於此。我殊感其厚意。今渠不在家中。不無

令人快然減歡耳。我至欲親謝之。我身爲異國羈旅之人。能親此貴族巨邸。其榮幸爲何如。且又得其主人之允而留宿也。其樂不可想見乎。我以是不能不深感君前日之邀我也。

海倫絞其腦力。終不能憶想有邀密司茂勒至此之言。且亦未嘗有類此之語。露莎旣與海倫酬應畢。即轉而向雪兒。雪兒方以清澄之目凝視此新來之客。曰。我深喜君來。我欲見爾之心良切也。但惜爾不能見麥歇耳。蓋彼方往倫敦預備其婚事。其結婚之事近在數禮拜中。我願爾亦喜吾麥歇也。露莎深自慶其良心之一部尙能於第一次相見時引動此小兒見好之心。因溫語答曰。我自信必能如爾言。第我之來此。非欲省視奇爾史也。吾常思與爾及密司海倫一面作竟日之談。爾當指示我以此華屋內之園圃花木。雪兒曰。能許我示爾以我一己所盡有之物否。言時聲頗切。露莎曰。佳。可引至園中。爾所喜之處。并攜吾入爾室。如此方足表示眞友之情也。

雪兒大樂。面微赤。海倫亦似深喜。露莎之能致雪兒樂。獨露莎自審不無愧赧耳。自思曰。我今既至此。必了之始已。吾跋涉長途。將抵吾目的之點。安可將成而棄之。思時力齧齒根。

已而雪兒與露莎遂同坐薔薇花架下。海倫獨坐石台上。作女紅。以自遣。竊思密司露莎對於雪兒一小女娃耳。而乃如是眷眷有情。若此溫柔熨貼之女。耶實所罕見。雪兒之心。穉子之心。耳心喜其人。則深信之不復有所疑。更不知世情之奸險。乃含淚於目。出震顛之聲。以亡母慘死之歷史。一一告之露莎。且曰。一極巨極可怖黑色之摩托車。衝吾母女。車行絕速。阿母與我手足無措。不能讓避。爾時我母女方乘一小驢車中。惟互相緊抱。摩托車觸吾等之車後。我乃昏然無所知。甦時乃自覺立於飛塵迷濛中。阿母已臥於地面。白如紙。寂然不動。是時麥歇乃來見助矣。

露莎曰。黑車中之人。何如彼亦助爾等乎。其人何似。露莎言時氣頓促。雪兒曰。是人。

乃不一援手。彼駛車急去。自後遂不復見之。是人體偉碩。面陰黑。而可懼。彼向吾視時。吾覺大駭。露莎聽至。是復憶茂勒之言。曰：「彼嘗與我同謀。然我尙未確知其已死否。」意者雪兒之母。卽茂勒所言之婦人耶。復設言力誘雪兒。之語。雪兒乃告以其母臨命時之事。

雪兒言畧停。露莎問曰：「此外遂無一人照拂爾耶。」雪兒曰：「除麥歇外。不復有第二人矣。」露莎曰：「我意爾或有戚族居於他處。歟。或有友歟。我意必不祇爾母女二人。子然相對。爾父之死。距母死已遠乎。」露莎問時。聲至和婉。雪兒乃以首枕其肩而嘆曰：「我不自信有戚族。而友朋則有之。若麥歇。若密司海倫。若爾。皆吾友也。阿母與我。可謂爲絕無戚屬。我思吾父之遇。吾母必不甚善。蓋我每問及父時。阿母輒痛哭。並囑永勿更言之。我遂不更問。故父死於何時。我亦無從知之也。」

露莎心大動。惻然曰：「可憐蟲哉。然此惻隱之心。不過須臾之萌動。瞬息即滅。決計欲

完已之功則亦不計雪兒之可憐與否復問曰吾愛乎爾母當有所遺其所遺之物或足使爾等舊日之友朋戚屬見之而識爾母女手飾胸針之屬果亦無之耶爾母未嘗遺爾以此類之物耶雪兒曰有之有金製之胸針二並有一金製之小匣內藏我兒時之髮更有奇珍數事此外不復有他物矣

露莎心大躍知端緒在是然言語仍平靜不露曰爾謂奇珍者何也曰其物本非稱曰奇珍乃我加以是名耳阿母與吾恒以美名錫物而此物之美大類言神怪故事之書中所言者阿母生時藏之甚秘守之甚慎謂將來我將承襲此物渠於將死之時以此物托諸麥歇函此物者乃一象牙之匣露莎曰有是哉吾願一觀爲快也凡奇珍異寶乃我所素愛據爾所言似大異凡品雪兒曰信也此物洵非凡品其巨無倫嵌於中者有大翡翠一枚露莎聞此幾躍起顧猶極力自持

雪兒曰我本欲示爾第麥歇謂此爲貴物貯之家中殊不安故已寄存於銀行矣露

莎作譏刺之冷音曰麥歇誠智者奇珍固宜慎藏不露盜賊之技智至強非人所及料况珍貴如此物者脫爲盜賊見必以爲值得一試也雪兒曰麥歇嘗言若將此物售去所得之價必甚鉅金錢堆積可滿一室而我則且成爲富人矣然麥歇不願售之謂須待我長成後憑我自作主張或售或留一如我志我自計當售去之轉瞬可成爲富人以我所有之一部分予麥歇蓋我之愛麥歇實勝於愛天下之無論誰人願以我過半之財產分與之我售彼珍寶後當亦分與爾及密司海倫是數人者均我所摯愛深喜者也

露莎自思曰信矣此珍寶者必爲眞品我所爲者幸不屬於虛而此兒亦必爲史丹史兌爾幼妹之兒今最後之問題乃施用我何種手續始能取得是物也是夜露莎之惡性與良性戰甚劇良久惡性勝而良性北良性遂消聲匿跡完全消滅主持其心者惟彼無所不至之惡性耳翌日露莎於車站候車時發一電至倫敦其文曰汗

爾門、茂勒、爾所欲者、已知之。惟尙未完、全得手。此物在銀行中、爲奇爾、史吐、萊門、所領護之兒、雪兒之產業。其母已死、露莎上。

第十三章

一男子問曰：爾胡爲與彼、豎子訂有婚約。此事以我視之、實至奇異、不可解。以奇爾、史吐、萊門與卿相較、彼直一豎子耳。卿尙能諱乎。女子曰：君言屬實。我亦非欲諱之。我信已與彼有婚約、行將於五星期後成婚矣。

時茂勒坐巨椅中、俯而前。格蕾斯與之相對坐。茂勒置一手於格蕾斯手上。其作此舉時、似頗不經意。問曰：信如是乎。格蕾斯面微赤、急縮其手曰：信如是。我方整備嫁衣裳也。言時、語音殊無羞愧意。茂勒曰：噫、卿之嫁衣裳、耶。語時、以深黑之目注視格蕾斯。似將評鑑格蕾斯之品貌。又曰：人恒謂我爲善於評審婦女之衣飾者。我或能爲卿效微勞也。

是日爲六月某日之下午二人聚語於卡地烏家之客室中格蕾斯斜倚於軟榻此種姿態乃格蕾斯素所自喜者是日格蕾斯衣灰藍色之紗服衣色與眸色相輝映且衣適稱其纖體益形斌媚

二人對坐至近茂勒凝視格蕾斯飽餐秀色脣吻間微帶笑容此笑容若自喜其得意又似笑他人之愚駭者格蕾斯昂然伸直其體作強笑微睨茂勒目光中又若有摯切意曰我本喜自擇衣飾而毋勞他人君不可謂我此時裝服之不入時也茂勒上下端詳格蕾斯之體安然答曰卿誠愛好天然然我欲爲卿指其迷而摘其誤以卿嬌艷之姿色而甘自棄此身與一軍人爲耦母乃大不值得且嫁彼人後將永處村中如良劍之藏於匣即此便足湮沒美人之一生矣卿胡爲而甘自暴棄至於此乎

語至此威嚴之氣盡斂遽露溫婉之容復俯身向前置其手於格蕾斯玉腕上不復

退縮格蕾斯曰此儂一身事也言時語音似不能自制目中強定堅毅之色亦失茂勒微捺格蕾斯之手作溫和之語調曰卿或不欺我將謂心愛彼人乎我揣卿意似非愛之者特涎其富貴耳嗟夫天下如許不滿意之夫婦皆爲金錢利祿所搬弄純粹之愛情者必勿容有此類魔物在其中卿果愛其人乎願明以告我

格蕾斯若有所動乎中不覺舉首向茂勒直視其灼灼之目嫣然答曰我不自信我已知情愛之事我覺人之心思實一可疑之物也茂勒退其身倚於椅背注視格蕾斯微赤之面似作謔語曰第彼富有金錢而貴有爵號足使卿心無搖惑乎誠然我亦良躉汝意特美好如卿聰明如卿似不宜惑此無知之豎子當嫁一夫可以爲爾主并可爲爾奴者耳

格蕾斯忽起立意似大樂此諛詞之來呼曰信耶茂勒意大樂知己中其覈要矣格蕾斯曰我果須嫁一可爲我主之男子耶甚善我亦滋欲覓得此能主我之男子也

茂勒亦起立。故爲夷靜無事之容。曰：卿果有意於斯，則可勿勞遠覓。我欲得卿，凡我所欲得者，必得之。而後已。卿宜速毀奇爾史之婚約，爲佳格蕾斯。至此頓憶奇爾史勇武誠懇之容，並其向已求婚時懇懃之意。此情此景，似猶未忘懷。然試以之與茂勒一較，則奇爾史之勳己心，實不如茂勒似茂勒之視我較之奇爾史重也。

乃笑而却立避之。雖作是態，顧心中實覺樂甚。似有冷水循其神經，而過其疾。若電笑語曰：婚期已定，婚衣亦已製。君所言者似謬誤也。茂勒曰：否。我言良不欺。婚姻爲人生至鉅之事，卿甯不知旣成夫婦，則欲悔無從安可。因婚期已定，婚衣已製之區區小事，遂甘擲此身。且婚期雖定，而爾我可於彼婚期之前行我之婚禮。婚衣雖製而即衣之，以爲我輩婚禮之需，奚不可者。盍往付其值。吾於此事殊不忌諱。卿宜以此愚奇爾史，我與彼有怨，我所負彼者，尙未能償之。若能假卿手而少加以酬報，亦大佳事。

格蕾斯曰。爾二人果何仇怨。曰。今可暫置。勿論卿所宜知者。乃我深欲以一握之灰塵納諸其人之口。若爾能具此隻手。則事無有更勝於此者矣。格蕾斯曰。願……：……茂勒疾止之。曰。汝試聽吾言語時。挽格蕾斯之兩手力握之。格蕾斯覺大痛。茂勒又強移其視線對己。言曰。我能深知爾如見爾之肺肝。我非勇武。愚直如爾所尊敬之未婚夫。我不妨實向爾言之。

少選。又曰。世間不乏賢淑有德之婦人。第如爾者。實非其中之一。爾雖非賢淑有德。而與我爲偶。則至適合我之向爾求婚。非如一般世俗之短氣男子。跪倒革履之下。而語所愛之女子曰。「卿如安琪兒。我自見卿後。夢魂顛倒。我二人實三生石上。曾訂鴛盟者。卿其允爲我妻乎。凡卿之所欲。我靡不從之。雖爲卿而犧牲我之一生。亦非所恤。我甘爲卿之奴也。」此種卑劣之語言。非我吻所能吐。我今但告卿曰。我願妻爾。如是一語而已。格蕾斯曰。雖然……言次。振轉其手。欲脫茂勒之掌握。顧茂勒持

之益力如棉布受鐵鉗所持若不聞格蕾斯之語言曰我知之爾之願嫁此吐萊門者無非利其富而思作貴族夫人於社會交際場上據一高重之地雖然此茈茈者便足動而心耶使而嫁我事事從我之言則爾來日之富將有萬倍於彼人者且不獨爲貴族夫人將自稱曰女王矣如此足滿爾之慾望否曰儂殊不解君非爲赫爾茂勒耳

茂勒曰赫爾茂勒者乃我在此地暫時假借之名我之眞名及我之稱號本一極特異者爾聞之或且甚駭我之妻可自稱爲女王若事事能如吾預計則我之富且無敵言至此遽釋格蕾斯之手而按兩手於其肩曰今我所欲得而妻之者爾也格蕾斯此時乃忽欲脫於此人言曰謝君見賜之盛然我身已爲他男子所束縛君何能……茂勒夷然笑曰我何能耶言時且俯而力親格蕾斯之頰曰汝謂我何能者嗟夫我可愛之女郎乎我已爲爾主矣且我之爲爾主想亦爾所至願者也

格蕾斯方欲脫其手。顧已爲茂勒摟於懷中。復親之數四。格蕾斯神經大動。半似懾於其威。茂勒力强摟格蕾斯於懷。時格蕾斯不復能一動。旣忽釋之。格蕾斯乃氣促而喘。而茂勒之狀則大有得色。曰：卿果與我合力而爲不難踐。此世界於足底。今我等但輕輕處。此吐萊門恐一舉手之勞。已能使吐萊門如負重。創呻吟求死。爾第從予言。餘事我自能了。今可更親我吻。

格蕾斯舉首仰視茂勒之面。甚久。已乃忽如野獸撲人。突抱茂勒之項。茂勒於歸途自念曰：今可任我所欲爲矣。我知彼必堅持其舌。非我囑彼決勿敢言。已如我掌上傀儡矣。我嘗作種種計畫。此婦人實爲吾至需要者。且又能假之以搬弄吐萊門。亦正史中之一趣事。若露莎不償乃公事。則我更能設法使吐萊門傾其碩囊。彼人不知果已死。未歸後見桌上有淡紅信封一。電報也。啓視之下。署名爲露莎。讀已冷然微笑。曰：今幸運已高。臨吾頂不惜以巨堆之幸福賜吾。此吐萊門所作之事宜付代。

價。此。代。價。必。致。彼。不。能。堪。然。尙。未。足。以。樂。我。彼。呻。吟。乞。饒。時。尙。未。足。快。吾。意。以。彼。所。爲。宜。有。是。報。

第十四章

奇爾史方坐書室中作書桌上文件堆積如秋雲亂疊乃其受產事及結婚事之文件也。桌之右置一婚禮草案奇爾史見之而微笑自計不數星期後美若天仙之格蕾斯將爲我妻矣。雖有若何大故亦不能分隔吾二人有之惟死之一字耳。思至是而大樂奇爾史作書時頻舉其首遊目四矚設種種之幻想悠然神往預念將來此書室之中將生幾許愉樂又似見此可愛之家庭中無一室不有格蕾斯之影象見格蕾斯欸客於客室中慇懃誠摯來客咸有歡意。

宴客時格蕾斯復坐於桌首奇爾史在書室中時格蕾斯亦坐其側助之治事凡奇爾史之事皆視爲至有興趣凡奇爾史之思想志願格蕾斯悉與共之奇爾史以愛

格蕾斯故乃推其愛及於天下之婦人。覺凡屬婦人皆可愛。第其可愛終不及格蕾斯之篤耳。竊念格蕾斯美麗之容華中另含蓄一不可以言語形容之精靈。其所以平居落落者乃亦一種美人風韻。適足以見其稟性高潔。雖意中人不恒賜以調笑。又念格蕾斯不愛孺子者或因性妒。恐孺子將分我愛彼之情也。

且夫天下之善妒者必富於情。格蕾斯果多情人哉。奇爾史之見解如是。善其人者雖見其惡亦善之。思潮翻湧狂流若此。忽蘧然如夢覺。乃作長吁。抽取一巨卷紙。決意集其全神治事。非至茶畢後與雪兒同步園中。時不復念格蕾斯。蓋奇爾史每日茶畢必携雪兒之小手慢步園中。披花拂柳。逐蝶尋鶯。探蜂窠。問芳信。已視爲日常之功課矣。而雪兒每遇一事一物必發奇想。作破天荒之奇語。奇爾史非特悅聞之。且因此而日益愛悅之。

正欲聚精會神治理其文稿時。不期又思曰。雪兒誠一可愛之小精靈哉。其思想之

善一如其團團小面之美好。思至是書室之門突啓。密司海倫匆匆入。色枯白。有惶遽狀。目中亦露駭容。旋轉其身。四矚室中。不暇乞。奇爾史之怒其猝然而入。疾問曰：雪兒在此否？君曾見之否？奇爾史大詫曰：見雪兒乎？未也。密司何有此問？密司海倫氣咻咻然。詫且喘曰：吾徧覓之。不得故來。瀆及君子平日此時。吾等恒共坐園中。蓋溪旁柳下。實避炎佳境。我執卷自遣。渠則學作。如紅今日午飯後。渠即挾女紅泥童出。我尙須作函。事畢出至園中。則渠已不在。是嗟夫。奇爾史先生渠奈何不在此間？奇爾史見密司海倫驚訝之容。爲之大惑不解。奇爾史則柔聲曰：雖然。密司何事驚皇？至是彼或嬉戲園中僻處耳。且我等初未嘗禁彼之必處於某地。即嬉戲他所。亦意中事耳。密司海倫曰：誠未嘗禁彼他往。君尙未全明吾言。若我但不見彼於溪旁之夏屋者。當必勿來擾瀆。君子我等已徧覓全屋。不見踪影。言至此。聲顫。震淚蒙其目。奇爾史始異之。推椅起立。呼曰：密司史丹史。兌爾何謂我謂雪兒必在。

屋中或園中之何處卽或已外出巷中或公園內亦必無傷我敢決其無恙海倫曰我初亦以此自慰惟此時心中則滋覺惶急亦不自知出於何故但覺皇急萬分耳奇爾史莞爾而笑謂密司海倫必因多讀小說以小說中事而推想及真乃出而囑令僕從園夫等覓雪兒已亦躬自探覓徧走屋內園中渺不可得則亦漸呈憂色奇爾史之園實爲一清幽雅秀之地際此夏日景色益美妙無倫溪水淙淙清冷入耳微風弄樹瑟瑟作響雖有炎陽第一經樹葉覆蔭空氣中熱度遂弗得增高清涼如季春孟夏之交細草叢茸中間有紅栗色之牛眼菊雜出毋忘我花則俛首與清流接吻黃色之展翅菖蒲聚羣并生於溪岸和風飄拂中挾有草青花馥之氣小鳥狎人跳躍枝頭草地上啁啾弄舌獨夏屋之內則寂然無所聞有冷寞蕭條氣象奇爾史與海倫立其中四察屋內見此淒寂之景中心爲之堅冷屋中爲一桌桌上

一書卽密司海倫所欲課雪兒讀者也椅上有垂其手足木坐不動者乃與雪兒共

憂樂之泥人三四其側爲雪兒之手套海倫取視之哀聲曰君第觀之此兒於茶畢後恒喜植花剪葉我嘗囑渠勿忘携手套渠今日至此固未嘗忘之也吾二人計議今日將進茗於此蓋雪兒深愛此間清靜渠謂進茶於此大類山游倦食詎知今日彼竟不能在此享之耶言已坐泥童側而悲泣

奇爾史心亦大動置一手於海倫肩曰密司其聽我言毋自傷痛雪兒或獨入林中而忘時之已晚彼之不見必自有故在近代之流民已無擄掠穉子之事且此間左右之人無有不識雪兒者也海倫以濕帕拭目嗚咽曰然彼等敬且愛之以如此明慧之女郎固宜得人之敬愛言次四矚室中而寒噤

尋復言曰人無有不愛此兒者此兒可愛之處不一彼其富於感情而有慈悲心人無不愛之如骨肉能感人之感居於救貧院中之老貧叟曰拍特列治者昨嘗語我曰此娃長成後必爲當世不可多得之善婦人有能妻之者此男兒當是三生修得

云云奇爾史曰。拍特列治之言信也。來日彼必能爲一賢婦。此男兒幸福良不淺。此時我肩頭重責亦可卸却矣。

密司海倫躍起曰。顧彼此時。又奚在者。我如是皇急。知君必笑我蠢怯。然我心似別具一種感覺。深信彼非在林中。也。即謂彼在林中。彼又何因而往。向者彼固未嘗有是舉。今忽失其踪。吾中心驚皇。實不能遏。嗟夫。可恐極矣。奇爾史力慰之。海倫始少解其憂戚。俄而夕陽斜掛。暮色蒼然。又良久。自黃昏而入夜。依然杳無蹤跡。奇爾史之憂戚亦漸深。而雪兒之蹤影竟全失。遂使奇爾史及海倫不能不大警懼。

府中僕役曾向遠近探問。覆信僉曰。不知。嘻。此杳如黃鶴之娃娃。果何往。意者或爲夏屋之地。吞去耳。有一園丁謂見雪兒。懷泥童向夏屋行。又有一廐童謂於園丁見雪兒後。亦見其採薔薇於園中。自此童見彼後。雪兒遂與其探得之薔薇花俱隱絕。不遺絲毫之端緒。其爲花神所攝乎。村中人聞雪兒失蹤。終夜爲之搜尋於各地。冥

夜之中。時時見燈光出沒。偵騎也。及翌晨歸報。皆廢然。謂無結果。奇爾史親至烏溪。詢探。繼復至小車站。詢之。站長恐雪兒或爲火車載去。而站長及車守咸謂確未見雪兒登車也。

晨餐時。奇爾史與密司海倫愀然相對。奇爾史問海倫曰。雪兒將得何遭遇。將遭若何變故。海倫不能答。亦反以是問之。奇爾史如是幾及千次。若有人或傷此兒。則其所以傷之者爲何故。長日如年。二人皆覺慘然無歡。似度一場噩夢。密司海倫愁絕欲死。奇爾史終日蹙眉。顏色慘白。似增十年。老大一日之間。數語密司海倫曰。此種憂愁令人不可當。若有人能確知其安在。而無恙者。吾等之愁或可少減。此冥冥黑黯中。竟無一線光明乎。

至翌日之晨。此一線光明似至矣。顧此一線光明者。實不能畢照。是中隱秘。徒使此事益黑暗。不可捉摸耳。蓋奇爾史接一函。驗其郵印。乃來自西部之中央郵局者。函

中之文乃打字機所書詞意簡短文曰「若能以此珍寶（卽雪兒呼爲奇珍者）贖返其有權之主則當立遣雪兒歸此珍寶乃爲雪兒之母所盜去者也若願踐此約可於晨郵報之封面登一廣告以雪兒二字爲廣告之冠」

奇爾史自得是匿名之函後往愬之警署及一僱自蘇革蘭場之偵探警署中人及偵探僉力勸奇爾史從權姑試登一廣告如來信所言更觀其後偵探名史禿克士明悟多智人也奇爾史盡以初識雪兒母女之歷史一一告之象牙盒及珍寶事亦傾吐不遺嗣又言曰蟠奈脫夫人以象牙盒托我時再四堅囑謂盒中珍寶是其兒之產業渠囑我使雪兒力避彼男子此男子者殆暗指雪兒之父吾恒作是想顧未知其確否也第以我所確信者則必使雪兒及盒中珍寶必力避此人勿爲所得而此人狡獪特甚蹤尋至此掠雪兒而勒我以珍寶爲之贖若我能使雪兒無恙不致有變者我將置此函於不顧

史秃克士曰。彼作此函之人。又安能使君知此女娃爲安。爲危。渠必使君惴惴不安。而乘機取此珍寶耳。奇爾史曰。果爾。則其人直屬夢想。勿論其爲誰。何必不能得此珍寶。蓋珍寶爲雪兒之物。我殊不願棄之也。偵探曰。此人不得珍寶。必以是兒之生命。恫君以此強暴之人。其計不外如是。彼若能以白刃洞君腹者。彼必爲之無疑。奇爾史遲疑曰。然我不解彼何事。欲甘心於我。以我所自知者。生平實未嘗有一仇家。吾之保護鞠育此女兒者。實緣其畸零無倚。雪兒似無親戚。故舊我亦未嘗一思跡之。而此作函寓我者。爲何人。良非我思想所能及。偵探曰。女兒之父。何如君遇其母時。其母已孀耶。或有夫而秘不告人耶。奇爾史搖首曰。吾不知之。吾從未知之。彼可憐之婦人。死時殆未以其生平之真史跡告我。遂令我茫然莫得其端兆。此事至奇。秘不可測度。而彼人之知我鞠育雪兒。亦意中事耳。

奇爾史從偵探之言。遂登廣告於晨郵報之封面曰。雪兒！願與足下協議。奇珍。

事乞更賜消息！奇爾史。一日復得一函。函曰：「執事左右。足下所言之奇珍。乃我之物。爲彼婦人所盜。彼婦人者。即君所識爲雪兒蟠奈脫之母也。吾不欲面君。能。以。保。險。郵。寄。至。我。則。幸。甚。地。址。但。書。倫。敦。西。南。部。却。而。西。赤。人。街。一。百。五。十。五。號。印。刷。店。可。斯。先。生。轉。交。司。密。司。先。生。收。可。也。遲。至。下。星。期。一。該。物。不。達。吾。手。者。吾。將。遣。雪。兒。赴。其。母。許。須。知。我。爲。一。熱。望。如。狂。之。人。苟。失。望。必。踐。所。言。勿。謂。言。之。不。預。也。」

第十五章

密司馬利恩曰：可憐哉！海倫。吾觀其來書所言。殆有千愁萬苦。環集其身。奇爾史。君。則。亦。與。彼。同。困。愁。城。焦。慮。萬。狀。我。一。爲。之。設。想。輒。覺。悒。悒。不。歡。嗟。夫。此。可。愛。之。秀。麗。女。娃。露。莎。作。不。解。狀。疑。視。其。居。停。主。人。曰。我。良。弗。解。密。司。意。願。雪。兒。無。恙。也。馬。利。恩。亟。答。曰。吾。之。所。悲。者。適。因。此。海。倫。謂。初。時。捉。筆。幾。不。能。文。言。及。此。事。即。覺。悲。痛。不。可。堪。顧。又。覺。必。以。此。事。語。我。渠。謂。雪。兒。忽。爾。失。踪。爲。強。暴。所。掠。而。勒。贖。

語至此。露莎急趨至馬利恩前。俯視彼矮小婦人之面。有狐疑不信之色。問曰。爲強暴所掠。而勒贖耶。曰。然。雪兒已爲強暴掠去。此暴徒何從得掠雪兒。彼等咸不得知。暴徒掠得雪兒後。致書奇爾史。謂奇爾史。苟不以其珍寶來贖雪兒。則將致雪兒於死。言之可駭。乃令人不能信。海倫謂奇爾史。君言暴徒必勿敢爲此。但以危言恫嚇。必不傷雪兒也。露莎衝口呼曰。噫。我知此人必如其言。馬利恩詫問曰。姑娘奚爲有此語。姑娘又安從知此可怖之人之事。露莎急曰。非也。我意但謂強暴之徒。恒無惻隱之心。小人爲不善。固無所不至也。

言時。皇遽萬狀。意緒大亂。顧密司馬利恩。絕不之覺。答曰。海倫亦作是想。渠謂至願奇爾史。舍其珍寶。以全雪兒。渠一思及雪兒將爲惡奴所死。即悲痛欲絕。而奇爾史則深信。警吏必能拘獲此人。以歸雪兒。且深信雪兒必安全無恙。露莎復脫口呼曰。安全無恙耶。噫。密司。盍多告我。以此中始末。此兒失自何時。意者事出未久耶。

密司馬利恩長吁以顫戰之手架鏡于目重讀其妹氏來書書來自今晨第二次郵便讀時緩澀若弗能出諸口露莎默立靜聽懊恨憂戚之色形於面緊鎖雙眉馬利恩既畢讀其函摺疊納封中且言曰密司當已審海倫所言矣雪兒於前星期四失蹤今日已爲星期四若遲至下星期仍不以珍寶予彼人者雪兒將爲所戕

露莎大呼曰噫！否否請母言之語次重步往來室中中心若大震動言曰必勿容有傷於彼我從不留意小兒然此兒可親可愛嬌小若花蕊且曾以欸欸之情與吾親吻也露莎言至末一語感情與語音同流并出馬利恩頗奇之言曰嗟乎渠之與汝親吻初非奇事汝貌絕一時至能動人愛悅宜其易博得一小兒親愛之心無論何人愛爾之心皆至易得

露莎力振兩手曰誠然我誠博得此兒愛我之心矣渠嘗向我自言其愛我之情詎知其有今日嗟夫天平詎知其有今日馬利恩見狀駭然曰密司當母妄念惡景且

必無此種怖人之事也。孰能料此坦白無辜之兒，竟因彼萋萋珍寶之故，遂爲人所劫而成此悲劇。言突止而戰慄，露莎亦顫然。時雖炎暑，而二人感覺如處隆冬。天氣中露莎自語曰：我必竭吾力以拯此不幸之兒。我必爲之尋，又轉向馬利恩曰：密司頃者告我者，迺使我顛倒。我必歸吾室細思之。此時意緒大亂矣。我聞此事，至不能堪，更不忍坐視此兒陷入不幸之境。容我細思之，或可有爲力之地也。言已，別馬利恩而出，疾趨登樓歸己室。

既入室，則左右踟躕自語曰：我乃不計其有此。我乃不計其有此。我知渠欲得珍寶之心，至切乃告以所在，以爲無妨。初不虞其有此險毒之舉。彼果傷此兒，我將立癩。我不能任我之靈魂負此大罪惡也。言次，以首倚窗櫺，引目外望小園之花木，忽憶數日之前，與雪兒共坐綠陰下。雪兒以極和婉之聲語，吾曰：我愛汝。雪兒對露莎之妙目而作此語者，不止一次。今此兒已深入危境矣。

此危境之秘奧。又爲露莎所知。悽然曰。是皆吾罪也。吾爲此人之傀儡。久不能自脫。今日觀其苦此兒。亦無如彼。何雖然。渠爲此毒惡絕人之事。殊非吾夢想所及。嗟夫。上帝其示我以當行之道。以贖吾愆。露莎作是言時。如有應之者。心中突湧現一強有力之男子之容。男子非他。貝那爾醫士是也。露莎苟能傾心吐腹。盡以所苦者告之。貝那爾。貝那爾。或能爲之助歟。茂勒赫爾門智力雖強。貝那爾或有勝於彼者。果爾。則惟有乞援於貝那爾。第此何可者。嗚呼。是胡可者。

默思至是。復慢步室中。躊躇此新生之思想。欲乞貝那爾之援。非吐露此事之真史。莫可。顧露莎何能以此事之真史告之。貝那爾者。露莎知貝那爾一聞其真史。將唾棄己身於不顧。眞賤其爲人矣。將向者一片敬慕嘆美之心。亦從此冰消火滅。微論言情。愛將避之。如蛇蝎。棄之如敝屣耳。貝那爾爲忠厚君子。謹愿誠直。脫不德之卑行。女子恐決非貝那爾所愛。重貝那爾。果知露莎之所爲。將永永擲之於心坎之外。

畢此生亦不復一念之。

露莎此種意念一一湧上心坎木立鏡前與鏡中人四目凝對久之朱霞掩兩頰嗟夫露莎雖偶失其自主之定力而爲僉壬所傀儡第究竟天良未昧且彼向者以爲此心如鐵石將永無男子能動之顧一經貝那爾之灰眸數數睨視後即覺芳心無主情緒驟生夫情愛者純粹天良之花也以光榮燦爛力大無朋之愛情與惡念之魔相搏爲勝爲北殆可無待言即露莎暗自叩於心胡爲見貝那爾後而發生若許情緒亦不自解自知身處危崖之巔覺岸回頭尙可猛省深悔而奪得其固有之幸福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終生悲戚亦成於此一轉念間耳。

日來察貝那爾之意若即若離若頗有鄙夷露莎之心然露莎苟能伸其聖神之心尙可挽回令其向己將告之以其實乎將以我一生之劣史語彼乎則彼且駭我之爲人而避之惟恐不速耳嗟夫嗟夫其奈天何念至此回首不復顧菱花漫步室中

自言曰。非彼人者。我亦必不致欲自爲超拔之女。我自來。殊不自計。吾生善惡之途。非不知自擇。特不以爲意耳。今思之。素日織成之惡績。無一不可恨。盡大西洋之水。能潔吾污乎。嗚呼。茂勒漢爾門者。實吾生之惡神。彼第一事。致我於惡者。卽導我作火里之事。而吾母亦因此事而死。噫。彼實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我猶覩顏服命於彼。一任其指使。搬弄。遂自溺於波濤險惡之苦海。非貝那爾之投我。以一線光明。我寧知自拔也耶。

言時。復行及窻。次止立。外望。葵葉如火。翠草似茵。寥天一碧。淡雲數片。點染其間。宛似圖中景色。雖然。畫圖又何能及此。心中似發聲問曰。若旣自知曷爲不發奮自拔。若固有力。爾力足。與此惡魔戰也。脫不自拔。將永無與貝那爾立足相齊之日。惟畢世卑劣。如茂勒之爲人耳。善惡之途。彰彰明顯於爾前。視爾足踵之向背而定。爾終生之悲榮焉。此數言。若發自其心。聲音宏巨。一若眞能入耳。

嗟夫。露莎愛貝那爾。愛其人而不能自躋於其立足之平線。則愛之又復何益。人不能上達者。必至下沉。爲時愈遠。則其沉益下。蓋無底之惡窟也。露莎寤甘此者。乃呼曰。人之能自決者。當在現在之一剎那間。吾之轉機已屆。亦待決於此一剎那間也。我若往告貝那爾。以吾之實史。茂勒漢爾門將爲我仇。雖誘我以善言。我將永不更爲彼用。我自此乃獨立於世界。無一友朋足爲我助。貝那爾果棄我。而任我伶仃一身者。則漢爾門死。我亦甚易脫。我不與漢爾門爲仇。則漢爾門將死。雪兒而傷奇爾史之心。漢爾門生平言無虛發。雖殘酷絕倫之事。彼亦能爲之。而無斯須慚隱之色。言次而震。若中風寒。恐怖之念。集逼其心。已忽作嚴決之容。毅然無復懼色。天良之心。花已敗。惡魔而高唱凱旋矣。

貝那爾醫生向例。每日下午二時至三時之間。留處家中。接見病者。是日下午。天奇熱溽暑。蒸人不可耐。則移其書桌於臨園之窗前。以受涼風。窗外有園草場一片。場

之中有薔薇之畦在焉。此花畦之中殆已盡羅薔薇類中之諸色自深赤以至於雪白。色色咸備而尤以嬌紅及淡橙者爲鮮艷之最絕似美人俛首微笑欲語不語奇芬欲滴入鼻觀而令人神醉。

貝那爾之園有此名花點綴實足以此自異於鄰舍蓋他家所植非賤種即野花未有純粹名貴如貝那爾所栽之薔薇者也。環伴此花畦者則細草芊芊長可半尺翠綠層層臨風若波爾時貝那爾方讀一醫藥雜誌時舉目笑視窗外之花每視此花時心中即湧現一美人小影頗自怒其心之不專注於所讀之書而遐想彼美彼美人者一堅冷無情之死灰槁木也奈何繫之勿釋。

貝那爾雖作如是想然露莎之影象如堅印腦中不可抹去如是者可數十次正欲竭力自祛此心而室門忽啓侍女進言有一婦人請見貝那爾意謂是其病客之某老嫗來囑曰入之言次推雜誌於桌旁微吁細思此嫗上次之病狀俄而門啓客入。

貝那爾見之驚出意外脫口而呼起立趨前迎之來客非意中所料之病嫗實意中所念念之玉人露莎茂勒也

露莎入室門即止立不更進翠黛輕顰若有無窮愁擾縈於方寸中兩靨倏白倏紅目中有驚懼色遲疑不進貝那爾急趨至其前不暇作寒暄語即言曰今日甚風吹君到此不教蓬華生輝乎露莎益踟躕宛若小女兒初與生人接語羞縮無地絕非一機械百出之惡婦人矣訥訥曰：我之來至爲唐突欲有言告君言時絕不舉其目一睽貝那爾貝那爾審其狀似有不快又見其羞怯愁苦之容已非前此堅冷無情之貌意大憫之思先安之遂爲之移一椅溫聲曰密司茂勒乞坐此徐告僕以見需之事可也姑娘所需者僕能効勞乎露莎自振其手甚力曰妾正欲乞君助我妾之來因有至窘急之事莫知所措意者君能允爲妾一援手乎

貝那爾欲亟安露莎之心答曰有可效力者靡不唯命請見示顛末更圖處之之法

露莎曰言之駭君將更出君意料之外此事斷非尋常之事君聞之將惡我恨我然我何暇計之當必告君語時兩手仍不絕相振垂目力避貝那爾貝那爾知露莎心中必有激動者在乃歸其書案之座徐問曰但試告我以需我之事毋遽疑僕將有厭恨姑娘之心且此言似未爲近理亦甚冤僕也

言已驟然露莎見此笑以爲世界之大有生以來所見之笑當以此時貝那爾之笑爲至和藹有慈善意第仍作絕望之聲答曰我固知君必厭惡我第我不能因君之厭我恨我遂忍而不言我今將告君以一切我不能更有所諱於君君宜知此事之實況也貝那爾疑曰敢問何爲實況曰此我之實情耳我一生事跡之實情耳請君先聽吾語吾今日之來殆因雪兒之故雪兒者奇爾史君之義女也

貝那爾益覺其奇詫不可思議曰雪兒耶即密司海倫史丹史兌爾所領護之兒耶僕與彼究有何瓜葛曰彼已失蹤矣而我能告君以其所在地貝那爾曰姑娘能告

我。以。此。兒。蹤。跡。耶。顧。姑。娘。何。由。知。之。卽。知。之。又。奚。事。必。告。之。僕。露。莎。曰。我。知。君。力。健。而。性。仁。慈。急。欲。得。援。者。舍。君。莫。屬。此。事。急。如。星。火。不。能。更。延。雪。兒。陷。於。危。險。苟。不。速。得。救。則。永。不。得。救。矣。貝。那。爾。笑。曰。君。言。大。類。希。臘。神。話。若。劇。場。上。之。語。僕。良。不。解。且。不。知。何。以。助。姑。娘。此。時。露。莎。如。臨。急。難。幾。於。無。以。自。持。竭。全。力。始。克。自。制。力。握。兩。手。舉。目。視。貝。那。爾。不。已。

少。選。乃。曰。我。試。告。君。我。之。寄。居。密。司。史。丹。史。兌。爾。之。家。乃。受。吾。母。舅。之。遺。吾。母。舅。之。名。曰。漢。爾。門。茂。勒。吾。母。之。從。兄。也。漢。爾。門。茂。勒。乃。其。僞。名。此。間。人。但。知。其。爲。漢。爾。門。茂。勒。固。未。悉。其。真。姓。名。也。渠。遣。我。來。此。欲。我。爲。之。刺。探。一。珍。飾。之。所。在。貝。那。爾。至。是。疑。愈。深。幾。全。不。解。露。莎。之。言。而。露。莎。又。言。曰。彼。何。故。而。必。欲。得。此。珍。飾。我。良。弗。解。惟。見。其。欲。得。之。心。如。狂。凡。茂。勒。渴。思。得。一。物。時。雖。百。計。營。謀。務。必。獲。之。始。已。

言。至。此。少。止。貝。那。爾。思。量。久。之。始。成。一。問。語。曰。彼。欲。得。此。珍。飾。又。何。事。必。遣。姑。娘。至。

史丹史兌爾之家露莎曰蓋茂勒以珍飾予此史丹史兌爾家至幼之妹此至幼之妹乃彼家人絕口不言者乃以馬利恩所言丁尼之歷史簡捷語之貝那爾又曰以余意測之則丁尼之棄其家者殆因墮於漢爾門茂勒之情網而偕之私奔後我偵知此珍飾乃在雪兒許其死母所遺也貝那爾曰然則女娃之母當是史丹史兌爾氏之女弟丁尼姑娘意殆謂是耶

露莎曰是固無可疑義雖無實據足憑而我竊敢決其如此貝那爾曰姑娘雖告我以此種種第我仍未審姑娘何事自怨自艾至此露莎色頰曰當密司馬利恩一見雪兒時即驚其酷肖丁尼幼年時之狀貌我聞之即欲一究雪兒之歷史遂以術使雪兒矚我又設計誘其自言其亡母之歷史及其死况始知此珍飾即在雪兒許語至此慚極俛首垂目曰乃告之漢爾門貝那爾曰頃者姑娘非謂雪兒失踪耶是爲何故曰蓋漢爾門欲藉此以脅逼奇爾史棄此珍飾謂脫奇爾史不以珍飾置於其

手則將殺却雪兒云。

貝那爾笑曰：此但危言恫嚇耳，不有警察乎？露莎亟曰：恐警察非其敵，且無從跡之。貝那爾注視露莎曰：然則有姑娘在，不可爲警察嚮導耶？姑娘誌之，姑娘之告我，以此實已將彼人授吾掌握，露莎失聲曰：噫，儂乃忘之矣！言時，嬌紅之靨血色盡褪，慘白如灰曰：若彼人知我敗其事，則我之生命亦將不保，又昂其首夷然曰：我非畏死，且余之來此，非與君言吾終局之事，欲乞君之援，全雪兒之命耳。

貝那爾曰：姑娘殆疑雪兒之失，卽爲人所劫耶？曰：此可毋待揣度，吾一聞雪兒失蹤，卽已知之人未有知珍飾在奇爾史許者知之者，惟我而我所告知之人，則惟漢爾門、茂勒耳、雪兒之母死時，奇爾史嘗干與其事，漢爾門或因此啣之刺骨，然此事良奇秘，我亦無從一一詳知，但知漢爾門欲報復其宿仇於奇爾史，而其復仇之時，機已至，如是而已，予以此機會者，固我也。言次，覺羞愧至於無地，自存貝那爾見狀。

益惻然。至其前。俯身執其兩手。曰。姑娘誠鑄大錯。然此時猛省悔悟。力謀所以補其過。則誠爲大賢。非吾人所能及也。露莎神經大動。呼曰。願君子毋妄繩吾美。我一生所爲。必爲君子所深惡。痛恨。吾固不願君子之美。我出於我之所期。我之惡迹。當一暴露君前也。言次。縮其手。脫貝那爾之握。躍而起。急急言曰。余爲俄人。吾母嘗爲俄羅斯作所謂「神聖之事業」。我幼時即助之。爲此。吾母爲神聖之婦人。所作之事。固神聖之事業也。儂年未長。成母即長逝。願穉年即喪父。自母死。與我有血族親者。惟母氏之半兄。即今日自稱爲漢爾門茂勒之人也。

又曰。漢爾門有時亦爲神聖之事業。效力然。有時則爲其一己之私圖。我助之。遂爲其謀利之器具。掌上之傀儡。吾嘗入學校數年。此數年中。不與彼相見。彼與雪兒之母相識。或即於此數年內也。吾出校後。彼復取我。而利用之。助其行險取利者。已非一次。彼利我之美色。而誘惑男子。而一般男子亦以我色之美。詞令之善。趨之若鶩。

我與彼二人足跡所及已徧歷歐洲大陸我初猶不自知人格之微所事之鄙至今日始悟已往之非也貝那爾猝然曰何故今者一旦忽悟向者之非露莎不即答貝那爾復問如前露莎徐徐曰我不能告君以此我自問不可欺君已告君以實吾言盡於此矣言時狀大沮喪貝那爾一易其莊嚴之容爲柔和之色溫言如慰小兒復執其雙手曰可言者尙多姑娘今日之來語我以此亦知吾視姑娘爲何如人乎露莎微笑搖首淚盈其目貝那爾婉聲曰我視姑娘爲神聖之婦人一如其母使他人處姑娘之境而能毅然改悔前非以其不善之行告我我不信世界能有其人也嗚呼此豈易事哉

露莎自淚影中凝視貝那爾曰易事耶即我拊膺自問亦不自信竟能爲此我本不欲來然似有物迫我我力不能敵乃顛頓來此告君也貝那爾握其手愈力問曰強迫姑娘來者果爲何物此時露莎之目光似爲貝那爾所攝不能下垂兩頰微紅矚

嚙。久。之。始。答。曰。君。耳。貝。那。爾。樂。而。笑。曰。我。果。強。迫。卿。耶。卿。詎。已。預。知。吾。能。明。卿。之。旨。耶。

露。莎。聞。貝。那。爾。慰。已。樂。極。欲。笑。曰。我。滿。意。君。必。不。復。與。我。作。一。語。君。聞。我。之。歷。史。後。必。棄。我。如。遺。逐。之。門。外。雖。然。我。自。與。吾。心。苦。戰。良。久。意。不。能。自。禁。其。來。固。不。恤。君。之。絕。我。也。貝。那。爾。曳。露。莎。近。已。曰。卿。有。此。想。而。仍。冒。險。前。趨。勇。哉。卿。之。從。善。

露。莎。曰。我。固。不。期。君。之。贊。我。期。君。恨。我。耳。期。君。厭。我。耳。我。今。日。告。君。者。既。非。美。德。亦。非。光。榮。之。歷。史。是。吾。一。生。之。惡。跡。耳。貝。那。爾。作。歡。喜。聲。曰。卿。亦。願。聞。僕。評。判。卿。之。美。惡。否。露。莎。垂。其。目。低。應。曰。願。聞。之。我。甯。使。君。絕。我。甯。使。君。永。不。與。我。面。不。願。欺。君。誑。君。使。君。信。我。爲。完。善。高。潔。之。女。子。我。固。言。未。已。貝。那。爾。已。摟。之。懷。中。以。吻。頰。親。其。色。若。薔。薇。之。兩。頰。

第十六章

貝那爾曰。即使君言無誤。然奚由而知其必在此屋中。露莎曰。我中心但覺其必然。顧亦不自解。何由有是感覺。我臨此屋不止一遭。彼人以是屋爲其籌謀計畫之機關。部有若蛛網之據。中心彼囑我住。史丹史兌爾家時亦在此屋。渠凡有所囑其命。令罔不發。自此屋中吾每次來此。雖在夜分。第我記憶力强。能識此屋無誤也。貝那爾曰。君亦知吾嘗躡君於此處否。

爾時二人方比肩行一小街中。即數日前貝那爾於夜中見露莎之地也。露莎輾然啓齒笑曰。然則前此君固注意於儂耶。貝那爾亦笑答曰。固也。貝那爾之笑其意乃深於言辭。是日爲二人相見於貝那爾診病室中之第二日。貝那爾乃偕露莎同來倫敦。爲探取雪兒也。貝那爾本欲請警察中人爲佐而露莎則力懇其暫毋報知警察。且語貝那爾曰。彼雖惡。畢竟是儂母舅。有血族之親。且向日渠遇儂亦頗善。彼即知儂此時之所爲亦必勿致忍心將儂殺却也。貝那爾毅然正色曰。惡是何言。彼何

人。乃。能。得。殺。汝。汝。不。久。且。爲。我。妻。我。必。與。汝。母。舅。一。較。腕。力。之。強。弱。

露莎震懾曰噫勿爾儂聞君言將與彼尋釁儂怖欲死矣彼人之狡甚於魔道脫有危禍當其前途渠亦必舉隻手推而去之如吾人之揮一蟲豸耳彼不畏人亦不畏法律不畏上帝亦不畏魔鬼有時吾竊念彼人自身殆亦一魔鬼也貝那爾柔聲而笑允露莎不報警察至此已抵彼惡氣充滿之屋外二人佇立屋前者有頃貝那爾見此屋突覺有兇危之象觸於心目間則力麾而去之強爲笑樂之容問曰君何策以入斯虎穴。

曰守此屋者識儂且漢爾門與儂無避諱有事恒與儂相會於此守者見儂來意儂或赴漢爾門之招儂之入此非難第君必待我於屋外也貝那爾曰無妨我待於此他人即見我亦決不啓疑亦以我爲與人有約而相會於是地耳且漢爾門亦決勿能知吾之干與此事若非因雪兒者我亦不欲干預是事天乎我必勿能任彼穉子。

絲毫之傷損也。貝那爾雖作是言，而露莎終不能釋然於懷。曰：君毋待我於此屋門首，可信步行街衢中。若與我爲無與者，吾不久卽出。

貝那爾無奈，諾之而行。去少遠，露莎舉叩門椎叩之者三，其輕重疾徐，咸有定度。第三擊甫畢，門已徐徐啓。一人探首外望，見來者，乃廣關其門，退立容女入。露莎作不經意狀，問曰：茂勒先生已先吾來也。未此役人名狄肯者，作詫狀曰：密司未也。密司殆與彼相期於此耶？彼似於此一二日中不遽歸也。渠似曾告我，謂明日不歸，則當在星期一日。

露莎聞狄肯言，知漢爾門必已遠去，則事更易爲可毋恐懼。因答曰：彼能至此會，我否固未確定。彼今日果不來，則我當爲其部署之。彼女娃無恙歟？未嘗有人至此詢問歟？露莎之出是言也，固未確知雪兒之果在是，否也。故爲勢至險，若不幸而不中，則將啓狄肯之疑。顧露莎之言竟中，狄肯固蠢鹵者，竟不之疑。笑答曰：女娃殊平安。

無恙阿誰能來此問詢歟。且有誰願入吾虎穴者。誠自求速死耳。女娃所處之地。至爲穩固。密司可以其生命爲保也。

露莎心大躍。外貌則故爲無事之容。曰。吾固知此。我當至樓上之事務室中。視事少頃。毋須多擾爾也。狄肯欣然曰。即需我亦無妨事。吾深喜得見密司。若見需者。但於廚後之梯口一呼。即可。露莎柔聲曰。謝爾慇懃。我實無所需。然爾果能在廚間待吾呼。使否。露莎之爲此言。蓋欲堅狄肯之信。使其勿疑也。又曰。我今當至樓上部署此事矣。

言已。即登樓入事務室。事務室者。卽茂勒與露莎參謀之地。爾時露莎之芳心。猶自跳盪不止。室中有桌環以椅。桌上有新舊紙件無數。廉價之地衣一方。更有機聲極巨之八日時辰鐘。凡室中之物。露莎自第一次來時。即識之。景物都如故。反察己身。前昔在此之所爲。羞愧不可名狀。自覺今日之我已迥非向日之我矣。因念曰。勿論。

漢爾門將奚以處我。我必依正道而行。上帝其鑒諸已。又四顧室中百感叢集。乃就壁架抽取一紙。置之桌上。同時狄肯推門入。問曰。密司果不見需耶。

言時。游目四矚。露莎曰。謝爾無需也。語次。曳一椅至桌旁。翻閱紙件。作治事狀。狄肯曰。噫。是何須謝言已退出。慎掩室門。露莎聞其足音下樓漸遠。久之始徐徐起。輕啓室門。外望見無詬者。且冷寂無些微聲息。廊中尙有兩室之門大啓。未闔。尙有一梯級引至上層。兩室者臥室也。露莎知此兩室有時爲漢爾門所居。有時則或以之處其友。其友則亦神聖黨中人也。

樓下二室。一爲會餐之所。餘一者亦臥室。其秘密之室。固在樓之上層。露莎自念屋中除狄肯及其妻外。當無他人。蓋漢爾門之友。寄居於此者。悉屬浪人。今日在此。明日在彼。居無定所。且日中決不匿伏。此屋且向日。露莎亦頗識此輩。即遇之亦無所離。乃登第二層之樓。級既達。見廊中亦有三室。門顧門均堅閉。止立少頃。數視諸門。

已而意決。旋其右首一門之門鈕入室中。外間雖烈日如焚。顧是室則黯無天日。窗側之隅有微弱之小聲。顛呼曰噫。我今後當馴良貼服矣。吾不更强項矣。吾不哭矣。乞勿更扑我傷我。言時有嗚咽音。露莎聞之心大悲痛。婉聲曰。毋驚我。乃來助爾者。言已急趨至窗前。掀其厚重之簾。復聞可憐之小聲曰。嗟夫。吾驚欲絕。彼等毆我扑我。我駭甚也。露莎向聲所自發處視之。見蜷伏於汚布堆中者。果雪兒也。急蹠其旁。以玉腕摟抱其顛動之小腰。又以櫻唇力接其冷白如石之頰。雪兒見露莎則亦力抱之。如狂發呼曰。噫。其爲我之美姑娘乎。我意上帝已忘我矣。吾於暗中不絕嘿禱。願乃無人來出我於厄。則惟有待死耳。

語已。摯抱露莎。哭聲淚點如狂風疾雨之驟。至靜中聞此聲益悲慘。不可入耳。露莎抱之起。爲之掠其覆髮。止之曰。吾愛汝。寧靜勿聲。且勿哭。今後可無事矣。上帝遣予來援爾。爾可無恙矣。吾欲爾靜。蓋我出爾於此屋。不欲有人知之。雪兒本富於自制。

力者至是乃力竭其泣仰視露莎作苦笑曰若密司能使彼等勿更毆扑我則事事從密司言可也言次復力抱露莎怖色滿面露莎低聲語之曰將更無一人能傷爾毫髮可憐哉穉子彼輩遇爾若何雪兒亦輕答曰彼等恒向我作獐笑我見其笑意其良善也乃乞彼輩釋我歸而渠輩見我求去立施撲責嗟夫我之體殆無一處無傷痕吾憊且倦噫乞速挈我去此露莎心中亦悲極幾於不克自持顧以雪兒之故遂振作全神掖之起雪兒受創深益以終日啜泣久不得食困頓滋甚非露莎助以臂者起隨仆矣

既起且曰吾傷鱗鱗遍體且憊行不能速也既下第一層級露莎側耳靜聽者有頃審其無人復至第二層梯級之頂忽聞有足音自廚後之梯級而上露莎大駭心血幾凝自念一爲彼人所見必且無幸事已急無可掩飾乃疾趨至廚後之梯頂闔其門栓之聞登梯之聲益疾既達其頂見門闔力擊之且咆哮毒詈蓋狄肯之聲也露

莎知此際危急萬分苟不速行者則狄肯必復至樓下而截於門首遂挾雪兒疾奔至樓並鑰其大堂之後門。

甫畢狄肯已至此門之後狂擊大呼拳下如雨點露莎急曳雪兒出至街中狀殊狼狽此時聞屋內呼聲益高且助以狄肯之妻之聲向街頭四顧見貝那爾自轉角處來氣大振語雪兒曰盍與我同奔貝那爾醫士在彼處渠來爲我等援也言未畢一偉岸丈夫迎面至行步甚急詣屋前見露莎以巨靈之掌力拍其瘦肩。

露莎見此人驚駭欲絕血色盡褪第其手則猶自力握彼將暈之兒之腕啓吻欲言茂勒已先彼而語曰唉若竟負我也耶我之來乃適逢其會第我此時亦不禁爾之所爲爾當能預知我來日之所以贈爾者也言已作恭謹狀一舉其冠並移目及貝那爾時貝那爾已趨至茂勒遂不復言逕入屋中去。

第十七章

麥歎乎。兒自見麥歎後。始自信爲無恙也。雪兒言此時方蜷坐書室之一軟榻中。仰首笑視奇爾史。奇爾史亦笑視報之。見雪兒。睚下有黑紋。心大憫其悲楚。言曰。吾愛爾。信無恙矣。我但欲得彼傷爾之賊。奴而治之。雪兒曰。彼人乎。吾言之。尙有餘震。麥歎乎。當日我意。彼或必殺我矣。彼怒目視我時。我之靈魂若已爲彼所奪。吾聞其可怖之語音時。乃思及食人之鬼。奇爾史大笑。就雪兒之側坐。執其小手。輕拊之。若不勝憐愛。曰。我本欲捕得彼惡賊。第警察至其屋時。彼輩已遁。雪兒曰。彼人或不致復歸否。

言次。以顫震之小軀。略就奇爾史。奇爾史婉詞慰之。曰。彼當不復更來。苦若汝。可毋恐。待吾婚事了。後。我將遣密司。史丹。史兌爾。偕爾至海濱佳地。爾至彼後。行見精神頓長。薔薇之色。映照爾之小頰也。雪兒曰。此爲一星期後之事歟。奇爾史曰。良然。一星期後。即吾輩之婚期也。當我與格蕾斯。旅行於蘇葛蘭時。爾正可划小舟垂釣於

柳陰深處。或泅水於海濱。或於沙灘上築城堡。且爾之泥童得呼吸海濱清氣。亦必加強健。其頰之血色必較嚮者佳也。

雪兒聞言鼓掌而笑。奇爾史又曰。我等之蜜月既度。則爾若密司史丹史兌爾及爾之泥童當歡迎我二人於此。我二人未詣印度之先。尙須遲留於此。飽享美滿之韶光也。雪兒復以嬌弱之體。就近奇爾史曰。兒願君勿往印度耳。君去後。我必冷寂無聊。雖然。君即不去。而君婚後之情勢。或已不若今日矣。奇爾史欣然曰。信也。我結婚後。情勢必大變異。我將有一世界至美至賢之妻。爾將有一至慈至善之婦人。母爾也。雪兒不語。自知若以其對於格蕾斯之意。逕向奇爾史言之。必傷奇爾史之心。又不願以僞言欺奇爾史。故隱忍弗語。

奇爾史曰。爾速愈。而預我之婚禮。若禮堂無爾。則我將無歡。雪兒以小手置奇爾史掌中。不能作一言。第其不言之意。乃較言詞爲深沉。是日乃脫虎窟之第二日耳。

雪兒猶困憊未復其原。奇爾史撫之安息。已復歸其書桌治事。少選雪兒忽復視奇爾史而言曰。我恐我此後將不復喜園中之夏屋矣。奇爾史曰。孺子能以當日在夏屋被劫之形狀告我否。

雪兒微顫言曰。彼日兒一人獨在夏屋中。忽有一男子自巷中出入夏屋。但向我笑不作一言。已而以一巨布蒙裹我。我遂不能作聲而呼。彼負我去。我覺彼寘我於一摩托車中行駛極速。令人生駭。至彼可怖之屋而止。噫。我不敢復言此屋矣。奇爾史曰。善。可永勿更言之。我治事時汝可偃息。此榻中勿作無謂之思想。而自亂爾之腦筋也。

雪兒本多愁善悲。且喜作遐想。然自經奇爾史之囑。則循循依命。奇爾史治事有頃。回顧雪兒見其已以首就枕而酣眠。灰白之顏上微含笑態。乃自言曰。可憐哉。我當速愈之。蓋結婚之日。乃我等一生之至可紀念者。渠於是日亦必樂極。雪兒此睡。乃

至甘酣而久。直至茶後猶未醒。

久之。廝役以一電報進。雪兒爲闔門聲所覺。奇爾史接取電報。頗不經意。蓋奇爾史日必得接電報。數通。初非希有之事也。啓其封。出嫩紅之紙。讀之。雪兒張巨目。見奇爾史讀電報時。容色漸轉。狀至駭人。大驚微呼。一躍而起。以兩小手緊握奇爾史之腕。注視之。問曰。何事。麥歛何事。麥歛作此容。兒覩之心欲碎矣。奇爾史俯視雪兒。若無覩雪兒之言。入其耳。乃若無聞。脣及頰皆作灰敗色。雙目如凝冰雪。兒見此益駭然。無措。復問曰。嗟夫。麥歛何事。其語我奇爾史。期期曰。吾吾不知也。言已。仰首狂笑。顧雖笑。然其狀至怖人。雪兒見之。駭詫欲絕。握奇爾史之臂。益力。奇爾史若覺之。遽止其笑。置兩手於雪兒肩。頗力微却之。

少選。眇目深視雪兒。曰。無他事。第有一男子爲一婦人所愚耳。此男子所受之愚。弄深而切。嗟夫。上帝至此。又冷然短笑。狀似狂癩。曰。我乃深信伊人。我以輕信。是人之

故宜其有此譴也。嗚呼！我此後將永不更信彼婦人女子耳。夫婦人女子殆無一不具僞心腸假面目者也。言時灰敗之面上斗現無數堅冷之紋。雪兒見而驚却並釋其握奇爾史之臂之手。

奇爾史倒坐椅中如墮重物。瞪目視虛。悲苦冷厲之色。殆不類人面。雪兒覩此心中如中重創於時。奇爾史手中之電報已墮適在雪兒足畔。雪兒俯拾讀之。其鉛筆所書之文曰：「妾於今晨已與王子代麥司坎行婚禮。以不欲傷君心故致遲遲奉告。見贈之物品及函件阿母不久即將奉璧。」格蕾斯「雪兒雖髻齡一見此水血無人心之語大忿亟擲之於地。趨至奇爾史前環抱其項作懇摯之音。切齒怒呼曰：咄咄惡哉！我恨彼我恨彼君非愛之至極者耶。而彼竟忍心傷君。一至於此何也。奇爾史作酸冷態而言曰：彼非反覆者必因悟已往之非。今悔之耳。婦人恒有此等事是爲其常性不足異也。他日爾長成或亦將愚弄一男子及見其悲慘失望時且

向。之。大。笑。奇。爾。史。語。極。峻。厲。在。感。情。銳。敏。如。雪。兒。者。宜。大。悲。忿。或。酸。楚。不。自。勝。顧。此。時。乃。絕。無。是。容。亦。不。引。退。反。以。玉。腕。環。抱。奇。爾。史。之。首。摟。之。貼。於。己。胸。次。婉。聲。曰。我。若。爲。婦。人。時。則。愛。君。之。情。且。五。千。萬。倍。於。今。當。永。勿。傷。君。心。之。一。縷。髮。嗟。夫。麥。歎。我。不。能。傷。我。所。愛。者。之。心。也。

奇。爾。史。微。釋。即。以。溫。語。報。之。曰。我。亦。不。信。爾。能。如。此。爾。之。一。身。實。爲。慈。善。之。質。所。成。異。日。爾。當。能。爲。一。男。子。造。幸。樂。雪。兒。不。甚。明。奇。爾。史。之。言。之。旨。以。小。手。撫。其。髮。曰。我。但。欲。爲。君。造。幸。樂。麥。歎。乎。我。滋。欲。致。爾。於。樂。境。此。時。奇。爾。史。悲。苦。之。色。少。減。顫。聲。曰。嗟。夫。我。之。小。女。娃。若。誠。能。慰。我。於。悽。苦。中。者。他。日。能。有。人。爲。我。恢。復。其。樂。者。厥。唯。爾。耳。小。女。娃。乎。我。此。時。思。獨。處。少。頃。尙。有。事。待。決。須。一。人。在。此。了。之。雪。兒。若。可。暫。去。自。格。蕾。斯。卡。地。烏。與。漢。爾。門。結。婚。之。消。息。傳。徧。倫。敦。後。社。會。上。之。論。者。紛。然。或。謂。卡。地。烏。之。此。舉。至。奇。突。不。測。又。謂。格。蕾。斯。與。漢。爾。門。情。慳。之。生。外。人。乃。絕。無。覺。者。或。又。

謂格蕾斯之嫁異國人原非悖謬惟其對於奇爾史之罪則無可恕宥奇爾史好男子也初無干忤格蕾斯之事格蕾斯乃忍撇然棄之別適他人致奇爾史肝腸寸裂此女子直險毒殘忍之婦人也

卡地烏夫人亦大驚其女兒有此不情之舉終日悒悒不歡對外人言亦謂事出意外格蕾斯私奔之計至巧先以私蓄之物分貯小紙篋中每次外出輒挈取數事且待至其嫁衣已竣後始不別而行尙有一事非世人所能知者則格蕾斯與漢爾門結婚之期乃在與奇爾史訂定婚期之先一日也漢爾門既得以此報復奇爾史大快其去英倫之期本尙有一禮拜第以露莎既救雪兒去遂忽忽行不復遲留

露莎自救雪兒時與漢爾門覲面後終日恐悸萬狀貝那爾力慰之謂漢爾門是其母舅且已遠引他去似不復歸而與露莎爲難云云露莎聞言悽然搖首有絕望色曰君之知彼何如我我素知其人雖睚眦小怨亦必報之始甘前者彼亦嘗利用他

女子爲其傀儡有負之者必不恕彼之於我將亦如是耳況其爪牙在在而有貝那爾柔聲曰第卿爲我妻後即可毋慮彼人或其爪牙爾後卿當爲英國婦人可脫去前昔束縛卿之縲紲我自意能爲卿防護也

露莎驚恐之色益顯且發戰慄久之言曰奇爾史公謂欲來省我渠不久將回印度服軍役欲於未行之先試一探究吾母舅與雪兒果有何繫屬且何故必思攬得雪兒之珍飾貝那爾曰卿能以此消息告之奇爾史否露莎曰否我實無所知我之能告奇爾史者惟有今日儂告君之語

翌日奇爾史與露莎晤於史丹史兌爾家之客室中奇爾史容色沮慘愁容可掬有如老去十年露莎見之心大不安奇爾史言時語至急速除應言者外略不涉及他事一語若恐有所觸而傷其情也者乃作莊容曰僕思宜於未至印度之先竭吾力之所能爲雪兒一究其親舊姑娘援之出險感甚且我信姑娘當能告我以是兒之

歷史及其親故。或多於他人也。第一事。彼自稱爲漢爾門。茂勒者。即王子代麥司坎。乎曰。信然。渠之姓名。非一視其所在之地。及所營之事。而定。與虛無黨中人往來。及治黨事時。則恒用茂勒。有時棄黨務。而効力於俄政府。秘密警政時。則自名爲王子代麥司坎。一富而多財之異國貴介也。

奇爾史曰。雪兒之母。爲彼何人。姑娘獨不能見。告耶曰。我初不知此。第以意料所及。則當是其妻。或雪兒之母。自信爲彼人之妻。若雪兒之母。非漢爾門之妻者。則我信漢爾門。必不輕以雪兒所稱爲奇珍者。贈之。奇爾史曰。然則。姑娘以爲此。萬惡絕倫。欲自殺其兒之。偷夫。即雪兒之父也。耶露莎曰。此人。乃無血族之情。苟有利。可圖。或仇忿所在。雖手刃之。不恤也。我信彼人。即雪兒之父。此事。他日。君或能自知之。可憐此玉雪。可念之兒。乃父彼人也。

第十八章

時已九月溽暑猶未退空氣煩熱而靜寂貝那爾方徐步橫過一蕪田歸家輒佇立仰視西方之落霞金色燦然回味一月前之事蓋貝那爾與露莎甫度密月而歸耳貝那爾所居者本爲極慘黯蕭條之屋破敗欲摧顧自與露莎結婚燕居其中後即覺此屋有家庭愉悅氣象安適異常雖在樂園不是及也且又視露莎玉手所陳置之客室爲世界唯一之安樂窩幽靜雅潔窗明几淨地上無纖塵也

正靜觀此野外景色時心中忽湧現一圖畫滿擬此時露莎必坐待我於家中見我歸則躍而起張兩臂迓之必兩頰如夕陽而秋波若流水我將抱之於懷親其如櫻之吻思時乃不急急歸反以細味此中情韻爲樂與孺子得果餌而不遽啖者其理一也貝那爾見斜陽雖漸落萬物寂然而此幽寂之中正饒有無窮情致實則酷熱之中何樂貝那爾心中自樂耳

貝那爾自問曰人之妻有可憐可愛溫存婉淑如吾妻者耶此時已行經田野而至

近其家之大道其最後之一念曰天下之人有樂若我者耶其思緒正引至此其鼻端亦正對其園外之鐵柵門矣啓之經小徑入屋中鼓唇噫氣作三音之調是蓋其歸家之號也在常日露莎亦噫氣答之而此時則無應者乃伫立靜聽冀聞露莎之足音第仍寂然無所聞廚中之侍女忽發聲高歌意至自得

貝那爾幾欲疾呼止之而歌聲戛然自止乃歸辦事室中滿腔喜氣一時俱滅自言曰個儂當已外出且我何由而冀其必返我自結婚以來渠雖未嘗出外而究不可根此以爲定例必已外出耳方擬作歌自遣桌上之函忽觸其目函來自其友固無要故貝那爾無意作覆起而入客室平日露莎恒處是中而今則不在矣復入辦事室由辦事室至膳室而臥室闕寂一如客室空無人焉貝那爾乃知其妻決不在此屋於是此屋中所謂幽靜雅潔愉樂溫適者一時消滅淨盡

自計或出而返之於中途乎顧又不知何往而後可則自笑其躁急不能耐雖知自

笑。躁。急。而。躁。急。之。心。曾。不。少。減。至。廚。後。梯。口。高。呼。侍。女。瓊。奈。叩。以。密。昔。司。貝。那。爾。何。往。歸。以。何。時。侍。女。曰。密。昔。司。固。未。外。出。茶。時。吾。猶。見。渠。在。客。室。中。且。告。我。謂。將。遲。吾。主。於。彼。中。也。貝。那。爾。大。奇。自。念。曰。遲。我。於。彼。中。耶。然。則。此。時。奚。往。園。中。耶。噫。是。矣。際。此。炎。威。迫。人。之。天。園。中。固。露。莎。常。遊。之。地。也。因。急。趨。出。大。呼。露。莎。露。莎。不。已。聲。洪。而。沉。雖。及。遠。不。散。應。之。者。惟。迴。音。薔。薇。架。下。乃。露。莎。常。坐。之。所。此。時。則。絕。無。其。雪。衣。之。影。惟。有。芊。綿。深。翠。之。細。草。以。及。千。紅。萬。紫。之。花。耳。

復。呼。如。故。呼。已。循。秋。葵。之。小。徑。而。行。決。意。徧。覓。園。中。雖。一。隅。之。地。不。遺。園。之。後。有。小。門。門。外。爲。僻。絕。之。巷。雖。名。爲。巷。然。自。經。滄。桑。變。幻。後。久。絕。行。人。謂。之。爲。荒。野。非。過。也。貝。那。爾。至。時。見。小。門。大。啓。門。外。有。橫。臥。於。地。而。僵。然。不。動。衣。白。衣。者。在。焉。大。駭。而。呼。急。臨。於。地。蓋。僵。臥。之。人。即。貝。那。爾。心。坎。中。之。露。莎。也。血。跡。淋。漓。沾。雪。白。之。衣。上。仰。首。向。天。瞑。目。若。死。一。手。外。伸。作。抵。拒。狀。貝。那。爾。驚。以。爲。玉。銷。香。散。返。魂。無。術。矣。神。志。少。

定始俯伏細驗所創按其腕覺脈息尙微動驚乃畧減自覺身顛如枯樹受風幸貝那爾身爲醫者少選即鎮定凝冷如恒復其醫生之本來面目解其妻之衣見傷在胸際似爲銳物所中是傷本可致命露莎胡爲不即死實爲貝那爾所不可解第亦不暇索解此際所宜着手之第一事當先止其血昇之歸屋中

貝那爾於此事固爲斲輪老手不少時已臥其妻於臥室榻中卸其衣爲之敷藥縛縛已頃者之疑念復起露莎被此可以立時致命之重創胡爲不死歟更審驗其胸際則見環其嶢領有一金練細如縷絲幾不可以目見胸前懸一金製之小匣匣之內所貯者貝那爾之照像也匣面有微傷貝那爾乃悟知脫非此匣爲之護者露莎之死必矣乃大慰竊自慶幸以脣親其頰露莎覺星眸微啓仰視貝那爾狀至恐怖及見其爲貝那爾始慰然微呻更以粉頰近其夫貝那爾溫語曰吾愛汝無大創行且愈矣其安臥毋動且勿強言

露莎。奴。貝。那。爾。手。復。現。悸。色。低。語。曰。儂。固。告。君。謂。彼。人。必。復。讐。始。已。歷。時。雖。久。彼。未。嘗。忘。之。彼。永。無。恕。人。之。心。也。貝。那。爾。曰。卿。謂。誰。耶。露。莎。若。未。聞。續。言。曰。吾。於。門。外。見。其。僕。米。都。而。時。即。知。其。意。非。善。必。漢。爾。門。遣。之。索。我。命。者。也。貝。那。爾。曰。米。都。而。耶。曰。然。漢。爾。門。之。臧。獲。也。凡。漢。爾。門。有。所。爲。彼。輒。爲。之。助。儂。正。啓。門。小。立。乃。見。是。人。於。巷。中。目。灼。灼。向。儂。獐。惡。可。怖。嗟。夫。儂。駭。欲。絕。矣。

言至此大喘而止。貝那爾以安眠藥就其唇。慰其安息。母多言。顧露莎。猶自憊然。言曰。儂欲此時告君。欲君知之。儂見彼人向我笑時。儂已知其來意。必欲中傷我。乃返奔入園。狂呼君名。儂固知君之不在。第皇駭中。舍此無他策。米都而大笑。笑聲至可怖。猛躍撲儂。身舉光閃閃之一物。向儂力刺。此後乃無所覺。似覺黑而冷冷而黑也。言已。戰慄少間。即酣然入睡。

次年夏五月奇爾史方讀新聞紙中一簡捷新聞讀已不期自呼蒼蒼者天其果有知耶新聞曰在愛史及却勃利間之高路中昨日忽出一慘事代麥司坎王子自駕其摩托車飛馳于此路時其定向之輪忽無故而滑轉車乃轉而與道旁一巨樹相衝車中二人擲出數十步外之野田上王子負創絕重無復原之望而有性命之虞其僕則已畢命於茲矣

奇爾史實報紙舉目直視昏蒙中似見彼青山綠草陽光溫煦之景色幻湧目前又見碧穹之下有修道一條色白而平直有黑色一點之摩托車自極目處飛馳絕塵而來其狂疾之狀若携有凶徵與俱及近塵揚石走蔽目若障機聲軋軋之中繼以隆隆砰然巨響及銳聲之疾呼塵少澄則彼呻吟爭命之小驢宛轉地上其旁爲驢車之殘片碎屑一娟麗可憐之婦人僵臥其中摩托車之主人佇立旁視面黑而有兇厲色厥狀若鬼更有一小女兒匍匐地上顫聲哀呼嗟嗟在此芳草如茵綠陰匝

地良辰佳景中不數分時之頃突出此傷心痛目之慘劇嗟嗟慘哉慘哉此固數年前之事也

此時奇爾史目中一一見此幻象回想當時情景鼻爲之酸復續續自言曰蒼蒼者其果有知耶信也蒼蒼者雖或無知而因果報應自在冥冥中流行不止人力所不可平之事冥冥中自能平之人力所不及判之罪冥冥中自能判之奇爾史久欲得此人手刃之於意始快今可以毋勞奇爾史蹤跡矣此萬惡不赦之人雖機巧百出此時已受天刑之譴將不更留存於人世矣外間之傳說茂勒之蹤跡者不一時而柏林時而巴黎時而羅馬無常居之所格蕾斯偶或以書省母第絕未一書住址驗其郵印則一如外間傳聞無一定居停所也

今彼惡盈之僉壬重創將死或直已死矣而格蕾斯則不將孀耶奇爾史念至此忽生憐惻蓋格蕾斯雖爲薄情寡義不賢之婦人奇爾史少年方怒茁之情茁爲格蕾

斯所殺滅。此時雖仍在青春年少。而情懷中已若死灰槁木。而奇爾史已不復念其舊惡。喟然曰。個女兒亦大可憐哉。個女郎亦大可憐哉。

爾時奇爾史正服軍於印度。貝那爾則仍家於英方。奇爾史作是言時。貝那爾亦不期同作此態度。此語調曰。個女兒亦大可憐哉。蓋貝那爾亦於同時讀報得悉其事也。露莎呼曰。吾愛若格蕾斯之愛。漢爾門一如儂之愛。君者儂實爲之愁也。渠雖寡義。以負奇爾史。然渠與漢爾門情好。或篤吾初本恨之。而今則憐之矣。嗟夫。目覩一女子之良人。慘死於非命。其可以不爲之悲耶。貝那爾正容曰。我雖自問不無惻忍之心。而一回念當日奇爾史因伊人而哀惋欲絕之情狀。至今猶有餘恚。尙暇爲格蕾斯哀哉。其良人雖慘死。而我之愛妻亦幾爲彼所慘死也。露莎置玉手其夫掌中。曰。儂今釋然大慰。似可暢樂無恐。覺凡世之負罪。悉可恕。彼人之惡。儂已忘之。但憶其善。儂穉年時。渠固深愛儂者。且阿母亦愛其人也。貝那爾莊毅如故。絕無所動言。

曰。卿母愛之。彼殊不知感。而以其愛報諸汝身。反思致汝之命。又以汝爲其傀儡。導以邪惡。今彼不善終。我絕無纖微憐恤。露莎曰。第君當能容我往一省之。

貝那爾現詫異之色。露莎曰。君幸毋遽拒我。君且思之。凡君之不喜者。我決勿爲。君果不欲我去。我必弗違。君意惟我欲往一省。彼未死之先。究爲何心。渠爲吾母之兒。雖爲從兄。而我知阿母愛之甚於同胞。手足此際。儂心之感覺。實無以狀之。不知如何始能自達。但覺欲往省之之心。至殷。若有人命我爲此。而必不可自己者。願君幸毋拒却。

貝那爾曰。脫君意果堅者。則我斷不阻君。毋往第我。良不解君心感覺如何耳。露莎顰蹙曰。儂亦不能自解。但覺當其未逝之前。往一視之。若有人命我爲此。我必去也。越日。貝那爾遂偕其妻同詣稅華稅華之人。於王子代麥司坎遇險一事。幾於無不知者。且閭巷之民。資此以爲談柄。故其臥傷所在地。一訪即得。既至其旅館。露莎亟

草一紙使侍役將至王子代麥司坎之室少選即返謂主人速客露莎乃登樓入其室。

露莎與格蕾斯自去春在倫敦數面後即不復相見此時露莎見枯坐客室中待己之人乃一容色蒼白之婦謂此即去年相見之絕世麗人誰將信之格蕾斯狀至沮慘兩眸亦失其奕奕神采光澤可鑑之髮至此亦黯然無色唇角有紋甚顯此種形容實表寫其幾經煩苦者也見露莎愀然問曰姑娘是其女甥渠此時方覺彼將喜見姑娘渠命且不久矣言時淡漠無生氣露莎大憫之惻然曰其創之重果一至於此耶曰然計窮力竭矣渠方待終期之至耳

露莎以兩手拊格蕾斯肩曰我至爲夫人憂夫人亦愛其人否曰吾愛之吾前此從未以愛施人亦不知何謂愛自識其人後愛苗始發人之一身兼天堂地獄而有之露莎柔聲曰我謂但有天堂耳曰但有天堂耶姑娘有夫而樂故但知天堂而無地

獄若處境如我當不復知人生有樂境矣。姑娘盍入其室一視之。渠已悉姑娘之來命在頃刻間不暇久待。且我……言至此即失聲作乾泣。其狀至可憐較之有淚者爲尤甚。已即盡力自制曰我當勿以傷痛之容示彼醫士。謂使之安靜不爾將增其痛楚。盍隨我來。言次起立作前導。經一廊至一大臥室。中有榻。面窗。漢爾門臥榻上。其偉碩之軀寂然不動。雖未死而死色已先露。獨兩目猶自灼灼。精神充滿。其中大不類垂死之人。見二婦入有喜色。驟然謂其妻曰我絕美之白皇后乎。卿與我且償所負矣。露莎來耶。若胡爲來。其爲樂我之死。來此一加嘲謔耶。露莎亟曰否否。否噫非也。

語次踞榻側。輕執漢爾門之手曰我之來因痛爾。故我不能不來。蓋有物命吾來此。漢爾門枯笑曰信爾耶。有物使爾來耶。是必爲爾之善神。或爲爾之善運。或爲何物。任爾呼之。蓋我見爾乃憶及已忘之一事事。即發於此地者。寂然有頃。續曰趣哉。天

下之事秘而巧。吾遇死之地。即前此我死伊人之地也。伊人者。乃丁尼爾當知之。彼尚有一兒。其兒何名。我忘之矣。露莎曰。雪兒。漢爾門曰。是矣。雪兒也。我以摩托車衝彼驢車時。雪兒方與其母俱。爾時我固未知雪兒。即我之兒也。

語時。狀至不自安。露莎意謂漢爾門之神志昏迷矣。而漢爾門已悉露莎之意。即搖首曰。非也。我雖已如將滅之殘燭。而神思尚清明。吾腦筋之作用未失也。伊人即爲吾妻。爲雪兒之母。乃一英國女郎。丁尼史丹史兌爾。是其名也。彼忤其家長。偕我私奔。吾生嘗有兩婦人愛我。言次舉目視格蕾斯。言曰。惟是彼婦人嘗爲負我之事。懼而欲奔避。

漢爾門言至此。聲喃喃如夢。嚙若已忘聽者。之在榻前。已忽猛然。若有所憬。揚其聲。徐曰。我亦不容自諱。我自與彼久居後。已亦漸厭之。乃示以憎厭之意。繼竟棄之。爾等聞是。或疑我爲苛暴不近人情者。信然。我固爲兇暴之徒也。吾一生對於女子殘

忍而無良。直至與格蕾斯相識。而誘以情愛。時殘暴之心始斂。自此乃不復生。吾雖力改前此殘暴之惡根。然已不克自贖。吾償逋之期。已至。言已默然。良久。二婦亦不一言。

垂死之人復曰。露莎。我良喜爾之來。我心中舍格蕾斯外。本不復有他。然自爾來。此吾乃憶及餘人。且自省其過。我今宜正之。我雖爲暴徒。然臨命之頃。亦足悔過。當日吾見爾負我之時。我幾欲致爾之命。並殺雪兒。始甘。今乃知爲誤。當自贖其罪矣。雪兒。我宜有以酬彼。爾則已得安樂之境。更毋須我爲力。我但審爾之目光。知爾爲狀樂也。露莎曰。我誠樂我所嫁者爲生平知遇中至佳良之人。

漢爾門聲漸弱。言曰。我爲爾喜。我若能更得第二生命者。後此所爲將悉易。曩昔之惡而自躋於極善。然不及矣。吾生即有惡魔與我偕來。此惡魔乃主我一生之所爲。孽哉。我不能勝此惡魔。而反爲彼所主也。異日爾爲人母時。當教爾子以善。毋使惡

魔誤其一生。否則其終局必如我。永抱不安。以至於死也。格蕾斯俯就其夫。容色哀切。曰。君倦矣。毋多言。盍少休憩。漢爾門撫其妻之髮。笑曰。我安憩之時候。正多。不久。且至。且容我以心中事語之。露莎而自贖。吾過。吾語盡而後安息。上天。或有上帝。上帝之仁。或如世人傳說。亦未可知。我有一事。欲露莎爲我了之也。

露莎曰。我將奚從。爲力。漢爾門曰。曩日。我欲得之。珍飾。乃雪兒物也。蓋是兒生時。吾以珍飾與其母。告以謂此物是兒之產。且匣內不祇珍飾。我有地產在俄國。此產必歸之雪兒。我無他兒。惟雪兒耳。我生平欲得一子。而天靳之。不吾畀。我之地產。宜歸雪兒矣。此地產之證券。亦貯於珍飾之匣中。爾若細審。是匣當可見我與其母結婚之證書。及雪兒出世之證也。雪兒自有正當之父母。有承襲吾產地之權。露莎起立。柔聲曰。凡舅之意。我悉依命。漢爾門復舉目曰。我生未嘗哀人之恕。吾罪然。我今知爾已恕我。我樂之。生平所爲亦良。自悔恨。露莎不更遲留。恐彼夫妻相聚之時。不久。

也。乃忍淚別之去。

第二十章

世事幻如雲。流光迅似水。奇爾史去祖國六載於茲矣。期滿整行裝。上道歸國爲程。雖非近而自百無聊賴之人。當之初亦不介意其爲遐。爲邇。但覺悵惘何之。此身如一葉飄蓬。浮流大海。又如鴻毛片羽。蕩然於蒼茫太虛之境。蓋奇爾史之失意絕望。雖百折千磨而不滅。此際方安坐一火車中。車乃發。自多華者縱目車外之野。景繁花雜開。蒼翠照目。植物清芬之氣入鼻。觀皆有馨意。計與此蔥鬱之美。景別六年矣。因而遊思及六年前之故事。奇爾史服兵於印度殖民地者四年。繼以二年之旅行。遊歷此二年中足跡所及。幾徧全球。游旣倦。尙雅不欲即返故里。作窮蛙之坐井。鬚髯中猶虛擬與格蕾斯同度溫適之歲月。繼又念吾有鉅產在烏溪。得安歸故里。優遊山光林影中。飽享安閒之福。亦人生樂。

事奚事。徬徨歧路。作遊民哉。思至深時。自語曰。雪兒及其姨氏密司史丹史兌爾當逝。我於家中矣。言時見車外之綠葉白花。返奔若電。逝風行寥天一碧。綴以白雲數點。火車機頭之黑烟。有時依風向而團團蔽天。雖有時入車廂作惡臭。顧爲景實至美。

車中惟奇爾史一人。乃低聲自笑容。至冷厲。殊非出於喜樂之心。言曰。我此後雖不復以吾心輕予女子。然家居無女子。似良不安。貼女子助人持家。瑣悉而周到於意。良愜也。噫嘻。格蕾斯固具有婦人之仁。然我之情愛亦正爲彼婦人之仁所殺。情愛未死時。我固深信渠爲天下至賢淑之女子。信之不疑。嗟夫。嗟夫。言次聳肩作悲笑。蓋奇爾史六年以來。每一思及情愛之事。從未有由衷之笑。

又言曰。格蕾斯自孀居後。即入一女寺。格蕾斯乎女寺乎。此二者似極相契合。雖然。我何權評論他人之長短。是非者。格蕾斯雖冷澀如鐵石。然彼男子或已誘致其心。

也。嗟夫。我之於彼。夫婦妄加斥詈。母乃太酷。天其恕余。語至此。聲忽柔冷。厲之容亦霽。有惻忍色。而悲慘之歷史。亦乘此際來。襲胸中。自思曰。小雪兒乎。彼果能遲我於車站也。否。將復以其小腕環抱吾頸。與吾親吻。一如別時之狀。否乎。或已長成一女學生之年齡。有自知之能。而處男子以冷寞之詞色乎。抑仍爲一天真未鑿可愛之小娃乎。思而微笑。此笑非復僞笑。緣所念非情愛事也。

又思曰。渠已富且鉅富。我待其長成後。當試一執爲父者之威權。擯絕一切獵財之壻。此亦趣事也。思緒迤延。至是腦室中。漸呈一幻象。見其小女娃。雪兒爲獵利之少年。環繞其側。已滿則斥揮。逐吐咤。以拒之。因而大笑。又幻思雪兒仍似曩年垂髫之狀。嬌痴如昔。或有少變。則舉之於膝。坐燈影下。語以所經歷之種種奇聞異俗。雪兒聞而駭呼。詫爲奇絕。則出各地所得之物。證之。又以異邦域外之土產。贈之。雪兒雪兒摩挲把玩。歡樂無既。

則又喃喃自言曰。二年來我心懷是兒。乃生無限傷感。其情實有甚於所謂傷感者。我行旅中以杳無定址之故。與渠音信遂絕。鮮往還。至後之函。實已不知歷幾何時。日矣。二年前似嘗致一函與密司史丹史。兌爾囑其常携雪兒至倫敦。使其留心世故。并習舞蹈。赴跳舞之會。至若雪兒之財產問題。則奇爾史已委之一律師。凡關於雪兒之教養經費。一任其姨氏自由支取。奇爾史之以此囑密司史丹史。兌爾者。二載矣。今茲弗識何若。頗懸懸於心。

歸程中殆無時不牽繫此事。車至倫敦。不即寧家。是夜暫留倫敦。翌晨始乘火車。至烏溪抵站。伸首車窗外探視。站上有無雪兒蹤跡。久之不得已。有一狀類臧獲者趨前致禮。奇爾史曰。密司雪兒。乃未來車站耶。密司史丹史。兌爾。此時乃在家否。臧獲者曰。噫。先生信如是也。代麥司坎姑娘（奇爾史駭然）命吾以車來迓。姑娘謂先生慣居溫帶之境。今忽爾言旋。或將感冷。故所遣爲箱式車也。

奇爾史默念雪兒作事乃如此周備耶登車時微笑虛擬此女娃見已後親切之容驚奇之目潤澤如脂玉之粉靨蓬蓬若雲之柔髮見途中景物都有樂趣及園門一老闍者方坐於門檻其側爲一老梨樹以壽命相較此樹與老翁相埒矣翁見故主歸來乃吭其枯老之喉而歌舞躍而前啓園門奇爾史見狀不覺蹶然

闍者既與主人爲禮卽復闍園門笑語其女兒曰樂哉得覩主公一笑也渠入時爲狀已老有嚴厲色然蹶然一笑則本來面目畢露矣女兒曰彼或未忘前昔負彼之惡女子乎即他人亦尙有未忘此事者此女子至慘而惡也其母曰報應昭彰天道好還此女子已得譴矣與彼偕奔之男子已死而此女則憂鬱終日無開笑顏時有人謂此女郎若能力洗前愆則或可更得奇爾史一顧耳

女郎曰母乎母自何處得此讐言其母搖首曰吾聞吾所聞吾見吾所見奚必窮究其來源第亦不妨告汝密司雪兒有新傭之侍女曰奈許者聞自其友其友前此固

嘗識彼不幸之女子者也。渠謂此不幸之孀雌。自夫死後。嘗謝絕塵俗。自閉清修。顧其清修不永。已即復出。老嫗言畢。女兒微笑。笑其母之輕信人言也。其母固一儉樸婦人。非特見道上之麵包屑及半截之針。必當拾取。即人之片言半語。亦必愛重。而寶藏胸中。老嫗之意。但願奇爾史與格蕾斯重續舊歡。圓已破之鏡。得圓滿之結果。毋使鴛鴦折翼以終也。

奇爾史車行甬道中。覺故園花木。悉含笑而迎。故主草長柳肥。欲與主人把握。叙契闊也。車止則中門大啓。石階之上。級立一黑衣之老婦。奇爾史一見。卽識爲密司史丹史。兌爾其側。則一亭亭玉立之女郎。明眸凝波。滿含喜意。而兩頰則暈若朝霞。奇爾史下車。仰見此絕代女郎。一時皇惑。女郎衣白袷。柳腰纖弱。裙帶束之綴以溫室之薔薇。一大束。奇爾史注視少頃。自念我爲此屋主人。而今反不識屋中人矣。因問曰。雪兒何在。語末在字。尙半留吻中。而階上之麗姝。已翩然拾級。疾趨而下。張

兩臂歡迎之意。可掬。呼曰。麥歎。噫。麥歎。而今遂不識兒耶。言時。力握奇爾史兩手。仰其面。懇摯之容。若水之溢瀉。嬌憨無改。昨日已忽却立。玉頰之霞色。驟深。垂首脈脈。若不勝羞。赧奇爾史。尚作詫容。視之曰。我方問雪兒何在。我意中猶以兒爲一嬌小。垂髻之穉子也。不謂兒已長成如許……言未盡。蓋回身與密司史丹史兌爾握手也。而狐疑之色。尚留目中。自覺如有所失。奇爾史之感覺。至常事也。

奇爾史別雪兒時。雪兒方麤。麤穉髮一孺子耳。今則二九年華。瓜期已屆。曩之穉子者。今乃苗條一好女郎。而昔日之雪兒。若已失其蹤。今日之新雪兒。似又另爲一人。於奇爾史爲一素昧生平之女子。奇爾史恒作懸想。謂我歸時。雪兒必張厥小腕環我頸。而親吾頰。孰意雪兒甫仰其首。遽即退避。作羞怯態也。已而共入客室矣。室爲陽光所傾。注明澈。通朗。雪兒爲奇爾史進佳茗。奇爾史熟視此女郎。見其兩鬢若白色。之薔薇染以嬌紅。一捻自計。我將親此花顏乎。抑其否乎。

已忽棄置此念擲諸腦外謂雪兒但受我保護養育之人在渠目光視之我但爲一
中年之保護者初無親切之感情且雪兒性情落落舉止大方將以其自尊之禮意
欺我耳又思我自東方採歸之奇聞故事欲以語之膝上可兒者今已悉成幻影無
復如此之希望啜茶時笑語甚歡而胸中則殊多感觸雪兒作懇切之問訊奇爾史
一一答之

海倫見奇爾史頻目雪兒則亂之以語奇爾史見雪兒之髮不復散披背後已挽結
於頂雖異於昔實美於昔也聲音亦極和婉雖非昔者之嬌穉天真而種種姿態中
皆饒有美人風格奇爾史告以歸途所見雪兒趣笑笑態至美密司史丹史兌爾謂
奇爾史曰雪兒於事事咸有樂想且善作滑稽之想象我呼之爲樂兒也雪兒笑曰
君謂兒非樂耶兒有此安樂之家庭唯意所欲復有天下至善之人爲兒保育
言次微盼奇爾史若古銅之面時奇爾史正凝其灰眸注視雪兒之面奇爾史笑曰

此保育之人殊不知何以處此受保育之青年女子謂之爲天下至善其可乎密司史丹史兌爾僕意此女郎或宜得一交遊之期也密司史丹史兌爾曰吾等去年已爲之雪兒之年非已十八耶吾等至近之鄰有芙黛夫人者囑老身挈之至城中爾時我等未知公之居止故未奉聞請示遂擅行然公或弗以此見責否

言少停奇爾史未答密司史丹史兌爾又曰芙黛夫人促吾行謂事之智者莫如此奇爾史曰固宜如是我雖任保育之責而密司究是其姨氏我本不當久不以居址告爾等且不憶雪兒已長成密司能代爲此事感且不遑何敢責怪奇爾史自歸家後窮數日之力思所以使雪兒出面社會之法決計與之同行蒞視種種男女結交之地

奇爾史謂雪兒正當人生之春季也遂語密司史丹史兌爾曰我等當更挈彼至城中小住數來復任其隨意爲樂密司史丹史兌爾曰且不特此芙黛夫人嘗告我曰

雪兒擁有巨產當擇佳婿我等固無權閉之此中不使人見渠當與佳少年相交游而後可得佳耦也海倫言已奇爾史即細味其言冥想中但見園會之中有少年無數惟不知誰家蠢子欲博雪兒之青眼雖然少年人固少年人也又烏能禁其勿蠢且脫無蠢少年則雪兒亦無從擇佳婿是則少年雖蠢於女郎則有大利焉以雪兒觀之彼少年或非所惡將視此奇爾史之父爲贅疣耳雪兒之視奇爾史或如父而自奇爾史視雪兒則另具一種奇特之感雪兒之倩影時時疾掠奇爾史之神經而過雪兒之珠喉時時迴動於奇爾史之耳根閉目反視則見雪兒之笑容又遐憶六七年前舉置於懷親其櫻吻在理奇爾史至今當猶有是權然又胡爲而不爲也

奇爾史每作是想而每於是想來時則力遏之不使生顧此種思想爲力至強非奇爾史之力所能遏服欲遏彌增思想之來亦漸多如奔潮之洶湧至非思倦神憊時

不。已。雪。兒。亦。覺。奇。爾。史。邇。來。之。狀。有。異。然。殊。不。明。其。故。亦。不。敢。加。以。測。度。

七。月。既。闌。密。司。史。丹。史。兌。爾。挈。雪。兒。居。倫。敦。新。賃。之。屋。中。奇。爾。史。許。以。常。來。省。視。彼。二。人。雪。兒。心。痛。如。剜。寧。永。不。與。奇。爾。史。面。蓋。奇。爾。史。自。六。年。一。別。歸。來。後。便。落。漠。無。情。非。復。前。日。之。麥。歇。見。之。殊。覺。痛。心。也。居。倫。敦。久。之。奇。爾。史。亦。絕。不。一。來。省。視。惟。常。寓。書。道。歉。並。自。言。事。冗。無。暇。雪。兒。至。此。心。中。始。若。有。不。快。之。物。寘。塞。其。中。於。是。無。日。不。念。念。奇。爾。史。以。至。無。時。不。念。念。奇。爾。史。一。若。苟。能。常。見。奇。爾。史。之。目。則。胸。中。不。快。自。可。消。除。

雪。兒。居。倫。敦。城。中。所。晉。接。之。男。子。至。夥。然。自。雪。兒。之。目。光。中。試。以。此。類。男。子。與。奇。爾。史。相。較。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曾。無。一。人。能。有。一。事。可。及。奇。爾。史。者。自。其。母。氏。慘。死。之。時。初。見。奇。爾。史。即。覺。其。人。可。愛。此。念。久。印。心。中。而。永。不。可。磨。滅。者。也。第。此。次。見。奇。爾。史。性。情。大。異。往。昔。則。大。悲。若。有。所。失。自。念。我。已。非。復。彼。之。小。女。兒。但。爲。一。贅。物。耳。

渠嘗力欲避我前此喜我愛我視我如兒之心已失有時自計與一媚我之男子結婚即此足以輕彼奇爾史之負擔亦大佳事繼又憬然自悟以爲不可蓋天下之男子皆無有一人可及奇爾史者也

又愀然而笑曰昔日麥歛亦視我若穉子今日則必因見我長大故言笑皆不安且渠心中愁苦與日俱進方其在外時初不料我已長成滿擬我尙爲一小女子歸後乃大失所期故悒悒無歡耳至第二次相見時奇爾史落落如故雪兒亦以冷淡報之奇爾史此次之來蓋以雪兒將歸之故來此以增其樂然自雪兒視之微特無樂且更足以益其悲懷及歸二人皆竊自慶幸返門特拜後或可復舊日之感情矣第此希望亦終於虛幻若有物障隔其二人日益其厚雪兒覺此障隔之物乃一冰牆堅冷而厚且能生長殊非人力所可破者也

第二十一章

一日爲芙黛夫人夏日園會之期。凡貴族男女之與夫人有舊者，悉與會焉。華裝炫服，寶馬香車，固極一時之盛。奇爾史及雪兒亦與焉。此日何日！奇爾史乃與其八年前殺其情愛之婦人，覲面於此。奇爾史方携雪兒自茶帳出，同步草原，作格格不相入之談話。乃見一黑衣婦人行於小徑中迎面來。

奇爾史見此婦人，婦人亦見奇爾史。奇爾史瞥見此八年前擊愛之人，愕然立。已即神色自若，舉其冠夷然與之作寒暄。語覺心腦中絕無感動，亦深自引以爲詫。格蕾斯曰：我今日固期君於此，而不敢必君之來否也。雖然，我實至願君來言時，其聲平淡，不若往者之抑揚宛轉如歌曲之有高低節拍。言已視奇爾史，身傍之女郎曰：是即君保育之女兒乎？若渠……言未竟，漸沉而至於寂。奇爾史見狀，心惻然動，大憐之和聲答曰：信也。是爲我撫育之雪兒。雪兒二字，奇爾史本不欲出諸口，而此時則不禁言之。又曰：我本宜盡我力以提携撫護，然自顧則若事事皆不適此兒，第吾

力亦竭矣。

言時至覺不安。願格蕾斯速去。格蕾斯猶植立不行。即言曰：「妾歸英倫不久耳。自先……妾嘗入女寺修養。然非爲尼也。妾何能作女尼？但思……得靜境以修養其心。今出寺未久。舊事不堪回首。欲自始另作一人。盡忘前事。奇爾史凝視此婦人之面。覺其色白如石。且容態寂寂。若不復人世。有所謂感覺者。其容色固依然美好。特此僵木之婦人。若已不具靈魂。生命但有肉體屍骸耳。」

格蕾斯又曰：「今日得遇君等。於此誠意外之幸事。妾誠負君伊人。則負其兒。妾欲力爲彼贖。其過此密司。乃從其父姓耶奇爾。史微睨雪兒。見雪兒有不安色。因答曰：「然我已知雪兒爲誰。故稱謂仍從其父姓。乃密司代麥司坎也。格蕾斯注視雪兒曰：「渠殊不類乃父。妾思與之作小談。未知君能暫去之否？」雪兒斗聞是言。頗中悸。繼見婦人之色。則惻然憐之。曰：「我必從夫人請。麥歎當能暫別。我麥歎乎？少時兒自能覓得。」

姨氏也。

格蕾斯低語曰：我意非惡，必不傷之。我來此一日，即他去。此後將永不更與君等面。我之來此，乃欲告君等以悔過之意。妾負君心實憂之。言次，遽出其手，奇爾史握之。極擊顧心中，則絕無所動。格蕾斯不待奇爾史與雪兒交一語，即挽雪兒之臂，入一夏屋之中。屋中有薔薇蔓延而覆於頂，無他人。

格蕾斯曰：今日得覩汝，誠天幸之事。吾久欲與爾一面，顧又懼之。今既覩汝，幸尙無大不妥適。我今與爾言情愛事，我本不諳情愛，是何物而覺我之情根者，乃屬於爾之父也。我自識彼後，情芽怒茁，不可遏制，及其死，我之情愛亦似因之。萎謝堅凝，盡失其生氣。然異日逢春，或能更發也。

言次，舉目視園外，已又曰：今我欲語汝者，有一事焉。舉世之事物，其大殆莫有過於情愛者也。雪兒奇而視之，覺此婦人之言至爲奇特，不可索解。然此婦人非狂非癩。

其言必有意。旨格蕾斯又曰：孺子乎！慎毋使愛情與爾生障隔。

言次以兩手置雪兒肩上，凝目深視之，曰：惟是情愛不可濫用，不愛其人者，毋嫁之。致貽異日懊恨而蹈我覆轍也。我當年以醉心榮華，遽允奇爾史之求，實則其中絕無情愛。雪兒失聲呼曰：噫！格蕾斯微笑曰：奇爾史向我求婚時，我滋以爲樂，自謂此貴介少年，尙且傾倒於我，革履之下，嫁此佳婿，亦大足驕人。初不計有無情愛。及爾父來，吾心始大易。我心爲利祿所熏，致貽奇爾史以無窮悲憤。此我畢生之大恨事也。嗟夫！穉子，其記取吾言。

雪兒欲答格蕾斯，亟止之，曰：以事勢而言，我等本永不復有今朝之遇。然我今日則欲以至奇之事告爾。雪兒私念今日爾所言者，殆無一語不奇。欲以此言語格蕾斯。顧將言，又嚙乃易辭而問曰：夫人奚爲以我等永無相見之期也？格蕾斯曰：蓋我此次之歸，乃一省老母並部署少事事，已即行。此後且永不更履英蘭寸土。至新地另

作一新命之人耳。雪兒惋然呼曰：慘哉！我爲夫人憂之。

言次，前而親格蕾斯之面。格蕾斯爲雪兒之脣所接，微頰而言。時則聲調仍低沉，如故曰：茲事固自在爾掌中，爾宜力持之。母任其自去，爾謂我言何如者？雪兒曰：我殊不明夫人意。格蕾斯曰：我貽奇爾史，以不樂今欲致之於樂，以贖吾罪。爾宜知其樂，乃在爾掌中也。雪兒曰：在我掌中，耶言已色大頰垂目，避格蕾斯之視。格蕾斯笑曰：愚哉！可憐之兒，爾有目而不能見，吾於頃者之五分鐘間，洞見之。奇爾史公方因爾而傾倒，愛爾之情，如狂如熱，我信爾猶未之知也。

雪兒急退，避愕呼色益赤，曰：嘻！夫人誤矣。麥歇至，不喜我之長成，方渠自印度歸時，見我已非復舊時之穉子狀，殊失望。遇我之親，擊大遜於前，冷漠乃如冰鐵。吾二人之間，似有巨壁爲之障阻。格蕾斯忽作極柔之奇聲，曰：愚哉！愚哉！爾乃不能明其故耶？我於數分鐘中，見其狀，卽洞悉之。明瞭勝於言語，渠傾心於爾，而不欲爾知之。其

意蓋謂老少相殊太甚且爾又視之如父故不願爾增一年過長於爾之人爾未知此耳彼又以爲少年人始足使爾樂也

雪兒亟曰否無論誰何皆不足致我於樂如麥歎者舉天下之人無有一人能如麥歎者也格蕾斯曰吾可愛之小女兒然則盍逕告以此渠但信爾之言耳渠因爾之故心痛欲碎猶不欲使爾知之爾果愛之則直告以實若他人告以此彼必勿信且詈其人爲讒言雪兒即昂首作傲色曰我決不能爲此夫人乃不自知所言爲何事我決不如也

格蕾斯止其言作懇切之聲曰惟爾決毋任情愛違爾自去因一時虛僞之驕傲而失去無價之情愛必貽後日以悔恨愛情者至大之物也爾自謂若直告奇爾史則有虧婦德然爾獨不爲爾二人之終生憂樂計耶若爾果欲言婦德則慎毋自欺欺人負爾所愛者之意須知矯僞者較不德爲尤惡且爲不德之首兒乎天畀人以情

愛。棄。之。者。是。反。乎。天。異。日。思。得。之。而。不。可。且。得。重。謹。慎。誌。吾。言。兒。乎。勿。忘。之。勿。棄。之。以。我。之。所。歷。深。悉。其。中。意。味。不。願。他。人。更。嘗。我。之。苦。也。

是。夜。晚。餐。之。前。雪。兒。立。於。臥。室。之。鏡。前。自。視。其。影。喃。喃。曰。顧。此。又。烏。可。者。我。必。勿。能。告。麥。歎。以。實。也。語。時。呼。吸。甚。促。雪。兒。自。園。會。乘。車。歸。時。沿。途。似。覺。格。蕾。斯。之。言。語。飛。舞。於。其。前。又。若。有。金。碧。火。光。成。此。數。語。之。字。於。田。壑。山。水。間。條。見。條。滅。閃。爍。不。定。噫。麥。歎。愛。我。乎。我。將。實。告。之。乎。告。以。我。亦。愛。彼。乎。此。念。往。來。不。止。海。倫。偶。有。所。問。雪。兒。茫。然。答。語。多。乖。錯。又。覺。奇。爾。史。累。以。目。詫。視。已。雖。欲。竭。力。自。清。神。志。而。格。蕾。斯。之。語。曾。未。去。諸。腦。中。

此。時。已。將。晚。餐。心。中。猶。自。思。量。此。數。語。此。數。語。者。必。不。可。成。之。事。也。時。鏡。中。倩。影。爲。狀。至。美。身。長。腰。細。自。頂。至。踵。無。一。處。不。動。人。憐。愛。胸。前。綴。一。赤。色。之。巨。薔。薇。容。光。與。花。色。相。映。竟。不。辨。人。美。抑。花。美。顧。雪。兒。實。無。意。自。審。其。容。但。作。種。種。設。想。以。纖。指。輕。

整。薔。薇。花。又。言。曰。是。安。可。者。我。決。不。爲。之。伊。人。之。言。或。誤。耳。麥。歎。或。非。屬。意。……如
伊。人。所。言。則。我。將。羞。愧。至。於。死。噫。微。論。其。如。何。我。決。不。能。爲。之。自。問。實。無。此。勇。氣。
言。時。聲。漸。低。沉。暗。紅。來。往。兩。頰。間。乃。轉。向。窗。外。花。氣。醞。郁。熏。人。欲。醉。小。鳥。則。深。匿。林
中。啁。啾。弄。聲。一。若。能。自。樂。其。樂。寺。鐘。自。遠。風。送。來。又。若。警。世。人。之。迷。夢。渠。因。傾。心。於
爾。而。幾。碎。其。心。而。不。欲。使。爾。知。之。此。兩。語。似。挾。鐘。聲。俱。至。思。及。此。語。時。髣。髴。又。見。格
蕾。斯。嚴。正。堅。冷。之。容。嘻。格。蕾。斯。之。言。實。歟。奇。爾。史。之。冷。漠。者。殆。非。因。其。愛。己。之。心。減
乃。因。其。愛。己。之。心。增。乎。以。其。愛。之。過。甚。故。反。露。落。落。無。情。之。狀。乎。奇。爾。史。果。甘。自。犧
牲。其。情。愛。任。雪。兒。擇。一。年。歲。相。等。之。少。年。而。嫁。之。乎。

食。時。雖。不。絕。與。奇。爾。史。及。海。倫。作。歡。話。而。心。則。另。有。所。屬。食。畢。竊。出。園。中。黑。夜。沉。沉。
萬。籟。都。寂。惟。是。花。香。則。仍。於。暗。寂。中。流。溢。充。滿。空。氣。中。雪。兒。蹣。蹣。獨。行。如。履。雲。霧。忽
於。此。暝。黑。之。中。得。悟。大。道。見。愉。樂。之。途。廣。鋪。其。前。又。如。處。身。夢。境。半。欲。覺。此。夢。又。半。

恐此夢之忽覺，乃疾步歸屋。至書室之窗外，止立內望，見奇爾史之桌上有燈，燈光成圓環形，出此圓環之外，即黑暗無覩。奇爾史方坐於榆木之椅上，以臂置於桌間，而以兩手掩面爲狀，至悶損憂喪。

雪兒心大慟，奇爾史忽舉其手，狀若有所熟望而未得。雪兒見之，張吻欲呼其名，而竟弗能發聲。奇爾史復作失望之容，頽然以首隱臂間。此時雪兒心中已不復他有，惟願得慰奇爾史之不安，則犧牲此身或有甚於此者，亦可即推窗而入。（按此爲法蘭西式窗，與門畧同）奇爾史絕未聞其輕細之足音，雪兒向奇爾史行時，無復懼怯之意。若爾愛之者，盍逕告之以實，情愛者天下至偉之物也。此數語復湧現腦中，氣大壯，撫奇爾史之臂曰：「麥歇吾……欲有以告君。」奇爾史愕然舉首失聲，呼曰：「雪兒，雪兒，至此見奇爾史之容色，始知格蕾斯之言爲不謬。」雪兒目下垂曰：「我欲以君不肯告我之事告君，奇爾史作啞聲曰：『我何事不肯』」

告爾曰是即我欲告君之事惟此事言之甚難我實懼言之奇爾史握雪兒雙手柔聲曰女郎若乃懼我耶惟願君不復視我如父而告我以隱也雪兒曰我正因不能視君如我父耳蓋我此後不欲君更爲我之阿父也麥歇乎我之所欲告君者……噫麥歇我不能言之麥歇乃尙不知吾意耶言已面大頰環抱奇爾史之頸以己頰貼奇爾史之面一如兒時情狀奇爾史大悟因亦力抱不釋徧親其額頰唇項曰卿之告我者殆謂愛我至於此耶雪兒笑頷曰然君愛我而不告我我愛君而告君蓋情愛爲天下至偉之物儂不能釋之而任其自去也奇爾史曰我亦不能任其自去第苦無以自達耳嗟夫我之小女郎我之愛妻也(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22 05308

原本紅樓夢

此書敷華揆藻立意遺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穿鑿有首尾不相連貫者有言詞與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誦陋殘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惜焉此本為國初秘藏較近本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情詞美完絕無間隙實有一無二之原本也敝局不惜重資租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處真能揭破迷幕令閱者有一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又復寫以精楷娟秀無倫尤為前此所未有全書二十冊分裝兩函定價大洋三元六角又王小某畫紅樓夢條屏八幅每幅八角改七香紅樓夢臨本每冊九角紅樓夢本事詩每冊二角皆為此書參攷之妙品也

原本聊齋誌異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以其中頗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多不同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嘆接席但不知何人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之津筏也八冊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印刷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發行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譯述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有正書局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〇九號 有正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有正書局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南京 蘇州 杭州 有正書局分局

廣州 漢口 奉天 南昌

版權所有

有正書局精印發行

小

本

小

說

大俠錄客傳

一角六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青年子爵被人誣為叛黨政府通緝嗣幾不測厥後遇一大俠力為營救始克免於斧鉞之誅然此輩之輩者乃為一無行公爵蓋因艷其姊氏某郡主之色欲藉禍作而轉圜之以市恩於郡主詎意事機不密隱幕全露而此驚人巨案亦於以解矣其救子爵之大俠亦一英倫貴胄而殺人亡命者事後郡主感其救弟高義卒于歸焉事既離奇可喜文亦淵懿樸茂詢近日不可多得之佳作也

六號室

一角二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公立病院其內容雜亂無序就醫者均染有神經之疾然有一智識稍高者則措辭頗含有哲理趣味語語皆刺世俗之隱惡實為社會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鏡臺寫影

一角四分

是書叙一報館記者之家庭其妻一意任性憨態可愜該記者無不優容而掩護之使其妻漸趨於善而成一安樂之家庭焉

黑衣孃

一角四分

武進揮鐵樵先生譯述 是書述一女子避居於荒寂之濱罕與外人往還後經其居停主某百端偵察始知為一新嫁娘而以他事肇脫輻之痛者未幾其夫道經此地以火車遇險致受重傷乃即養傷于其廬迨至傷漸痊愈女亦不出而其夫終不知主以圖破鏡重圓女子見其情詞懇切始悉其中委曲于斯舊恨全除復為夫婦如初此書譯筆委婉曲折情文並茂洵傑作也

有 正 書 局 精 印 發 行

最 新 結 婚 學

一 冊 三 角

本書共二十八章論結婚學說之得失繼述各種結婚之利害後叙關於結婚之要義凡陳一義必原始要終推闡盡致意富辭新愜心貴當使閱之者渙然冰釋覽之者怡然理順而於伉儷間之所以得享幸福而去其不幸者一篇之中尤三致意焉凡我國人無論已婚未婚均宜手置一編以爲享有幸福之一助

實 用 矯 癖 法

一 冊 三 角

本書前載矯癖通論後載矯癖各論各論羅列癖之性質狀況治法實例通論總述癖之意義性質起源範圍其中關於飲食之癖七關於睡眠之癖八關於色慾之癖五關於舉動之癖九關於金錢之癖一關於言語之癖六關於娛樂之癖四關於外貌之癖六關於智力之癖六關於恐怖心之癖五關於生理之癖七關於性情之癖十舉其最習見而最有趣者如酒癖烟癖夢囈之癖手淫之癖口吃之癖賭博之癖面紅之癖放屁之癖暈船之癖月經之癖頭痛之癖嫉妒之癖等是凡有癖好者請一觀本書便知所以矯正之矣